

484

文壇

小說專號

(總字號九)



期五·四

卷五第

版出公局東廣益協藝文國全華中

南京圖書局

文壇月刊

第五卷 第四·五期

合刊目錄

卅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小說專號

編餘浪墨

荒唐的筆墨(中篇童話).....	冷昂(一九三)
鬼屋人踪.....	李金髮(二〇四)
瘋婦.....	游牧(二〇八)
靈魂的供狀.....	慕容懷子(二一一)
小姐的尊嚴.....	柳展眉(二一四)
雙燕箋(長篇連載).....	魯深(二二一)
羅刹寶城.....	笑春(二三二)
老宋先生(素描).....	陳滿天(二三六)
饑餓的一群(速寫).....	石二(二三八)
沒有寫完的故事.....	梁紹良(二四〇)
遠親.....	芷川(二四七)
安娥的哀悲(中篇 下).....	鐵英(二五〇)
冰期.....	尼蘇(二五二)
一個未宣誓的同志.....	胡洛(二五四)

盧森(二六一)

文壇月刊

第五卷第四·五期
總第廿八·九號

主編人：盧森

編輯委員：李若川 陳子股 鶴沙
張希哲 李勵文 朱渺
陳容子 劉偉森 仇章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五號三樓

電話：第一〇五〇五號
廣州惠愛中路二五號

總經售：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經售處：全國各地各大書店

印刷者：明德印務局
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售價：本期另售國幣券千五百元
本刊增刊公開，歡迎投稿！一經刊載，敬致酬金。

備註	正文前	封底裡	位價		
			面全	面半	面四分之一
一、廣告先惠後登如需製版請議 二、三月以上者八折連刊兩期者九折	十五萬元	十八萬元 套色廿二萬	二十萬元 套色廿五萬	十三萬元 套色十三萬	七萬元 套色七萬
	八萬元	九萬元 套色十一萬	六萬元 套色六萬	六萬元 套色六萬	六萬元 套色六萬
	四萬元	六萬元 套色六萬	六萬元 套色六萬	六萬元 套色六萬	六萬元 套色六萬
	五千元				

荒唐的筆墨 (中篇童話)

冷昂

——紀念兒童節給教師家長及孩子們

序幕

時：一九四五年秋，日寇屈膝後。
地：過去是租界，不久以前是淪陷區，此刻我們把它收回了。

人：一個孩子，一個老頭。

幕開——露出一間學校門前的景物，有秀媚的花草，有古色古香的字紙亭，還有一尊黑黑亮亮的銅像。

孩：(指那銅像) 嚶！那是——？

老：(翹翹鬍子) 不曉得嗎？是雷司令的銅像

呀！我不是講過：本地方那位大名鼎鼎的煙膏老板，有着一長串銜頭的，就是他。

孩：哦！就是那個雷司令！

老：就是了！噫！雷司令有座「三朝權貴」的

風水，真了不起呀！所以我們這里的江山不算是法國的，日本的，還是中國？官廳裏總不會點落了他雷老板，那真是這位看

風水的先生夠眼界了！

孩：啞啞！……(摸摸銅像) 嘿！又冷又硬！

——要是刮起大風來，它不會倒吧？

老：堅固呀，那會！

孩：這末說，過了千幾百年它也不……？

老：(半笑半瞞) 傻孩子！明天也後天的事誰

也看不透，千百年後的事管它幹末啦！

孩：(一下子) 雷司令的名字是——？

老：(用下巴一指) 瞧那塊招牌！「公响——小

學！」雷公响就是他，——噫！那招牌上的字，便是前清貢爺馬凌川先生的手筆，你瞧！多夠力！(說着就歪歪頭鑑賞那

幾個大字。)

孩：(陪着老頭「鑑賞」得不耐煩了，他趕着

對方呆呆出神的時候，偷偷地溜近了字紙

渴望着籠外的世界

——一個村塾學童寄給他的哥哥

二哥：

這年頭，天氣反常了！田園里的東西給晒得真難看，父親連日屛水歸來，照例是歎氣聲聲，無情的太陽，老是赤紅着臉——八面威風地望着我們。

近來，我們村里街傳着：日本仔已經替我們收回租界，本地方的倭鬼要給我們掃街了；

雷副爺却高昇了維持會長；「一人得道，雞狗

升天」許多老貢爺，洋博士也交了鴻運！——

對嗎？

昨晚，一位新任的區長親來勸我們四叔去做官，四叔不願幹，新區長道：你怕什麼？這

亭，貪饞地望望里面，就把右手伸進去亂

翻一陣，一下子抓出一本日記簿來，看了

看，把它放在衫袋里去了，接着又翻出了

「捲舊信紙，把它看了幾行，又是向着衫袋里塞……」

老：(扯長了面孔) 瞧你！衫袋老是亂袋那

些……

孩：(不服氣) 哪里！——我袋的是頂好的書

信和日記，人家要讀它！ (幕閉)

是我們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一方面可以撈它

幾筆，一方面花幾萬塊去買一張「地下工作証」

，日本勝利，我們是「開國元勳」，中國勝利，我

們是「地下英雄」；誰敢來咬我們的烏？……

二哥：恐怕從此「地下英雄」要成爲中華

民國的出產大宗了。

祝健！切望回音！ 你的三弟越

昨天表哥來，說起：姨丈硬要他拋開了粉筆去當商，他堅決反對道：此時此地的商人幹的還不是危害祖國，危害同胞的生意，一踏進

那無耻齷齪的商場，連骨頭都要變了！姑丈翹起鬍子來罵他：你懂得什末叫做「危害」！這年頭，多少教書的變了商人，你死心的教下去，首先就危害了自己——你聽！雷公响用烟膏賺來的錢興辦學校，不是對自己對國家福利雙收嗎？

二哥：這兩爺兒的思想，幹末距離得這樣遠啊！

我們隔壁宏二伯的女兒前天回來了，我們村里的人把這宗事當做一件了不起的新聞。

下井婆婆跟四姨咬著耳朵說：幾年前阿瑛跟「佬」去，東鄰西舍哪個沒罵她不要臉！連二伯也不認她做女兒了。哪知道如今這樣地排場回來，大家瞧見她穿軟套硬，又有婢女使喚；便這個喊「姐」，那個喊「姑」起來了，嚶！什末都是「錢」好！

二哥：世界上還有比「錢」好的東西嗎？真的是「有錢使得鬼推磨」嗎？請你告訴我！

再談！祝你健康！

再一封

二哥：

回信收到了。

你說：世界上還有不少比「錢」貴重的東西，像表哥底「志氣」，就不是錢能夠買得去的，對啊！

你問起我近來塾里的生活，現在給你報告一點點：

每天功課，老師雖是教我讀着你真回來的

課本，可是當教書的時候，他照例是把我當做編課本人罵着：通篇「嗎」，「呢」，「麼」，「呵」！十足放牛坡的口氣！（算術課本，他連望也不願望。）

不管天氣怎樣熱得要命，他老是要我們整天躲在房子里充歡子，不肯放鬆半點鐘讓我們去洗澡或乘涼，叫我們底身體跟他底一樣，不時發出叫人嘔吐的怪味。

今早，我不知幹末打起瞌睡來，被他瞪眼吹鬍子罵了一頓，還抓起筆頭送我一副眼鏡，呵！誰不知道；我們這位老師白天里老是睡了又睡，別人叫他做「人之豬」，可是我，眼睛一閉上來就該死了。

前幾天，一位同學唱了二句拾來的鋤頭歌，誰知把他的午睡吵醒了，於是乎那位同學給罰跪了一個鐘頭的「梓潼帝君」身上還絆上了許幾條楊梅。

二哥！我被囚在無形的籠子里，對籠外的世界是何等地渴望呀！

祝 健！

弟 越

又一封

我底二哥：

昨天晚上，姊姊回家來了。雖然她對我說話老是露着笑臉，可是不時她卻皺着眉頭。今早她跟四姨談得淚痕滿面了，我一跑近了她時，却什末也不說！——姊姊到底有什末傷心的事呀？二哥！

剛才，隔壁的阿瑛姐來跟她會談，聽說她兩個未出嫁時，是一對好姊妹，可是如今相見

，却一個是愁眉苦臉，一個是滿面春風；——誰使她們隔開得這樣遠呀？……

「……生在埠頭里的老鼠，也比我們鄉下的「人」幸福得多！」這位時來運來的阿瑛姐扭頸弄姿地說着大埠頭里的萬般幸福，幸福萬般，她還說：自己到過雷會長的大府，親眼看見「皇軍」的「大粒嘔」時常在那里和他老人家咬耳朵！第二個人真沒福分得到「皇軍」這樣的親善了。

家鄉的事多得很，不能多寫，——越。

短短的一封信

二哥：

讀罷回信，曉得姊夫賭花會興了家，便一口氣娶了二個小老婆，不把姊姊當做人看待！他媽的這是錢的罪惡呀！

這個不要臉的東西，二年前還對着我們大談甚麼「人道主義」，哼！如今他幹出來的是「人道」？這是「獸道」？

呵！二哥！我不懂得「人道主義」是甚麼？——可是我願做一個「人道主義者」！

有話再談，祝你 好！

——越六·三。

再有一封

我所敬愛的二哥：

塾里的生活，真有說不出的苦悶，沒趣！前幾天收到你給我寄的二本新書，我快活得跳起來了，每當「人之豬」午睡的時候，我便把它翻開來用心地閱讀着。

我底二哥！你底三弟關在這個「狹的籠」里面，受那「人之豬」的無理管束，多麼難受！——記得你說過：私塾是奴才蠢才的製造廠，它已經是歷史上的腐化東西，該和女人底小腳鞋一同絕跡了！——幹末目前的中國，還有這樣訓練奴才蠢才的教育呀！

昨天，我大膽的向爸爸請求，跟你一同進校，他說我的年紀還小！二哥！望你再對爸爸請求，把我從這「狹的籠」里解放出來啊！

打算還多寫一點，可是，「人之豬」已經醒在床上，爲着避免身上的棍痕，擱筆！我在渴望着籠外的世界！！——越六，十二。

只剩下尾巴的一封

……那個不是雷會長和「皇軍」的親信？無怪我們的塾師常常哼着：「蒼茫四海內，人少畜生多。」了。

餘再談。順祝

健好！

最後一封

越六、二一。

來信說：日寇屈膝，國土重光，我們的國軍到處，大家燒炮打掌，熱烈歡呼……我裂開了喉嚨與沖沖地讀，爸爸聽着也呵呵地笑起來了。

幾天來，我們的村中，巷頭樹下，伯叔兄弟們大談特談的完全是：蘇聯出兵，原子彈，日鬼漢奸眼流汗……這些話，儘管聽過幾千百遍，還算是「新聞」。

呵！二哥！從此以後，我們將是新中國的兒女了！

呵！從此以後，真正的自由平等就要落在我們的頭上了！

大家應該嘻嘻哈哈！！

越——我快活得把日子忘記了。

走進自由的天地了

——一個小學生的生活記錄

八月三十一日——好天氣。

我深深地慶幸：二哥幫我掙脫那「狹的籠」。呵！今天我走進自由的天地了。

校門口五顏六色的花兒向我微笑，我也笑了！——掉轉頭望望：不由的嚇了一跳——一個黑黑亮亮的怪人矗立在那邊。

「你歇着幹末？——那就是雷司令的銅像呀！」

呵！原來就是這位響亮的人物，他老人家

「呵！不是遺像！那邊的是本校的董事長趙區長，這邊的便是本校的老板雷司令。」

又是不認得雷司令，太沒生眼睛了。我！

望了望二哥，我又悄悄地問：

「幹末雷司令那樣肥？趙區長却那樣瘦？」

二哥笑了笑：

「因爲區長是吸鴉片，司令是賣鴉片的；所以啊！」

走進校庭，我底耳朵充滿了歡聲；無數陌生的同學在嘻嘻哈哈，跳跳跑跑，玩也玩的翻天覆地了！

到底這是自由的天地呀！我說不用自己的痛快！

有的同學跟二哥打招呼，有的圓睜着雙眼釘着我，我慌得垂下頭來，耳根感到熱辣辣地，肩上的行李差點兒滾下去了，等到我抬起頭來望二哥時，他已經走近了那邊的大廳，我連忙追上前去。

「藍老師！」二哥向着一位頭髮梳得光溜溜的老師打招呼。

「噫！——常君華！這位小朋友頂像你的……」那位藍老師頂和氣地對着二哥，他底喉腔像戲台上當「正武」的一樣洪亮。

「是我底弟弟！」二哥答應了後，便教我認得：這位便是我們的訓育老師。

藍老師摩着我底光頭，跟我開玩笑：

「啊！小朋友：你的腦袋幹末剃得跟雞蛋那樣子，哈哈！——快把頭髮留起來，梳光，記得嗎？」

我的臉跟耳朵又熱起來了，勉強地「噫！」

壇 文

「了一聲，忙把眼光望向老遠的地方去。」

那邊掛着「校園」的匾額的門口，一個穿花長衫的太太在唱歌，她聽見了藍老師的尖聲，便尖着嗓子叫：

「喂！藍！過來這邊！你看蓮花開了！」

藍老師立刻放了我，開大步向那邊跑。

二哥對我說：那位穿花長衫的是鄭老師，她喊藍老師是表哥！喊校長是舅舅。

我們走過一個窗子的時候，不曉得誰在里

面喊：

「常君華！你到校了，先把行李搬進我這里！」

二哥掉轉頭來，快活地：

「啊！石老師——來了！」

我們把行李挑進那個房子，一位頂瘦的老師帶着笑容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他面孔是那樣的蒼白，眼睛是那樣的深沉；頭髮蓬鬆着簡直是一堆野草。

「快放下行李來！——嘿！這就是你的三弟？」

「是！我對老師說過的就是他，打算插進五年級讀。——因為當時家庭不許可，沒考着入學試。」二哥說過後，便對着我說：這位就是我們的教導主任石老師。

「好！只要他底功課限得上，沒問題！」

「嘿！你們幹末不坐坐？」石老師指着門邊的二張椅子。

這位石老師有點像后山婆婆，他頂喜歡向我問這問那：名字叫做什麼？讀過哪些書？家庭生活過得怎末樣？

停停！二哥問石老師：幾時開課？

「唉！一部分同學還沒到校，校長限二位老師也遲二天才能夠回來——不過，不管怎樣，下週總會開課的……」石老師輕輕地咬了咬嘴唇，接着，「各級同學的宿舍，也許遲幾天藍老師另編過，現在你們可以暫住靠近辦公廳的那個房。——住別的也得。」

九月一日——晴。

大清早，醒在床上，想起昨晚二哥對我的鼓勵：「別學鄉下姑娘那樣地怕羞，應該多點親近老師和同學！」自己想想：對於老師，老是不敢去接近，同學呢？却認熟了二個。

想呀想的爬起床來，匆匆地洗過了臉，二哥還在響着鼾聲，我便去找同級的周光華跟符慶。

「唉！起得這末早！常越。」周光華揉着眼睛打呵欠。

「………………！……！我們去校園呼吸！」符慶正在擦牙，猛地把牙刷從嘴中拖出，噴了滿地的白沫星子。

一下子，我們便踏進了校園。——符慶是本校四年級升上来的同學，他頂認真地教我們做深呼吸和健身操。

過了一會，許多同學都陸續進校園來了，我們進了一下，便向着球場走。

「哈！哪裏來的一個和尚仔！」校園中起了一陣鬨笑。

我摸摸自己底光頭，想起他們是在嘲笑我，不覺臉紅起來了，趕快加速脚步向前走，我曉得自己的背後盯着無數鋒利的目光，不敢回頭。

頭。

周光華跟符慶掉轉頭望了望，有點莫名其妙！

到了球場，越見得熱鬧了，我抱着擲下佬初進城的心情跑上前去，忘記了同伴，自己看得入了迷，哈！打球的跑得沙塵滾滾，旁觀的喊得興致沖沖！——要是叫我們以前整里的「人之豬」看了，不知怎樣地瞪眼吹鬍子啊！

「嘻嘻……好一個青皮鴨蛋！」一隻肥大的手掌摸着我的底頭顱，我吃驚地回頭一瞧，却是一個胖子同學在捉弄我。——他那副狡猾的笑容，叫我從雙頰到耳朵熱得頂難受，望了望四面，我深恨自己剛才跑落了那二位同伴，現在多末孤單！

踉蹌地跳回自己底宿舍，彷彿周圍還有無數面孔對我冷嘲！

今天我耳朵里的大宗進口，是「和尚仔」，「青皮鴨蛋」這些不好聽的新名詞，我恨不得把自己底頭髮立刻拔長三尺呀！

九·二——晴

早飯吃過，劉老師帶着李連山、符慶、周光華、王澤跟幾個陌生的同學，拉我同他們去游水和釣魚。

九·三——晴

還沒有開課，幾天來我們真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天天東溜西竄，玩也玩的膩了。

石老師今早送我一本書當禮物，限我二日內讀完，後天晚上對他報告閱讀心得。

糟了！符慶、李連山他們天天要來硬拉，一嘴回絕了又覺有點「那個」，怎辦？

文壇

想了一想，就把那本書揣起來，悄悄地溜進關帝廟去……

九·五——晴

吃了早飯，我照例地到老地方看書去，剛開跑到了關帝殿前。——嚇！周倉黑伯伯手中底青龍刀幹末動起來了。我嚇了一大跳，差點兒倒下去……

猛地，周倉怕底背後跳出了一個人，我圓睜了雙眼細細地看……原來是符慶這東西在搗鬼。

「喝！奉關聖帝爺命令……」符慶還在裝腔做勢。

「噯！……你這東西，神經失常了嗎？」我底心還在跳。

符慶把他底「傑作」結束了，嘻嘻哈哈了一陣，接着說：

「這二天，我道你給老虎拖了！却在這裡躲着。」

一本書落在他底身邊，我看了看：

「嘿！猴子的故事，誰給你——？」

「石老師。——媽的，今晚就要報告！」符慶皺着眉。

不准談天了。我就靠着關平叔叔底背後，他靠着周倉伯伯底腳尖，靜靜地讀。

晚上，我們五年級十四五個同學，對石老師作讀書報告，我聽許多新鮮的故事，有很有趣，周光華報告的金鴨帝國，最動聽！——輪到我時，耳朵又是熱辣辣地，不覺把一大段講漏了。

大家報告完後，石老師接着批評，要點是……

「……你們大部只是講述書本里的故事，以後要記得：用自已底眼光去評判所讀的書，……不過這次，只算給你們做一個嘗試，大家有這樣的報告，已經算好成績了。——明天起，大家自動交換書籍，細心地讀，星期日早上報告。」

大家分散了。我忙趕上前去交換周光華那本金鴨帝國。

九·六——陰

午前，跟周光華、符慶到關帝廟里去閱讀。

午後，跟符慶睡到自治廳邊，里面送出來藍老師那洪亮的聲調，我們便走近了窓前。

一大堆的同學圍着藍老師，我熟悉的只有二哥，和那個胖子。——藍老師講了那許多新鮮的事物，把他們一個個吸住了，有的歪着頭，有的張大了嘴，有的扯長了臉，有的……

「……噲！李惠棠罰十二碼，一個大腳踢過來，那邊有人敢擋？」

「哈哈！他敢是跟我們校里的大砲良學的……」坐在藍老師身邊的一位同學向着那個胖子裝着鬼臉。

「神經六！你媽跟番鬼……」被叫做大炮良的一針見血地反攻。

「亂說！——麥大良！」藍老師嚴肅地來一句，接着伸出左手輕輕地摸了摸自己底頭髮。

「他先說我呀！」大炮良不服氣。

一個頭髮梳得跟藍老師的不上下的同學叫

了起來：

「呢！」大良！別再說開了，——藍老師！剛才說替我們計劃組織一個遠征球隊，快點……」

「那可以！——我就着手！」藍老師滿嘴應承了。

「藍老師還說過：給我們組織一個讀書會，也要！」我底二哥坐在角落裏搶起來說。

「要是你們高興，那更好！」藍老師用右手又是摸摸頭。

於是乎，接着有提議：要組織演講會，組織劇團，組織歌詠隊，組織……甚至「神鷹隊」也有人提出來要組織它了。

藍老師把鼻子一聳，來一個總答覆：

「一切都可以，——現在學期還沒開始，你們急什麼！」

他們說也說的越來越有勁了，——符慶哼着腿兒已經站得怪難受，硬拉了我跑開。

「那完全是六年級的同學，藍老師頂接近他們！」符慶給我介紹，「叫做神經六的是雷金漢，叫做大炮良的是麥大良，頭髮頂光滑的是鄭堯生，猴子臉的是趙世民，提議組織「神鷹隊」的雷宗福。——姓雷的完全是我們學校老板的房親，姓趙的是董事長底姪兒，鄭堯生是鄭老師底弟弟，有的同學說他是藍老師底舅子！」

「那個大炮良呢？」我對這個胖子同學的印象不算淺，忍不住要問。

「他是足球隊的頭號選手，據他自己說，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便是他底「老宗！」

符慶裝着鬼樣子笑。

九·七——晴。

早上，石老師講時事，許多同學擠在地圖前，留心地聽，他用紅筆劃了報紙上重要的消息，教我們看。

晚上，藍老師跟二位同學踏進我底宿舍來，一位是雷宗福，一位是鄭堯生。

他們跟二哥興沖沖地談起來了。

雷宗福頂有趣地說：

「這間房子過去是『反省室』，每週至少有三四名同學給鎖在這里填寫『悔過書』。起初，房子里有張蚊帳，可是有的同學被關得生氣了，就在蚊帳上面寫了許多標語；後來，那個三角眼訓育老師發了火，便吩咐校工把蚊帳收去，這樣，反省的同學，只有鑽蚊子了。他們有的生氣起來，却把大便痢在床板上，用蓆子蓋着；後來三角眼就只留一張草蓆鋪在地上。冷天里，那些反省的只有縮作一團……」

「那是軍閥官僚底作風。所以，我一進校來，就把這件事革除了！」我們藍老師底聲調又洪亮！又激昂！

「對啊！要不是藍老師，我們……可糟了！」二哥說着，大家用感激的眼光望着藍老師。

「唉！……我在四年級的時候，一點不相关的事，便給那三角眼拖進這里。我沒命地哭了起來，鬼不怕地亂罵一陣，我死不願填寫過書，連飯也不肯吃，餓了一天半，我直挺挺地裝死——就躺在你這張床邊。後來公駒伯伯

曉得了，便把那三角眼叫去，大罵一通，他回來，連忙把我放了！」雷宗福說也說的眉飛色舞了起來。

鄭堯生笑嘻嘻地：

「好在是你有那樣的伯伯，要是別人，恐怕要捲起被鋪滾蛋了！」

九·八——晴。

校長到校了。跟他一同來的還有：一位鍾老師，一位葉老師，一位趙老師。

辦公廳前擠也擠的圍作一團，我用看猴子的勁兒，沒命地向人縫鑽。

校長一身漂亮的西裝湯得硬挺挺，配着灣灣曲曲的鬚髮，要是你一眼瞟過去，會猜他是從外國來。——他也許有資格去競選西方標準美男子。

鍾老師年紀在四十以上，比別的老師都要老成，「員外」型的面孔，眼睛老是不斷的眨着。

趙老師滿臉福像，一屁股可以塞滿藤椅，他是趙區長的房親。

葉老師，長得可怕的鬚髮拖在腦後，肥巴子搽得像日曆牌上的姑娘一樣地紅，說起話來老是扭頭扭頸，藍老師說：她是地道的香港小姐。

九·九——晴。

辦公廳上，老師們在開校務會議，他們熱烈辯論的聲音，竄進了我們底宿舍：

關於我們的請假，藍老師主張：由值日員負責；許多位老師却主張：請訓育處一手經理。大家都舉出了許多理由，辯也辯的差不多一

點零鐘……石老師提出：還是由各級任務同訓育處理，校長說：「行！」那就算通過了。

又是藍老師。——他底聲調越來得响亮，差不多跟關帝廟底鐘聲一樣。他提議：「九一八」應該擴大紀念，至少晚上要火炬遊行……雷宗福說：火水太貴！校長接着：貼標語，開紀念會，算了吧！

這之後，漸漸沉寂了。剩下來的一些微細的聲音，那便是石老師，鍾老師……他們的了。

二哥從外面走進來，對我悄悄地說：

「哈！趙老師在辦公廳上打瞌睡了，跟着還有鄭老師。」

九·十——星期一。

早飯後，舉行開學典禮，校長說：想不到這學期還有機會同各位見面。我本來決定離開本校了，不過，身受雷司令的委託，暑假中又蒙他囑咐趙局長要把，挽留，不能不咬緊牙關再幹！……前學期，你們很多的老師，營商的營商，同鄉的回鄉去了，最近才把幾位新老師聘齊，所以開課遲至今日……」

接着，新來的老師一個個對我們訓話。最後，藍老師還給我們訓得頂長頂長，我聽呀聽的限同座的符慶一同打起瞌睡來，二人底腦袋碰了一下，把我嚇壞了。

九·十一（星期二）——晴。

早上，上算術，劉老師頂耐心地給我們教授，我這一科的基礎太差了，以後得加緊努力！

壇 文

午間課，是石老師教國語，他的一張嘴真像媒婆一樣的，叫我們聽得入心入神。他還給我們規定：以後每星期一我們要來一次讀書報告。

午後，藍老師教社會，他運用那豪壯的嗓音，倒水落缸般給我們講人類進化的過程，和中國革命的路線，叫我們了解：人類一天天地覺悟，被壓迫者一天天地抬頭！

晚上，溫習各科功課，依時睡覺。

九·十三·(星期四)——晴。

許多同學繼續回校了。今天訓育老師重鑿我們底宿舍，我住的房子讓給了校長太太，二哥到他們六年級的宿舍去了，藍老師答應了我們的請求：我和李連山，周光華，符慶，同住一個房子。

我們全級同學，功課最好的，恐怕是周光華了，他沉默，鄭重，對同學很忠實，可是因為家境差，性近傷感，身體瘦弱。

李連山，坦白不客氣，肯幫忙同學，他在自治會辦事頂認真，體格很好，打得一手好籃球。

最天真的要算符慶，他雖然在級中年紀最輕，可是因為從本校四年級升上來的，到底是「老馬」，天不怕，地不怕，好話却肯聽！別人的醜事他喜歡宣揚，全校同學都曉得他叫做「鬼仔」。

我們宿舍里的一切都佈置好了。大家定出一個「互相督促，互相幫助」的公約，再編了一個課餘生活時間表，請石老師改正，共同遵守。

九·十五·(星期六)——陰。

今天，早飯到了十一時還沒得吃，六年級幾個同學操校工的老娘，妹子……直至祖宗三代，校工阿水、阿陸帶着哭喪的臉，向校長辭工：

「……校長！我二個人沒生着幾十隻腳手！阿三在喊冷呼熱，其祥叔老例是七點幾才起身，他一洗了臉就是澆自己的茶，早上沖茶沒他的分，掃地沒他的分，担水煮飯還是沒他的分，叫我二個哪能夠幹得下去……」

「你幹末不向雷庶務講？」校長扳起面孔來了。

「庶務先生叫我對你說呀！」阿水的臉色好像挨了打的一樣。

「去喊其祥來！」校長把鼻孔使勁的彈了

二彈，阿水忙轉身飛去了。

「這個老校工實在太倚老賣老了，」校長太太吃過了那老頭的氣。

「學校不是慈善機關，哪能夠收容這樣的老廢物，把他辭退了，難道董事長……」藍老師爽快快地。

「這是後生脾氣的說法，事情不是這樣辦！」校長用舅父的氣派對着藍老師。

阿水回來了，他報告：其祥在床上躺着，他說：「別拿「校長」來嚇我，「縣長」我都不怕！」

校長底鼻子變成豬肝色了！他正要發作，校工其祥已經一拐一拐地躡向那邊來。

「其祥！我叫你怎敢不來，還要亂說！你……」校長嚴厲地盯着那個老校工。

其祥不慌不忙地：

「校長！阿水這東西，是「不成種」的，他常常騙我，動不動就說：校長叫你這樣！校長又叫你那樣，所以……」

「……啊！我剛才頭有點暈，所以就輸了一輪。他就跑過去對我說：校長叫個醫生在辦公廳上給你看病！快去……」

其祥喘了一口氣，就給阿水搶去說了：

「校長！他這些話……」

校長把阿水一喝：「先等他講完！」

其祥想了一想，接着：

「……呵！我曉得他是胡說，所以就慢着來。他還說着：你不肯去，校長會親身來請你的！所以啊……他越說越不像話了，所以我……」

「阿水！你這東西也真不像人……」

校長狠狠地給阿水一個耳光，往下說。「不准你們再開嘴了！停停！等事務主任處置你們！過了一會，事務處趙老師判決了：校工阿水，扣半個月薪金，革職留任，學校還未找到別人頂替以前，還得照常做工；阿陸、其祥、調斥一番，罷了事件！」

九·十七·(星期一)——晴。

黎明之前，燈下把昨天借來的一本書讀完了。步出房外，低空的月亮，撒下來滿地銀光，寥落的晨星，不斷的向我眨眼。我底精神一爽，不由的一步一步地躡進了校園。

月光照在校園東北角，靠近海棠花叢的石檯上，不知什末東西在躍着，我曉得跳了起來——壯着胆子細看：原來是那個大炮良同學

在劈劈拍拍地「辦」他的「公」。

我不敢上前，木頭般站着，可是不知怎的，大炮良已經發現了我，他底公事一完，便跳到我底面前：

「喝！你偷看我底屁股嗎？——把你報給訓育老師！」大炮良擺着不二價的臉色讓我看。

「……」我誠惶誠恐地，要對無辭，只有等着他進一步的攻勢。

可是意外地，他忽然笑起來了，接着嚇我：「你怕訓育老師嗎？他是我六年級的級任，當然帮忙我！——到了他底面前，算你有天大的道理也要吃虧，懂嗎？」

我明白他底用意，連忙懂事地表白：「我初進校來，哪敢見訓育老師，請你原諒！」

這位大炮同學重新掛上笑容，越變得和氣了：

「別慌！我是跟你開玩笑！——不過這校園，一向是屬「老班」同學的，我初次進校的時候，連望也不敢望這里一眼，只有讓老班的同學中意這就逃，跳就跳，屎就屎！——要是誰敢吐半個「不」字，哪還脫得了老班的拳頭。」

我除了「噫！噫！噫！」地認罪之外當然沒話可說了。

一直到了熄燈後，我在床上才給房里的同學洩了大炮良那個秘密，我一說完，李連山狂地跳起來了：

「怕他媽的「老班」，我去訓育處報告！」我忙跟着滾下床：

「……慢點……你真是！」

「你怕他？」李連山在摸火柴。

「怕他幹麼？——我跟你去！」符慶也憤憤地。

「……你們現在去哪裡？藍老師早熄燈了！——要報告，明天還不算遲！」周光華在勸他們。

我底眼前一亮。——李連山已經把火點上了燈。符慶在一邊說道：

「爲了實行我們「互助」的公約，我們不能讓常受他大炮良……」

「這件事……還是別報告他吧！」我說。李連山圓睜了雙眼：

「噫！平常不像個懦弱的人，幹末有了事就跟鄉下老太婆一樣。——自己讓別人欺，屁也不敢放！」

「明早報告他吧！——快熄了燈！別讓校長瞧見了。」又是周光華。

熄了燈，我們終於決定：明早報告大炮良「妨害校園衛生；欺侮弱小同學！」

九·一八。——星期二。

早間，開會紀念：「九一八」，藍老師來一篇又慷慨、又激昂的演說，大家把掌都打腫了！

我們宿舍里的同學，總動員去揭發了大炮良的秘密，藍老師就把他喊來，結結實實地教訓——校園里那堆東西，還是「原封不動」

，就罰大炮良清潔整個校園。

「……還輕呢！」離開了辦公廳，李連山對我們說。「他要不是足球隊的……」

晚間，大炮良向我二哥道：「要是我曉得那是你的弟弟，也不跟他開玩笑笑了。」

九·二十。——星期四。

自然科講到「天象」了。周光華問趙老師：

「老師！星球上有沒有人？……」

「哪知道？——誰也沒去過！」趙老師瞪了周光華一眼，往下說。「宇宙之謎，從來是神秘的，大家說來說去，無非你騙我！我騙我……」

九·二一。（星期五）——陰。

辦公廳上，幾位老師擠着閱讀今天的國民日報，讀也讀的大家沉下臉來了。

校長猛然跨進了辦公廳，把那張報紙抓起，一聲不響地向着自己底房子走。

老師們默着望不見校長底形迹後，大家細聲地談論了起來：

「……噯！老闆這可糟了！」最先開嘴的是藍老師。

「……不致有大問題罷！」鍾老師把眼睛眨了幾下，照例是平常的樣子——不慌不忙。

「嘿！非同小可！寫那篇文章的是指揮部里的什末處長呀！」接着說的是趙老師。

「操得！誰不曉得雷公響是「地下英雄」！怕鳥！」雷庶務的口氣蠻有把握！

一下子，鍾老師剛剛出了辦公廳，就有許

文壇

(201)

多同學繞在他底周圍：

「鍾老師！今天報上有什末消息？」

鍾老師把眼睛一連眨了十幾二十下：

「沒有什末啊！」他望望我們，輕輕地走向那邊去。

藍老師接着出來了。大家忙轉了身把他圍住，又是那套話。

「……：……：那不是你們需要曉得的事！」

藍老師不自然地一笑，就跑開了。

——到底什末事呀？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鄭堯生沒命地跟着藍老師纏，一直跟到他底宿舍去了。

過了幾十分鐘，鄭堯生跟我二哥咬起耳朵來：

「今晚報上，有人大罵本校的老闆，——說他違反國民公約，賣國幫兇！嘿！寫文章的人還是指揮部里的軍法處長。他媽的雷老虎這回碰着大頭貓了。」

九，二三·（星期日）——晴

「真有解！」鄭老師對着藍老師豎起眉毛來。

「我剛才在四年級教音樂，雷庶務竟在窗外怪腔怪調地哼他的粵曲，好言好語的奉勸他，竟然說我教的鋤頭歌是共產黨的，真是豈有此理！」

「嘿！你還不曉得他是雷司令的親信，是本校的「太上老爺」！由他說鴨蛋是方塊的也對呀！」藍老師似笑非笑地。

九，二五·——星期二

今天，校長說我的日記寫得太那個，叫我把它撕了。

九，二九·（星期六）——陰

晚上，許多同學擠在藍老師的房子里，七嘴八舌地：

「藍老師，你說：計劃我們的藍球遠征隊……」

「那可以，你們急什末？」藍老師對着鏡子。

「那……我們的演講會，讀書會……呢？」

「唉！……段考過後再說吧！」藍老師攢着自己底頭髮。

「噯！第一段考還有二個星期……」

「噲！只有二週就要趕快學習呀！——平時不燒香……哪得！」

「那末，歌詠隊、劇團呢？」那班東西好像討債般地一起又一起地問着。

「歌詠隊，我可以跟鄭老師計劃，下週就把他組織起來，劇團也只有慢點兒說……呀！」

十，一·——星期一

不知道鬼仔從哪裏拾來一本小小日記簿，他捧「聖旨」般地捧着讀進宿舍來：

「……：花影翻，小婀娜，……：羅麗茵小姐通訊處……：呢！什末性病妙藥……：書生默美女過水詩……：哈……：」

「誰的東西？鬼仔！」李連山一手搶過來，一塊照片落在地上了。「嘿！敢是「豆油女」！」

「哈！鐵斧雷的，你瞧！」

李連山一頁一頁地翻着，我也湊上前去看

看，哈！里面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入來三步急，出去一身鬆，滿堂何濟濟

，努力面紅紅！哈哈哈哈哈！」李連山提高了嗓子朗誦着里面的那首廁所詩。

「嘿！一陣響亮的皮鞋聲，接着雷庶務出現在宿舍門前了，大家忙着跑回自己底案頭。

「哈！符慶！你在沙池邊拾着——呵！在這里了！」他從鬼仔手里接過自己底東西，露出了滿嘴的金牙。

「我要是曉得是你的，早就送還了。」鬼仔頂聰明地笑着。

「呵呵！……：」他沉重地踏着皮鞋出去了。

等到他底皮鞋聲消失後，我問：

「幹末他叫做「鐵斧雷」？」

李連山笑了笑：

「嘿！這個合他底事呀！——第一，因為他底尊容，又黑又粗，又花點，煞像鐵斧魚；第二，也許爲了他是「打斧頭」的能手吧！」

十，三·——晴爽，秋天里的春天。

校長與沖沖地踏進石老師的房：

「雷司令沒事了！丟了二千八百萬，逢凶化吉！X指揮保證一個月內政府會有勳章頒贈給他老人家！哈！哈哈！」

石老師也「哈哈！」起來了：

「那真是「大丈夫不可以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以一日無錢！」呀！」

校長滿臉正經地：

「「一世奔波只爲錢！」我們不少的老同學都升官發財了！只有你和我，是天字第一號阿木林。」

石老師依然在笑。

十·三·——陰。

這是早讀時間的一件小事：——

趙老師跟雷庶務在辦公廳看報。二年級一個個做尖嘴的小同學走進來：

「趙老師！雷小興打我！」

趙老師給報紙迷住了。好像沒聽着。尖嘴昌又：

「老師！雷小興……」

「去告訴藍老師呀！」趙老師眼盯着報，用手一揮。

「藍老師叫我報給級任老師！」尖嘴昌像

「狗嚼生芋」一樣。

趙老師瞟了尖嘴昌一眼，望着報說：

「小興幹末打你？」

「灑空沒事！他向我背後就是二拳。」那東西說來像哭的樣子。

趙老師底眼一翻：

「叫他來給我！」

「唉！」那東西飛也似地去了。

「……哈！你瞧這段啟事！」趙老師把

那張報拿到雷庶務底面前。

雷庶務伸出舌頭抵抵自己底厚嘴唇，接着

二個人好像唱黨歌一樣地齊聲朗讀：

「秀珍因一事意氣衝動，與吾夫韋德經……」

……」

那個討人厭的尖嘴昌又來把他們底頭打

斷了……

「趙老師……趙老師，嗨……趙老

師！小興不肯來呀！」

趙老師可動了肝火：

……

「你沒本事叫他來？報告什末？」

那東西木偶般地點。

「還不拉你底尸開……」

恨恨地望着尖嘴昌滾開後，再看報，雷庶

務已經讀得頂長了，趙老師連忙趕上人家讀：

「……悔過以後，秀珍對夫君只有絕對服

從，奉行命令……夫君倘要娶二房，聽他隨

便……」

讀完之後，趙老師嘻嘻哈哈了一陣，對雷

庶務發揮：

「呸！女人有什末本事跟丈夫鬥！」

十，五。——晴

今午，大炮良又闖了一場禍：那就是校長

太太養的雞被他一石頭撈死了，趙老師老不客

氣地對着他：

「校規明明定着：損壞公私物品應賠償，

趕着明天內你就要買還那樣大小的雞，不然，

訓育處就記你一個大過！」

「那……我跟訓育老師說！」大炮良底樣

子頂狼狽。

「現在我就要跟你說！——我是值日教師

，校長太太要我辦你！」趙老師擺出不二價的

臉容。

「……呃，誰叫它放了自治廳滿地的屎，又

啄……」大炮良底神態，煞像輸了半打足球。

趙老師打斷了他底話梢：

「無理之極！六畜本無知，你難道……現

在，難道你要校長太太給你們掃自治廳……」

「……」

大炮良沒話可說，只有叫阿陸給他買雞了。

這之後，他就給趙老師送了一個「大炮」

的花名。

十，七。（星期日）——陰。

沒課上，老師們玩得怪有趣！

校長跟他底太太逗着自己底孩子玩；藍老

師在校園里奏口琴，鄭老師在他底身邊唱英文

歌；鍾老師躲在房裏學寸楷；石老師跟劉老師

底房門鎖着，可不曉得跟哪個同學去煨番薯了。

頂有勁的還是辦公廳：趙老師歪着頭拉他

底二胡，雷庶務尖着嗓子在唱他底「婦人心」

那支粵曲，葉老師在一邊聽他那種妙哉妙也的

且聲，「喀，喀，喀……」地笑着。

瞧見這位「香港小姐」笑得那末有勁，雷

庶務越加有興頭了！他猛然換上了馬師會底喉

腔：

「……你秋呀水豉……豉……含呀春

……意……」喀，喀，喀……」葉老

師差不多要把腸笑斷了。

「……你玉臂都如此可呀……愛

！其他……可想而知呀……呀！」

雷庶務蹙着一雙細眼盯着葉老師……

葉老師懶洋洋地踏出辦公廳去了。雷庶務

不由的也就把粵曲收了腔，他掉轉頭瞪着那香

港小姐底背影……

「嗨！老雷……」趙老師底二胡也

放下了。

雷庶務轉過頭來笑了笑，裝做沒事地「呵

」了一聲。——打了一個大呵欠。

「真無聊！媽的……」趙老師噓了

一口氣。

「鄭老師不曉得哪兒去？」庶務問。

「釘住老藍呀！——難道還有你的份數？」

「趙老師一本正經地。」

「操得！你有份數啦！」雷庶務灑出了那

副小丑底鬼樣。

「停停，庶務伸了個懶腰。」

「老劉，老石呢？」

「呃，他們哪一刻不是跟學生混！」

趙老師是聽不起的口氣。

「操得！敢是在學生里面鼓動風潮……」

「豈止？……」趙老師狡猾地笑，表

示他埋藏着一肚子的秘密。

「嚇……媽的，下學期一定要把那兩個

東西趕出去！」雷庶務口氣是那末堅決。

十·八·——陰

今早雷宗福和符慶打起架來，他追趕人家

自己跌傷了。雷庶務一定要藍老師把符慶記了

二個大過，還要給雷宗福賠貼醫藥費，藍老師

沒有照辦，雷庶務就大大的咆哮一場，藍老師

就同他爭論起來了。

傍晚，我在庶務室前碰見了雷宗福，雷大

興，宗福沉着臉問我：「我今早跌倒了，你幹

末要笑？」我忙着辯白：「沒有！」雷大興已

經對我來了一拳，他還睜圓着眼睛說：「你幹

末要跟符慶相好？」接着雷宗發又來了一腳，

我慌了起來，沒命的掙脫，耳邊還聽着他們的

咒罵：

「操你妹子！公响小學是辦給雷兄弟讀的

，誰要你這班雜種？……」

熄燈前宿舍里的同學同我去向石老師，藍

老師報告這件事，二位老師都苦着臉！

十·九·

校園的一角，藍、鄭兩位老師在清談。

「哼！這間學校成何體統？簡直是無法無

天的世界呀！同事方面，學生方面，那一個不

讓姓雷的欺負？我們舅父，一味學圓滑，甘願

充傀儡！你瞧！這里下學期更不成話了，老石

老鍾，都已決定走，我們還默在這里幹末？」

藍老師不勝憤慨！

鄭老師在安慰：

「別太激憤了！我盡情爭取爸爸答應我跟

你去廣州吧！」

「呵！勝利！我們朝夕發憤的勝利，却是

吃人的魔鬼，你瞧！漢奸醜態越來得趾高氣昂

！我們却無路可走！被丟在這個灰暗的角落，

受盡那忘八的閒氣！」藍老師抬起沉鬱的面孔

悵望着那沉鬱的秋空。

雙十節——好天氣，哈！哈！哈！

今天是喜慶的日子，我從「狹的籠」走進

「自由的天地」，真是雀躍三千！我正打算把

自己的日記却不高興地說：你這荒唐的東西寫得

太不三不四了，要馬上燒了它！

「喂！我就把它丟進字紙亭！」我當然要

遵命！

過了一會，我對二哥講了。

「呵！把這個也丟進字紙亭里去吧！」

哥把我寄給他那幾封舊信也交給我。

「好！燒了它，讓小學萬歲呀！」

我那荒唐的筆墨啊！我要把你送到字紙亭

了。

這里是自由的天地，應該充啞巴吧！

(完)

本刊第三集合訂本開始預約

本刊係華南唯一的純文藝月刊，高格的藝術品，過去各期所刊出的小說、散文、詩歌、文藝理論等稿，不為時光之流所淹滅，(一二三集合訂本裝訂出版後，極得讀者們的珍愛，故能全數銷清)。現在第五集即將出滿，為使遠近讀者有機購買精讀及保存起見，茲發起「第三集合訂本」預約。本集凡二百餘頁，約四十萬言，共價一二、〇〇〇，特價每巨冊八、五〇〇元，掛號寄奉，不另收費。惟裝訂無多，欲購從速！如預約額滿當原款奉還！

文壇月刊社謹啟

廣州漢民北路七五號三樓

鬼屋人踪

李金髮

楊太太在廚房裡出來，看見壁上的鐘已是六點一刻，她預備的晚飯，已大體就緒，只要把飯再燻一下，就可以吃了。她用懷疑的眼光問她的妹妹黃季貞，劉先生這個時候應該來了，爲什麼今天特別遲到？

——我們打一個電話去叫他吧！

劉先生是住在同一條街的對面，就是滬西羅別根路的中段；他的別墅就是仲涵，現在是七十三歲，在服務太古洋行三十年之後，現在是退休了。楊太太打電話去，等了很久都沒有有人來接。

——或者他病了，近來他身體都不甚好，加之日夜擔心他的老婆，現在又要自己一個人照料那間屋了。黃季貞這樣說。

——我們過去看看，是否發生了什麼事情。楊太太說着，將廚房的電燈關上，穿了一件羊毛短上衣。

雖然時候並不怎樣遲，但太陽早已落了山後，左右的別墅，多已開了微弱的燈光，從窗口射出，但是劉仲涵的屋裏，仍是黑漆一團，當她們兩姊妹喘氣的出來，她們按了電鈴，亦沒有人來開門；她們再用力敲門，然後從窗口望進去，但屋內沒有絲毫的生氣。

兩個牛奶場的鄰人，聽了笨重敲門聲，也出來參加她們的尋覓工作。

——無疑地，出了什麼亂子。假如他睡覺的話，也應該聽到打門聲了。鄰人自作聰明地下了這樣的判斷。

黃季貞提議從後門進去，但後門也關得緊緊的。她鼓起無名勇氣，從窗口爬進去，將門打開，於是其餘的人，皆進去。楊太太擦了一枝火柴，才找到電燈的開關，屋內的靜寂，使人覺得必然是凶多吉少。

——劉先生，你有沒有在家？黃季貞用她男性似的嗓子叫道。

忽然四個人嚇了一跳，向後步退幾步，他們的視線，全集中一堆地上的血跡，鄰人吩咐兩個女人站住，他兩個再進去客廳看看。

劉仲涵躺在門邊的血潮中，上衣全是血污，面孔向着地板，右臂很不自然地摺在體重之下，顯然已死了一二個鐘頭。

梵王渡的警察分局，接了電話之後，即刻派來二位巡官，先作初步的視察，叫任何人不得搬動室內的東西，然後又叫工部局派驗屍官前來。

驗屍官斷定劉仲涵死在四十分鐘至六十分鐘之前，頭部係爲鐵器擊碎多處。

他們在一切物件上，找尋指紋，及一切可能的證據。將死屍照了幾張照片。

楊太太詳細告訴巡官，她們怎樣進房子來，平日劉仲涵是在她家裏搭食，自從九月間，他的老婆跌傷腰部，進了醫院之後。

——他每天都是準時來的，今天他是第一次遲來，楊太太對巡官說明這一點。

巡官問她們在這一二天，有沒有看見陌生人，在這區域或屋前屋後打轉。又她們在什麼時候最後一次見過劉仲涵等等。

巡官拾起地上的小鐵枝，用報紙小心包裹着。那無疑的是兇手的武器，上面一定有指紋留存，在火爐旁邊，又覺得兩塊堅硬的橡皮，像是手槍柄上脫下來的。另外還有幾條手杖，散亂在地上，有些是有血跡的。顯然是死者在生前用來抵抗那要殺他的人，他原來是有搜集手杖癖的。

門上、牆上、廚房裏，到處都有血跡，巡官斷定兇手是在廚房裏開

始打他，直到他且戰且退，到臥室裏才倒來下。臥房裏有一塊濕布，顯然是兇手在洗過血手後用過的。

前門是鎖上的。後門是黃季貞爬進去才打開的。可以給兇手進來的，只有臥房裏的窗子。

謀財害命，大概是兇手的目的。劉仲涵雖然并不富有，死者的袋子里，備有三塊中央鈔票，在寫字檯裏，一個信套子裏，尚有一百二十幾元，在另外一個香烟盒子裏，還有一個金戒子，假如兇手尚有餘裕的時間去洗手，為什麼不能從容地搜羅這些錢呢？這頗令人不解。已不是為財，那當然是報仇了。

房子派人看守，同時派指紋專家來，在全屋中找尋指紋，另外派人四出找尋可疑的罪犯，大家猜想，兇手極可能在與死者掙扎中，打傷了自己。故工部局又派人向各醫生醫院那裏，查問有無負傷的人來敷藥之類，尤其是滬西一帶，終於毫無結果。

聽說劉仲涵生平沒有槍，於是第一號探長，猜想到那塊硬橡皮恐怕是兇的槍上脫下來的，當他拿槍柄去打死者的時候。

死者的睡鞋，一個在廚房裏一個在客廳。兇手顯然是突如其來。或者是窗口進來，他的妻子向臥病在醫院裡，受不起悲慘的刺激，他們只得告訴她：她的丈夫是為心痛而死的，至好等劉仲涵的兒子從蕪湖前來，或可給他們一些他父親的生平的歷史。

南市及閘北曾找到幾個可疑的人，但沒有什麼證據，又把他們放走了。

劉仲涵的兒子來了，告訴他們他父親是原籍湖北，到滬已三十一年，生平對人很和藹，與人無仇無怨，經過第一探長再三詢問之後，他說只記得有一次，他父親有一個助手，有欺騙公款的嫌疑，結果給他辭退了。以後有無聲言要報復則不得而知。

後來查出那被解退的，已於三年前死了。精密研究的結果，所有留下的指紋都不能尋出兇手的名子。因為工部局九萬多份指紋中，沒有這樣的存根。探長借看劉仲涵的兒子，去看他臥病的母親，這次他告訴了她，死者的真相，她以為她丈夫的死，不是仇殺，必然是想劫她們藏起來的錢。

劉仲涵年老獨居，是附近的鄰人皆知道的。所以奸人要進來殺這個無抵抗力的老人，是很容易的。第一號探長斷言，兇手是強悍的男人，不是女人或年輕的人所能做到這種傷勢的。

「眼線」得了一個報告，有一個綳帶帶着右手的人，在霞飛路出現，不一會又不見了。探長派人去跟踪，在一個下等酒館裏捉到他，這個人喝得醉醺醺的，他是一個工人，他說他的手是機器時擦傷的。死者受害的星期五晚上，他是在他母親家裏打麻雀，後來派人去偵查，他的供詞是真實的，於是釋放了他。

（忘記告訴讀者的，是第一號探長，在死者臥房裏檢到二根淡黃的頭髮。經詳細顯微鏡偵查之後，證實了這頭髮不是死者的，大概兇手在行兇的時候與死者糾纏掉在地上的。）

案子到這時候，仍沒有一點眉目，有關係方面，都有些失望，劉太太仍然在醫院裏，因為她丈夫的噩耗，延遲了他的病狀。冬季漸漸寒冷起來，鄰人要求工部局將那空房子水管關起來，以免有什麼意外。

這房子究竟有不妥的地方，一個鄰人來向偵探長那裏報告。

——但那裡是沒有人住的呀，是不是？

——就是這個意思，沒有人住的，但我敢說那裡現在是有人住的。偵探長不敢相信，當一個鄰人說，一到晚上，就沒有鄰居敢走進劉仲涵的房子。因為他們皆相信是有鬼的。

——幾乎每天晚上，住在附近的一家人，都看見有燈光從窗口照耀出來，但從不見有人出入，這種情形，真是嚇人。報告的鄰人這樣說。偵探長知道劉仲涵房子，自從發生謀殺案以後，便封鎖起來，有誰能進去呢？一般鄰人，大概因為那屋裏曾死了人，便疑心生暗鬼，完全是心理作用罷。他報告了分局長，下了一個命令，再去澈底搜查一次那房子。

正如他所預期，澈底搜查，並沒有什麼結果，他們搜查的人，每一個房間都小心的看過，從第二樓至樓下，以及地窖，都沒有什麼發現。

——完全是心理作用，他們大約看神怪故事太多了，偵探長這樣向他的助手說。

爲了要求水落石出起見，分局仍不放手，特別叫巡邏的便衣警察及鄰人，在夜間小心注意那屋子的動靜。

果然那房子的電燈又亮了一次，那是在劉仲涵死後三個月事情。劉太太那時，病也復原了，她的兒子提議接她到蕪湖去與他的小家庭全住，但劉太太還是願意她自己的房子去消磨她的晚景，因為她住在那屋子裏幾乎有半世紀了，什麼於她都感覺到很親切，雖然她丈夫的死所，使她觸目心傷。

偵探長知道劉太太已搬回來安頓，他以為那屋的鬼話也要從此絕不聽見了，但結是適得其反。

劉太太剛回家住了幾天，她就向偵探長報告說，在夜間她確實聽到此奇怪的聲音在那屋子裏，但說不出在那一部份，她要求警局再派人來偵查。

偵探長自己督率了幾個員，再認真搜查一次，每個角落，每個家具，都小心看過，又像上次一樣，一無所獲，但經過這次工作之後，劉太太心理上似乎得到一種安慰地說：

——此後我可安靜度日，大概是我想像所使然。

幾星期以內，都沒有什麼發生，使劉太太來警局報告，直到三月廿日，劉太太又失足跌傷腰部，進了療養院。好了，這一下子有鬼的謠言又四處騰起，有些說窗簾後看見燈光，有的甚至說有一個蒼白的人面在窗口出現。警局的人聽了，對這事不覺又緊張起來，幾乎像謀殺案初發生時一樣。

一再搜查，亦不能有什麼新的發現，他們的結論是：大概有流浪的人，用什麼方法走進了那屋子裏去，門窗經小心查看，然後堅實地鎖上門上。

以後防護得更嚴，每日二十四小時，都派定一部份人輪流看守，嚴陣以待，一星期後，看守人的報告，是絕未見過有什麼人走近那屋子。劉太太於四月間病好了，又搬回那屋子裡居住，這一次她可帶了一個女看護，及一個女傭人回來同住。

過了幾天，女傭人告訴劉太太，她確實聽到了些超乎自然的聲音。不久劉太太自己也承認，聽到一些，只得又報告警局。

偵探長到來時，劉太太面色蒼白，顯然是終夜未睡，她無力地說：這次我確實聽到了些東西，那是在樓上，我敢斷定一定有人在樓上。

此次特別在樓上偵查得週到，尤其注意臥房上邊側室，一個小門，接近天棚的地方。細細看來，那個門是關得很牢，像封了似的。據劉太太說，自從她住這個房子以來，那個門沒有開過。

量量那個門，只有八寸寬，十五寸長，從房子外邊看這屋頂小室，至多不過四尺寬，至三四尺高。

——依我看來，沒有人可以穿過那個門，一個偵探富有經驗地說，而且那一點小空間，是不容許人類留在那裏，除非是松鼠。

這個意見使劉太太回憶了一樁舊事，她說：

——有一次我們聽到差不多與現在一樣的聲音，後來發現有松鼠住在那裏，把牠趕走了，大概現在又到回來住在那裡。

五天過去了，再沒有聽見什麼鬼話，巡守的人們，也似乎安靜了一點。

可是到了第六天的下午，又有人報告那屋子出了岔子。她的女傭人，那天到地下室去拿食物時，忽然聽見第一樓有笨重的東西掉到地上的聲音，她趕快跑上來一看，只見，一個錫製洋鍋子掉在地上，這鍋子在地下室時，是在架子上的。

劉太太及女看護也亂明，那時她們在客廳裏，確聽見這聲音，但她們沒有出來查看，因為以為是女傭人無意中掉了鍋子。

偵探們又照樣搜查一次，沒有甚麼發現，只是看見後門沒有鎖上，女傭人追認門是她忘記鎖上的，於是大家的結論是：流浪者闖進房裏來，尋覓食物，偶然不慎，將鍋碰了掉在地上，遂嚇跑了。

——請你以後小心鎖着後門，人人都知道你是一個人住在這裏，沒有保護，顯然有些人想乘機找你的麻煩，偵探長臨走時對劉太太嚴厲地叮囑。

她照樣做，好久沒有鬼話報告了，但是忽然一個上午，劉太太及女看護都出去看朋友去，只是女傭人在家，當她在預備午餐的時候，在廚房裏，忽然下意識使她仰頭一望，這一看嚇得她狂叫，奔逃至屋外，急急到隣家去打電話給警局，說她看見一隻瘦手伸進廚房裏來，我叫做之後，他將門砰然一聲關上。

一再搜查，又一無所獲，又是「關上後門」的叮囑。

這個怪事不經而走，傳到瀝西的每一個人家裏，於是大家又熱心地談着談着。

劉太太又跌傷足部，搬到醫院裏去住了。女傭人及女看護，也各自回家去了。

「窗簾內有燈光」，「窗中人面」，「這間是鬼屋」等埋怨語，偵探天天都可以聽到，警局決定要查一個明白。

有一天，偵探長向分局報告說：

「我現在相信確實有人進去那屋子裏，因為我們上次離開那屋子時，特地將有些門關上，有些門不關，有些門半開，今天進去，那些門已不同樣了。」

偵探長決定在日夜不同的時候，隨時入屋去檢查，直到鬼的問題解決為止。

有一天，當他們實行照常檢查的時候，他們從沒有鎖上的前門進去，剛進門，他們忽然聽到樓上有人走路聲音，他們急急衝上樓上去，臥房的門是鎖上，偵探衝破那門後邊鎖進去，臥房是沒有使用的，他們衝進側室裏，看見那小閣子的窄門，有兩個人腳在那裏搖擺。他們大聲斥喝，用了很大的力量，才制服了那亂踢的脚，拖下來的是一個人面色蒼白骨瘦如柴，兩眼如鼠在他的馬面上閃動着，不作一聲，顯然他是極飢餓和貧血，是人鬼之間的一個靈魂而已。

鬼屋的謎，至此已大白於天下！消息傳出去，全瀝西的人都震動和興奮，好像當年他們聽到光緒皇帝死了的消息一樣。不到一刻鐘，就有幾百個好奇的男女老幼，喘氣地跑來，想看看這個不知是人是鬼的人，但可惜他已為偵探帶回警局去了。

當他已到警察局去了之後，另外一個偵探，留在房子裡，將門關上，拒絕圍觀的群眾，他細細觀察，這個人怎麼樣可以爬進那窄門？他伸頭進去看看，一股臭氣從那裏小室裏吹出，無論如何，他的身子也鑽不進去，但是這個鬼屋問題的主角，居然在這高僅四尺闊四尺長十二尺的洞子裏，躲了幾乎一年的時間！裏邊充斥着菓皮，罐頭肉的空罐子，破布和一些申報之類，另外有一枝手槍，柄上的橡皮是脫掉了的。這些證據都被他收集起來，帶回警局去，將來送到特區法院去審判。

這個兇手。在警局裏，這個營養不足，無氣無力的人供稱：他的名字是朱國全，後經一再盤問，他又說出他的真名是江日新。以前是報館的校對員，已失業二年多了，五年前在朋友家裡，與劉仲涵會打過幾次麻雀。

他說他失業以後，幾次想回遠遠的家鄉張家口，都籌不出川資，生活也日益艱難，常常餓肚子，有時帶一點小物件，也會被帶進拘留所去住過幾夜。出來後餓餓更甚。有一次他認識一個江北「白相人」，他教他一個方法，弄了一點小錢，那弄錢的辦法，也還簡單，就是：白相人（好像是姓王，他們都叫他為王家裏。）跟他到兆豐公園附近，公共汽車站頭的地方，看見行人不多的時候，白相人就叫他倒臥在地上，裝作受了羊癩瘋發作的樣子，口裏作些羊叫的聲音，手足裝作發抖，王家裏則裝作路上行人，見到他可憐，說他是他的同鄉，會與他有一面之識，他是當兵出來的，欲回家又無錢，現在羊癩瘋發作了，舉目無親，真是可憐。

白相人說着從路旁摘下一些無名的青草，塞到江日新的嘴裏，他咀嚼着，這樣羊癩瘋的人像羊一樣，一吃青草病就會好的。

白相人裝作義不容辭似的，從袋中拿出一毛錢跟七八個銅板，送給江日新，（那是他已病好坐起來了。）作為他流淚收集的起點，看熱鬧的人，於是也不少大發慈悲，將三個五個銅板，鏗鏘地掉在江日新的旁邊，生活也就解決了。

他說，他無意中想起他以前是認得劉仲涵的，知道他是住在瀝西，但不詳其地址，他從南市出來，行了半天路，問了許多鄉下人，才找到劉仲涵的房子。

他從未鎖的後門進去，因為那時沒有一個人房子裏，他原想向劉仲涵借一點錢用，既然是沒有人，他進了房子，便想找一些錢，或偷一點值錢的東西，但沒有找到一個錢，後來無意中，看到那臥房後小閣子，他於是決意在那裏躲起來過一個冬天。

他在小閣子躲了半日工夫之後，他知道劉太太是還在醫院裏，劉仲涵只一人住在家裏，他聽到劉仲涵出去的時候，他就從小閣子中下來，到廚房裏找一點食物，——糜飯或青菜之類，有時也到地下室去覓些

瘋婦

游 牧

八月初，我辭去山城的教職，陪着莊正到這乙等縣來「接銜視事」。莊正和我是同學，在校時，意氣最相投，友情最融洽，直到出校門，彼此在生活鬥爭的路上分了手，這才慢慢地淡了。地球公轉了好幾圈，我的生活担子，越挑不穩了。正在憂悶，忽然就接到莊正的信，說他調升縣長，要我去幫忙移接，職務暫定秘書，隨後任我選定。許多聯想到的事，慾逼着我「投筆從政」，再看着妻和小月那黃蒼蒼的臉，我決定去了。

這裏并不是簡樸的縣份，尤其是那所謂「上層社會」，更是滿浮着堅厚的冰塊，隨時準備凍結任何含有熱力的東西。憑着預感，我勸莊正別把「下馬威」扳得太使勁，所以，除了秘書室和財政科撤換以外，其他的，都不變的保有原職。另一面，爲了實施新政綱，我們一接手就查翻各部門檔案卷宗攔壓或敷衍的文件，而且，拒絕了一切「上流人物」的走動，默默地實幹，使他們疑懼到恐懼，覺得這乙等縣，像會燒着天火似的。

一個星期六晚上，小月已在床上發出細微的鼾聲了；空氣像是停止了流動，熱悶無風，我還坐在燈前翻閱民政類的案卷。妻睜着疲悶的眼，坐在一邊替我趕蚊子。

「潛生，蚊子多，還是睡了吧！明朝再看也不遲呀！」妻真的想睡了。但她總不先我而睡，她一向就如此體貼我慣了。

「這樣熱，睡又睡不着而且讓些案卷，責任上又非趕辦不可！」和妻相反，我正興奮着。

「什麼了不起的案子，值得這樣沒日沒夜的磨勸？你看又磨出病來，還不是要累我担心？」妻很乖巧，想用「愛」來說服我。然而，並不是我聽話，我終於離開了椅子，掀起蚊帳把小月看了一會；妻以爲我聽話想睡了，裝出更溫情的樣子，向床邊走來。

食罐頭之物類。

江日新繼續說，有一天晚間，當他在廚房裡找尋食物的時候，劉仲涵忽然歸來了。他看見他，非常憤怒，他不認識他是老朋友，一定要他說出他是在做什麼。「他要趕我出去，并大聲叫警察，我情急智生，抓住劉仲涵，用我的槍頭在他頭上亂打，他受了傷，想向前門跑出去，我追上去，繼續打這老人的頭，他又到廚房裡，我抓到一個火爐上用的鐵枝，打他的頭，一打再打，他用手杖來抵抗，我且戰且進，把他趕到臥房裏，於是老人倒下去了。」於是他又說，打死老人後，他知道事情不妙，想在房子裡找一點錢，作逃走的旅費，他以為劉仲涵，一定有不少的錢，在寫字檯裏邊，但一點都沒有找得，既然沒有錢逃走，他決定還是躲在小閣子裏安全。

他說當那房子的水喉被關上的時候，他只能在屋後的水溝裏，取一點飲的水，冬季雨水較多，這並不使他爲難。他承認他每次聽到偵探來查房子的談話，他自己想，我是無法長久躲在這裏了。

江日新有六尺高的身材，但他的體重，還不到一百磅，營養不足的名詞，還是過於讚美，實在他就是半死人而已。

特區法庭開審時，觀者人山人海，來看這個人鬼之間的怪物，法官全體動員，去維持秩序。

滬上的大小報，都用半頁的篇幅，去登載這黃色的新聞。他們都以爲新奇好玩，沒有人想到生活失敗者的悲哀，沒有人想它是社會問題，沒有人聯想到資本主義生活的黑暗面，沒有人想到失業者的心理的變態之可怕。……

審判的結果，法官楊雲峯，判他（五十九歲的老人江日新）犯第一等的殺人罪，處終身徒刑，并做苦工，逃脫了槍斃的命運。他并不慶幸，長江以南，熱心刺激性新聞的人，才感覺到一種安慰，茶餘飯後，也多了一些談話的資料了。

三六年三月寫於伊拉克

「可憐的孩子，睡得真酣！」出妻意料之外，一面說着，我又重新歸座了。妻莫明其妙的盯住我，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來。終於說：

「怎麼？還是不睡？」

「不但還不睡，而且想告訴你一個悶住了很久的故事呢。你知道小月是誰的孩子？」

「誰的孩子？不是你先妻的？」妻惶恐的坐下，怕我會責備她虧待小月似的睡意已減了幾分，儘睜着眼睛向我探索。

「現在不再瞞你了，小月不是我的孩子，我並沒有什麼先妻——」

「噢？那麼小月是——？」妻望着我那大約是傷感的臉色，心裏一定湧起了懷疑的波浪。

「小月，正是爲了是小月，我提早和你結婚，而且，結了婚還一直瞞住你。噯！說來你會驚異，小月正是現任民政科長，王，幼，齋，的兒子！」

「王幼齋？是前兩天送鮫魚來的那個小白臉嗎？一把嘴就像拆白黨，甜津津的說得那一大套！可是，我就沒聽他提起小月——？」妻更疑惑了。

「唔！這種人還會提起小月？他想必沒想過，自己有一個女兒叫小月的，還活在世上！」我憤憤的說着。爲了節省敘述和加速瞭解，我從鎖着的小箱裡，拿出一封信遞給妻。信是這樣的寫道：

秦先生：

幾次想寫信給你，總是提不起勇氣來。

我墮落了！被社會的手，男子的手，推下萬劫不復的深淵了。記得臨別的時候，你說：「社會是毒蛇，對獵物，決不會寬恕；男人是暴軍，對俘虜，他沒有饒赦。一個女子，要佩有自信自助的雌雄劍，寧可刺死毒蛇而被吞噬；寧可戳穿暴軍而遭槍殺，決不能忍受長久的纏勒和酷刑！」然而，我如今却在纏勒和酷刑之中等待着死亡了。秦先生，你如果還同情我，而孩子還能得救的話，那麼，求你救救我們吧！

去年夏天，我接到先父的噩耗而奔返，但淚枯腸斷已太遲了！先父的遺體未安葬，一貧如洗的孤寡，只能從呼蒼天！秦先生，你

說過：「捧着毒藥的酸飯，饑餓的人們還當它是甘飴！」飲鴆止渴，王幼齋就是這樣幫着我們的；他是我向你提過的王華齋的獨子，本來，我們不應該接受仇人的資助！但有什麼法子呢？一個沈溺的人，就連一根稻草也不會放過啊！况且，他又表現得那樣多情多義，連先慈也動心了！

生活的巨索不斷的把我們拖向饑餓。不久，幼齋就把我荐進縣府當民政科員了。科裡像沒我的事，幼齋又是主管科長，一點也不用我操心。漸漸地，他向我宣示了虛偽愛戀，動人的咀咒着他父親的腐敗和殘頑，表示着我如嫁他，他定携我遠走高飛，重建美滿的家庭，一方面，莫明出處的錢財，源源地送來；飲宴遊耍，也成爲我們日常的功課了。他是一個謎，然而，我就斷送在謎中。由靈而肉，我們已走完了所謂戀愛的路程；腹中的胎動，催着我們同居，但是，他却輕巧的拒絕了。當時，我只能存點希望，希望他會真心愛我。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要脅我說：「你一向所得的東西（？）全是我費盡心思撈來的，現在縣長已查覺了。今晚，你得親赴縣長室去設法擺脫，不然，你就危險了！」最後，還有意無意的說：「你門女子總是有辦法！」我心裡雪亮，但有什麼法子呢？我知道要是不去，他們會幹出殘忍的勾當來的。意中事終於到來了，縣長憑着權威蹂躪了我，我哭着哀求他，說我已爲幼齋懷孕了！然而，第二天，我竟被撤職了。幼齋給我一點錢，不許我再認他；縣長用生命的安危，禁止我洩露秘密。秦先生！我還有什麼力量反抗呢？社會沒有同情，人們罵我爛賤。可是，爲了母親，爲了孩子，我沒有聽從死神的誘惑，只是默默地打發着哀慘的日子。

命運毫無放鬆它殘忍的魔掌。不久年老的母親，也在饑寒貧病的床上西歸了。父親所遺下的破屋，終被變價，草草地埋了母親，我只剩下快乾的眼淚。產期一天天逼近了，新的屋主又瘋狂的驅逐着我，我死了倒也乾淨，但孩子無罪，他不能不生啊！

秦先生，如果你還同情我，而孩子還能得救的話，那麼，求你救救我們吧！現在，我還在縣城東街右巷，門前長着老榕的破屋裏。

碰到任何男人，請你呼籲：
把女子當人！

生 月姐讀書

「唉！——可憐！她怎麼會走上這樣悲慘的命運呢？」看完信。妻閃爍着淚光。只有女人最同情女人；「哦！那小月就該是月姐的孩子了！月姐現在怎樣了？」妻漸漸清楚過來了。

悲憤的情緒燃燒，我忍不住掉下淚來：

「說來話長！月姐生下小月不久就死了！……她是我的學生，那時，她年紀大，肯用功，成績總是比人好，我很看重她，她也尊敬我，什麼事都肯坦白的向我傾訴，請教。……她進校讀書，原是負有不可告人的使命，但是，她終於告訴我了。他是貧農的女兒，父母在農村崩潰的時候，變賣了所有的田產祖屋和老牛，帶着僅有的她進城來，然後，就堅決的買下一間破屋，在衙前擺烟攤，她那時剛唸完小學，也就悶在家裏幫針線，倒也一天過了一天。不料，華齋那老傢伙，一碰到她就垂涎三尺！——你要知道，王華齋是本縣數一數二的老惡霸，女兒嫁專員，兒子當科長，自己有田地，有錢有勢，誰敢惹他？——」

「那麼，那老傢伙想娶她了？」妻焦急的問。

「是的，偏是她看上了月姐，一個不從，竟把她老父的煙攤搗毀，還打個半死不活，後來還抓到警察局禁了三天，那才冤枉呀！從此，他老人家就省吃省用，東借西湊的送她出門讀書，滿望她將來也嫁個官出出頭，她就負着這種使命，辛辛苦苦地從初中唸到高二。不幸那年夏天，她老父竟積勞病死了，她離開學校以後，我們就斷絕了音訊——呵！小月驚醒了，搖搖她！」

小月在夢中驚醒，哭着叫媽媽。妻淌下淚，輕輕拍着她，不久又安靜了。

「後來呢？怎麼死的？在產期死的嗎？」妻深深地感動了。

「唉！說下去更慘！」我忍住迸出的眼淚，望着黑黢黢的窗眼；「我接信以後就毫不遲疑的趕來，到的時候天已暗了，沒把她找到；不過聽旅館的茶房說，街上有一個瘋婦，褲底還淌着污血，抱着剛出世的孩子在拉客，任人胡調，警察打她也不跑，抓去禁了一夜，放出來就更狂

了！當街大路的說些盡是不堪入耳的瘋語，有時還扯着膨脹的胸脯說：「男子要的只有這個，還有這個！瘋瘋癲癲的；只是，孩子却抱得緊緊不放，已經哭得嘶啞了。看的人很多，但給錢的就沒有了。——當夜，我就懷疑那瘋婦是月姐，但是路不熟，找了半夜卻沒有找着。」

「第二天清早，茶房打洗臉水的時候，說我要看的瘋婦已死在衙前左邊的巷子裏了。我不等吃粥就跑去，天哪！稀薄的陽光正照着一堵頹牆，冷清的牆脚，正停着一具暴睛切齒的女尸，旁邊一個乾癟的餓嬰，還含着乳頭微微的抽搐，那不是月姐還有誰？」

「那麼小月是你救起來的？潛生，你真偉大！」妻的眼淚像雨點一樣滾湧着。

「是的，小月！小月這名字，就是那時脫口而出的。唉！這新生的一代，她沒有罪，她不能死！我的內心發出了人類間最偉大的愛，我決定要撫養她成人，向她母親的罪人宣戰！所以，我催着和你結婚了！唉，快搖搖她，可憐的孩子！」

小月被我那悲憤激昂的聲響驚醒，哇哇地哭了，哭聲像濃霧的濃霧，侵蝕着我們的心房；我和妻相對流淚，很久，才上床。

「小月乖乖！呵呵呵……」妻輕輕地搖着小月。「潛生，幼齋那壞蛋，你得請莊縣長辦他一辦！」合上眼睛的時候，妻還忿忿地叮嚀着。

隔日上午，我把這事情告訴莊正，並且把接管卷內，所有被擱壓或袒護華齋幼齋父子舞弊枉法公文，一五一十的彙成一堆，交給他。他起先是吁吁歎息，後來却怒不可遏，憤憤的喊道：「社會決不容許這種人活！」下午，華齋幼齋被莊正扣押。隔二天，又從密告箱收到八宗控告他們父子惡行的狀子。

秋風蕭瑟的早上，我們恨恨地丟開了所有嚇人的「條子」，果敢的決定了：「槍斃他們！」

在猛烈的壓力下，我們繼續苦鬥着。小月已會活潑的跑着了，她常常比起手勢，高聲的叫道：「槍斃他們！」。可是，莊正隔年就免職了，我又重新在女中執起教鞭。

卅六年二月十九日畢

靈魂底供狀

慕容懷子

每當我想起劉延陵底「神聖的鳥兒，人間理想的伴侶……」的詩的時候，整個的意識便晃動着你底溫靜恬穆的音容；倘若在失眠的夜裏，那麼寂寞的靈魂，便要照例地忍受着空虛的悲哀底咬嚼。我時常問着自己：

「爲甚麼要這樣地自尋煩惱呢？」
然而沒有答案。也許，這問題須待墳墓時才能夠得到……
今晚，我又喝酒了……

二

「小胡！今天我們底學校裡發工薪，該輪着我作東道了：咖啡，紅茶……或者酒，隨你底便！」一個在F中學教國文的朋友維，邊說邊扯着我底手，拍拍我底肩頭：「別瞞自己了，你爲甚麼這樣怪癖？」
「我想還是讓你們去好了——一個不入流的人，混在你們底幸福的小集會裏，恐怕太煞風景呢！」

「——你們？」這裏除了黎微之外，海和芬還不是你介紹給我的？我可沒有對不起你，爲甚麼要挖苦我？」

「這，那還是挖苦？」黎微揮了揮手：「胡先生不論甚麼都比「我們」高一籌，當然是不屑和「我們」在一起的！」她抿着嘴笑起來。

「你還不知道哩！據我底觀察，胡先生是一個研究人生悲劇的哲學家！」芬忍着笑，做着煞有介事的鬼臉說。

我望着她們，無可奈何地搖搖頭。

「不！你底觀察不正確！」黎微又像彈簧管似地，望着芬吐了吐舌頭，然後面向着我：「近來胡先生底心境似乎很惡劣；騰光景，怕是失眠了吧？」

「笑話：我並不會戀愛，失甚麼戀？」

「那麼——一定是沒有好的女朋友，生活太枯燥……來！我給你們介紹：這位是胡真先生，現任職於……哦！忘記說了——今年二十歲……」她翻動着手，笑得說不下了；然而很快又接上：「這位是章靈芬小姐，今年十八……」話還沒說完，嘴已給芬伸手掩住了……

我見了她們底天真和頑皮，不覺悽然的擠出了一絲苦笑。

「別鬧了！好不好？」維大聲地，嚴肅地說；連那伏在書桌上寫什麼的海也抬起頭來，伸着頸子向這邊張望……

終於，在他們底半拖半扯的慫恿下走出了維底家，五個人一同至M咖啡室消磨了差不多三個鐘頭。

席間，我屢次要提出我底懷疑來討論，然而皆給她們底爽朗的笑聲蕩散了；沒有法子，我索性拚命的喝酒，一杯又一杯……結果依然帶着滿腔的痛苦和鬱悶回到家裏。

午夜，躺在床上絲毫沒有睡意，腦筋是開足速率的卜卜亂跳，胸膈裏像有一個燒紅的火球在滾溜和蒸發……悶得慌了，想爬起來點燈；但身子剛一轉動，「哇」的一聲，幾點鐘前吃的都嘔了出來；暫時，我底靈府裏祇剩一片晨霧似地迷茫的空白。——待至神智漸復原之後，我以爲可以安穩地睡一覺了；然而，積塊似乎吐去；而心境稍一澄澈，却像明朗的秋空同樣地容易逗人遐思；於是，我想得更遠更廣了；我想起自己年來生活方式，狂亂似的突變了，想起交織着我底生活的朋友及其他的——男的，女的，大的，小的，新知的，舊識的，生離的，死別的，聚晤的……清晰和模糊的印象，一幅幅，一個個，像電影底試片似地，有的逗留了一霎，有的一瞥即逝……最後，祇剩一個你——一個披著湖水色的輕烟似的衣裳，漾着奧普林斯似的眼淚，掛着蒙那夏莎似的微笑底莊嚴的女神；於是，我知道，我底自以爲是個強和執拗的靈魂，又要真明其妙地忍受着自己底灼熱的情感底惡毒的鞭笞了！過去，我簡

直是在做夢的欺騙着自己啊！……

三

一年前，我帶着滿身年輕人所特有的火，慷慨而又興奮的踏上這複雜微妙的人生旅程；我想憑着觀察，認識和體驗來作為創造我底美與與恐怖的生活底初基；我相信自己底能力能夠扭直命運底曲線——這迤於生活底壓榨機之外；更能夠從容地把握着生命之舵，在這波雲詭譎的人海中自由的駕駛了一陣；那時，物質底生活固然不值我底一顧，就是精神底享受又有甚麼魅力能夠誘惑我呢？……

現實並沒有完全使我失望，我底第一個生活底準備——向書本學習，雖然走着蜿蜒的曲線，但總算在極其協調的生活方式下，蹣跚地走了一小段了；這過程中，我不會向人問過一個生字或者請人解釋過一次疑義；我鄙視每一個過着優裕的學校生活而又一無所能的人，尤其是那些虛榮滿丁心目的「紅裝麗裏」的活屍！……

漸漸地，我覺得這種生活態度的荒唐了；我恐怕我會像弗羅培爾底小說「布伐爾和班扣塞」中所描寫的那兩位主人公一樣——由「塵世」跑到山洞裡去研究科學與文學；而且，那種「否定底觀念論」是很不合理的！於是，我着手去開拓第二個生的準備——向生活學習，我用思想底羅墨去窺測智識底領域；用心靈底眼睛去探求生命底神秘；用情感底觸角去接觸藝術底奧妙……我並不傻，理想和現實並不完全站在極端敵對的地位；而且接連地小挫折更成爲促進我努力底揮發油；顯然，我底智識和生活底範圍，又展開了一個新的場面；我簡直是一個「習操舟」的「楚人」，一切「轟轟澎湃的」波濤，皆給「平瀾淺瀾，水波不興」的實踐否定了。

從那時起，我更綻開了噴火的眼珠，揮動着柔弱的臂膀，勇敢而又無助的躍進了血花飛濺的腥辣的人海底裏層，積極的建築起作爲戰鬥過程看的人生觀……我底努力的箭頭指向是希望能夠站在世紀底尖端，用惡毒的語言去敲擊那吃利者罪惡的喪鐘；用天真的音調歌唱着濃綠的時代底波浪……

我一面以獵狗似的嗅覺去找尋撒旦底陰影，把對待仇敵似的憎恨作

爲我底解剖刀；一面懷着求真者同樣的焦灼渴慕的熱情出入於一般學術場所，抱着殉道者同樣的犧牲精神微逐於一般坦白純潔的男女青年……我深信，使即不繼續刮垢磨光，我底靈魂仍是永遠不會發霉的……就在這樣「友」和「仇」的意識界縫劃分清楚之後，你，你底溫穆的影子，像捉狹的東風似的輕輕地揭開我底生命之扉，那麼飄忽而又輕情地闖進我底生活圈裏來……

以後，你底印象，在擾攘的白天裡還很淡，但，一到深沉的黑夜裡，便像濃霧似的緊壓着我底心。我好幾次想設法擺脫了你給我無聲的威脅，仍舊角逐着我底理想底生活和未來的工作計劃，然而皆失效了；失效了！於是，我知道，像垂死的人同樣對自己清晰地知道，我底充實的生活方式在動搖，我底發光的理想在動搖，甚至那理想和理所組成的尖銳的人生觀也在動搖了……

此後，一星灰白的猶疑，漸漸擴張得像燎原之火，澎湃得像奔騰的洪流，在我底生命底陣地裏大肆破壞和搗亂了；我沒有能力去控制牠，窮蹙牠，終於眼睜睜的看牠烈燄飛揚，看牠洶湧澎湃，看牠把我底理想完全吞沒……

四

「了解」僅是一個理想底名詞；我現在稱出這話的重量了；過去，我會相信靈魂底淚會填平人與人之間隔膜的鴻溝；然而這種想法是怎樣的天真啊！

其實，自人類有史以來，恐怕還找不到兩個澈頭澈尾地互相了解的人；「隔膜」底魔網不過暫時在年輕人底熱情的火餘底燃燭之下銷聲匿跡而已；但牠無時不在伺隙蠢動，無時不在開掘着人類的由距離而互相仇視的死滅的陷阱……

我知道，朋友們對我的熱情底浪費是沒有代價的；但我對朋友們的熱情底浪費又有甚麼代價呢？我忍說我們皆是虛偽麼？即使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是虛偽。然而，神聖的鳥兒啊！自從你底影子印上我的腦膜之後我底暗驕的發光，便像將熄的油燈突然添了膏似的明亮起來；於是，我

看見——沒有誇耀，我清清楚楚的看見，那些隱藏在各色各樣的靈魂底後面的虛偽的鬼，皆正在綻露着猙獰的冰冷的面孔，噴發着嶙峋的骸人的笑聲在嘲笑我們這一羣——這當局者迷的年輕的一羣啊！我還有甚麼勇氣說「奮鬥」「前進」之類的話呢？……

如果要將我一年來的生活態度來一個勉強的劃分，那 是由質而樂觀，而天真，而熱情，而嚴肅，而悲哀，而幽默，而懷疑，而孤僻——現在，我正是跌在由懷疑而孤僻底深淵中，我懷疑世界上每一個人；我懷疑每一個朋友；我懷疑自己以至自己底一切……我怨恨，我怨恨自己沒有誰底認真，沒有海底勤勉，沒有徐底拘謹，沒有芬底頑皮，沒有薇底跳蕩，沒有潔底坦白，沒有茵底活潑……他們現在皆有一條路可走；而我呢？……

感謝上帝給我一段作事的勇氣，但也怨恨上帝給我一個複雜的腦子——我不能和他們想得那樣單純，那樣專一；他們底字典裏沒有痛苦和悲哀，正如我底字典裏沒有快樂和幸福一樣，我還能在那樣的氛圍裏生活下去麼？……

也許，你只知道在你相識的人中，有一個叫做胡真的而已。不過，我也只知道你是一個長的品貌端莊娟秀，唸過幾年書，普通的文學藝術底智識還沒有有的女孩子。然而，僅僅這樣就好了，因為這樣，無所謂在柔美恬靜的鄉村生虛偽，也無所用其虛偽，而虛偽便無從施其挑撥離間的狡獪的鬼蜮使倆了。

在每次將和你見面之前，我準備着很多可以表達我底優越的才能和真摯的情感底語言和動作，然而一到了你底面前，在你底低垂的眼眸下，在你底輕盈的微笑中，在你底肅穆的氛圍裏，甚麼都忘記了。——即使不忘記，而投這些無端的石子在一泓碧綠的止水裏，是怎樣的罪惡啊！我雖壞，也不會把性靈汨沒到這步田地的。

分手之後，我又焦灼的想起你；待至得了一個藉口，再至你底面前的時候，在你底華嚴的照耀下，便又像一隻索繫於貓爪下的老鼠，連止視都不敢了；我不懂我何以會變成這麼一個和生活環境矛盾得完全背道而馳的人……我底寂寞的靈魂憑甚麼能夠不跌入空虛的悲哀底深潭裡呢？……

五

我怨恨你麼？我不敢這樣想；而且，在沈默之中，我已給我揭去了一層生活底外衣，我是領悟到那些沒有眼淚的人生底無聊了。我愛你麼？我不能這樣說；因為這個「愛」字已給那些口號式的工作中的愛，那些拜金式的虛榮的愛……弄污了。然而，我得感謝你在我底生活的開頭敲蕩起這樣玄奧的波紋，激漾起這樣柔美的漣漪；我現在已從你那裡得到了比月亮更多的啟示；我底生活，我底理想，我底人生觀皆給從你那裡得到的眼淚浸漬過了，沖洗過了；雖然會比以前的脆弱點，柔嫩點，但也許會純潔點，天真點……

神聖的鳥兒啊！爲了你底大公無私的光和愛底賜與；我是知道花怎樣香，水怎樣流秋天怎樣淒涼，春天怎樣濃綠了……我虛誠的祝願你永遠像奧哈拉一樣，把黎明帶給人間——帶給每一個跌在紛擾的生活泥淖裡而不自覺的想追求陽光與真理底年輕的信徒們！

一九四七、春、在汕頭

徵求封面圖案

本刊自本年七月份起，改稱爲第六卷第一期，過去封面擬不再用，決另換封面圖案，以資讀者易於識別。茲特公開徵求兩色版（各另繪單色以便複版）封面圖案一幀，內容以簡明、莊重、崇高、雅爲主，不論男女籍家，圖案設計專家，均一參加應徵，請於六月十五日以前逕寄本社，一經採用，敬致薄酬國幣萬元，並在目錄內刊應徵者姓名，以表謝忱。

文壇月刊社謹啟

小姐的尊嚴

柳展眉

他沒有勇氣再到我的家裏來了。

我自問不會給他難堪，但也許，我底小姐的尊嚴會刺傷了他底尊嚴，甚或，我底小姐尊嚴所表現出來的冷酷，會凍結了他那顆近乎天真的心。

我愛他，然而我卻到處拒絕他，不給他一次真誠許諾。

記起，當烽火還熾烈地燃燒在祖國每一個角落，在那個山城裏我認識了他。

他的出現，在我們那群人中是一個最引人注意的出現：當他第一次坐在那被指定是他的辦公桌上，那些算是「識途老馬」的同事們告訴他必須要翻閱一些法規，而且要把那些法規讀得爛熟，他，當然對於那些善意是表示接受了；然而，他並沒沉着地去讀，他首先請他的所謂「主管」給他指示些那應該是他經辦的項目，然後他就很不經意地檢查法規上與那些項目有關的資料，再把那些資料的頁數，從那本厚厚的法令上摘下來，登記在他的手冊上。

他的舉動，很帶點天真，他對他的同事們的發問，又是那麼客氣和誠懇；一個新進來的夥子，本來就是愛注意的，而他那樣落落大方，滿不在乎的動作，卻更使人們把目光集向他的身上，當別人望着他，他也望着別人，他好像並沒感覺到對於一個新環境的陌生，他是

那樣的安定，又是那末地天真。

當天的下午，法規已經給他裝入抽屜，他拿出一疊稿紙在寫東西，他的「主管」並沒有交些什麼文件要他辦，法規似乎對於他並不感到興趣。

於是有人問他：「你不需要讀讀法規嗎？像我們，進來的時候，有好幾天是沉浸在法規裏。」他們帶着更多的善意。

「我嗎？需要！需要的是朋友，需要的是朋友的幫助，那東西，讓它在抽屜裏休息不好嗎？需要它的時候，我再去做它，我不讓自己去做它的奴隸。」他含笑地回答。「有什麼轉彎拐角的地方，需要着它，我再請教你們；我尊重朋友們的幫忙，覺得比尊重那呆板的法規看得更重，這個意見，你們不會不同意吧？」他侃侃說來，說得很輕鬆，他們笑了，他也笑了，他的笑，使天真又浮上他的臉龐，他顯得更年青。

他於是和所有的人混得很熟，才第二天，他已經在辦公處四圍走動了，每個人對他都有些好感，他也像毫不介意於他自己是一個陌生的初來者，男的，甚至女的，他一樣有話料跟他（她）們說，他的吐屬，是那樣地談笑風生，渾文中帶着俏皮；他的笑容是那樣地天真，純樸中帶着刺激。

地跟我扯上一兩句，但我祇輕輕地笑笑，我覺得他好像不大理會我，其實，有時我報以他輕輕一笑也覺得是多餘。

於是，我有點恨他，恨他這樣地不啻陌生，不怕陌生，而就這樣地把陌生征服，我又有點高興他，高興他這樣地渾文帶着俏皮，純真帶着刺激，使這一個曾經是死靜的辦公廳，倏然變成了有點生氣。

他不愛佩上我們那破爛的徽章，然而，在他的襟頭，卻總是有着一個今天長形，明天方形……而很帶點藝術風格的小巧標誌，這，便成為我們幾個小姐談論的資料，幸好我們的機關不像旁的機關一樣必需憑証入內，但，我心裏很希望：有這麼一天，門口站崗的衛士，會因為他不佩上我們機關的徽章而不客氣的指着他的襟頭，請他滾出去。

在山城，穿上西裝就很少見，尤其是在我們機關內，似乎祇是他一個人，領帶打得結結實實地，顏色與他的衣裳配合得恰當，每天早上的升旗，他也毫不介意地不自己穿着不同的衣服而雜混在中山裝和藍旗袍的羣中覺得怪異，於是，我又希望：有這麼一天，領導升旗的早會主持人，會因為他沒有穿上莊嚴的中山裝而為不守規則地把他請到大家的面前，好讓他有一次下不得臺的難堪。

然而沒有，他沒有碰到我們希望於他的遭遇。

有時，當我望望他，他也望望我，他的笑容，於是又使我把我那些不正常的希望消滅，

我反而會覺得，像他這類的人，社會上是不應該有那些令他難過的遭遇加諸他的。

大家很懷疑他的工作能力，因為口角常常帶着俏皮，笑着常常爭論天真的人，一到面對着工作時，便會東顧西盼地表現出手足無措。

可是，當他第三天接到了他應該承辦的工作時，他却毫無猶豫地表現了他的天才和經驗，憑着他登記在手冊上指示給他的途徑，他翻着法規，他又檢查着舊卷，每一件屬於他份內需要辦理的工作，迅速而且確實地做到了，漸漸地，他們那個單位裏的工作他都懂得辦，我很多時候，會從比較跟他接近的人們探詢些關於他工作的情形，我知道他工作很忙，因為在他份外的工作他也樂意地接受，我對於他似乎是需要知得更多，但爲了小姐的驕傲，我又好像對於這一類的探詢祇淡淡的，表示關於這些我不過是順便一問或者是滿不在乎的偶爾一提而已。

關於這一類的探詢，已經不祇一次了，由於多次探詢所得的累積，我知道了他曾經上過戰場，曾經深入民間，曾經……，但卻沒有曾經接近過女人，這些一切，我似乎已經可以把他生活的背景描出了一個鮮明的輪廓，然而假如拿這些一切來和他的外形比較，我又好像覺得他與這些都不很配合，最低限度，他的年紀還很輕，他的臉龐也似乎不曾經過風霜侵蝕，尤其是他底舉動和笑容，總是那末俏皮得乎近天真。

旁的人都笑我，當我每次探詢關於他的時

候，雖然是那樣地滿不在乎，我也想，也許雖然滿不在乎而次數太多了，就會是一種「傾向」，於是當人們笑我的那一刹那，我會忽然漲紅了臉，然而我却否認，我用堅決的否認來關緊我的心。

我更恨他了，我覺得他好像不大理會我而我偏去這樣地對他底一切不厭求詳的探詢，我底小姐的尊嚴，是因爲他而受到損害。

有一次，我們機關裏照例舉行些什麼座談會，他，剛好坐在我的身旁。

他總會把握着發表意見的機會，每當他站起來的時候，他的態度是那樣的從容，言辭是那樣的優美，加上那一口流利的國語，按着說話輕重而操縱着抑揚頓挫的聲調，座談會似乎已不像過去一般的座而不談，他更會在全部的說話中加上一些通俗而不庸俗的笑料，因此，他在座談會裏，好像並不是發表甚麼意見，簡直是爲座談會帶來一抹春光。

這算是我第一次真的和他接近，他拿着鉛筆在紙上輕輕地圈着圈，他更俏皮地和我聊天，但他卻一面在注意傾聽着別人的意見，他有時更供給給我點材料鼓勵我去發言。

印象是並不壞的，我跟他第一次真的接近以後。

第二次更接近。

第三次又進一步的接近了。

.....

然而，第X次的接近，他告訴我，他要離開這個機關，離開此地。

其實，每次真的接近，他都是俏皮的從西談到東，從南談到北，但是，就祇是他一個人說話，我沉默着，或者最多是輕輕一笑。

我覺得，我底小姐的尊嚴是必須維持，雖然以往不少次數我向旁人探詢關於他的一切，在我的尊嚴上也許會有些漏洞，但我覺得我必須裝成是好像不曾有過這樣的探詢。

在他底無人的談話裡，他好像很會尊重我的尊嚴，每當我轉到和我曾經探詢有關的問題，我驕地臉龐發熱，我偷看他一眼我恐怕我的秘密會被他的發現，但我看到他的眼睛裏流露着天真，他沒有注意我，然而我還怕，怕他故意裝成那個樣子，於是我也在這裏加上兩句無關重要的答話，然而愈加上了一兩句答話，我的臉就更透出緋紅，因爲愈是掩飾，我覺得就愈暴露了我心靈上羞怯的弱點。你這他故意裝腔作勢嗎？不會！那末你說他真的就是原來一樣嗎，又不像！我開始迷惘了，我覺得他是不可了解，由於他的表情，他似乎把我帶進一個夢中，又似乎把我趕到一個沙漠，我放大了胆子，逼視他那流着天真的雙眸，我在想，自己何必過慮呢？人家還不是一樣地安詳，一樣地滔滔不絕嗎？於是我反覺得他底眼睛閃耀着的光輝才真的可寶貴，祇要他的眼睛一轉動向着我，我便像夢中獨得歸宿，從沙漠裏找到綠洲，我的心頭放下一塊石，他沒有撞傷了我的尊嚴，我的尊嚴依然被封固在我小姐的外衣裏。

X X X

他真的要走了，前後才不過三個月，他在我們的那機關裏，得不到什麼；我從他那雙曾經帶我進入一個夢，也帶我到沙漠的綠洲底眼睛中，窺見了他內心的空虛和悵惘。

由於他那種和易近人的態度，他很有點人緣，同事們都表示惜別為他安排了一個送行的小宴會，那次，我沒有參加。

然而，我覺得我必需請他吃一次飯，不是覺得需要跟他作一次款款深談。

我的邀請，他沒有拒絕，而且，他欣然許諾了。

就在他頹行的前一天。

中午的陽光很美麗，洒在婆婆的樹葉上而從縫隙透入窗櫺，我坐在靠窗的那張椅子上，他的臉，卻面向着陽光。

暮春時分的天氣已經開始使人感覺有些暖意，他已換上一套顏色鮮明的春裝，東風輕拂着香樟，也輕拂他和我的臉，我看見他是更鮮氣撲人了。

談話裏，他的豪情還是一樣地激盪着別人的心，但，我卻更覺得這次的豪情，像醇醪似的使我陶醉。

「你不能不走嗎？」我輕輕地打開了我的心扉，讓我達成了這次請客的意義。

「我曾經傾注過我很多的熱情，我準備耕耘着我那曾經認為是理想的園地，然而事實給我的答覆卻……」他咽住了他的說話。其實，這也無須他再說下去，於是，我顯明了我對他的觀測沒有錯誤，熱情未滿的人，當他碰到逆

境，他的確會感覺到悵惘和空虛。

境，他的確會感覺到悵惘和空虛。

「那末，你不會運用你更多的才智，去克服那你認為是更多的困難嗎？」我也明知，年青的人，他們的理想是天馬行空，固於那定了型的環境裡，使他不能舒展他的才器，那是一種莫名的痛苦，然而我就這樣故意的向他發問。

「我知道，現是一條壓倒任何理由的大道理，正如有些長者憑藉着這點道理而責備我的意志動搖，可是，這是無可解釋的，或者，他們不是青年，他們更不是我。」他的豪情已經收住纏綿，天真的眼光，這時開始掠過了一層暗影。「我願意用我三月來的成績答覆他們對我栽培的盛意，而且，我也願意用我以後更多的努力，來說明我并不是持着年青人的意氣而表現着一時的動搖。」他繼續着說，豪情又把他的眼前的暗影衝破。

「你的心，好像有人說是爲了待遇太微薄了，可是？」我有意挖苦他說。

「我的家，雖然在遠方，但，不時還會給我一點接濟，况且，我還沒有一個需要我負担的太太，個人的用度畢竟有限，其實，所謂待遇，在我也滿不在乎，人家以爲我爲了這些而走，那好，由他們這樣去了解我好了，難道你，長着這樣聰明的頭腦，生了這樣聰慧的眸子，也會這樣的去想像我嗎？」他挾着了激情，嘴角也掛着天真的微笑，他明知我是有意向他挖苦。

「……………」
飯後，我們循着原路回去，沿着河邊走

，在水清着綠波，悠然地流，岸邊的柳條，已經從新綻開展眉了，乳燕掠過柳樹的梢頭，飛向波心，點綴了那春江的平靜，於是又輕翔上了碧空，更重復向那柳條穿插。

大自然的風景，使他沉浸在歡愉的享受中，有時他會吐出那前人詩篇裡的佳句。

「你不會覺得我們那個機關裏有一些值得你留戀的嗎？」我把他從幻想中拉了回來。

他沉默，但他又馬上的輕搖着他的頭髮：「有的，那當然會有，比方同事們善意的協助，熱情的幫忙。」他頓了一頓。「尤其是他們讓我能夠旁若無人地說着我想要說的話。」

「此外……………」
「此外便是……………」

我看見他忽然把那俏皮的而天真的眼睛凝神地注視着我，我趕忙把我的視線移向那有着蒼綠山頭的遠方，我還輕輕地吹着口哨表示着我有此一問是并無其他意思，對着他，我就常常以這樣的神氣爭取我的尊嚴。

離開了河邊，繞過山旁的小道，那是我們走向辦公廳的一條捷徑。

杜鵑花開得很盛，山前山後，紫紫嫣嫣，在陽光的普洒下，杜鵑花爲山頭趕走了岑寂。

「謝謝你這番厚意，我將對這一次的談話永誌不忘，能夠看透了我的心願有你有，然而，我卻怎樣答覆你這一個天真的知己？」他說得很莊重，我從來不曾看到他的臉部有這樣的表情。

他摘取了兩朵杜鵑，爲我插在外套的襟頭，他更把他那顆最寶貴而今天也正在他衣袋

口上閃光的小章除下，爲我伸着那襟頭上的杜鵑花。

杏無音訊地，他一去又已經幾個月了；小河裏，夏涼代替了春潮，山頭上，山茶代替了杜鵑。

我的確對他有些懷念，我明明記得，那天他爲我把杜鵑花綴上襟頭，他那顆天真坦誠的心都會經全部交與我。

然而我反覆地自問，小姐的尊嚴是不許人家冒犯的，你懷念人家，人家未必懷念你，縱使他會對你懷念，爲什麼者是不會給你一點訊息？那末是自己紆降了尊嚴去先給他一封情囑？似乎更犯不着！因此每當懷念浮上我的心頭，我便很快地把它抹掉，我獲得了一個結論：爲了保持尊嚴我便不能對他表示點懷念，假如對他表示懷念，我便喪失了尊嚴。

襟頭的杜鵑花早就凋殘了，我記起我曾經很小心地把它壓在我那冊常翻讀的書本上，而且，當我尊嚴的意識剛好旋過我的腦海以後，我會很自然地翻開書本的那頁，去看看那雖然已乾了但還連結在一起的殘花。至於那襲青衣，曾經有他溫情而且天真地爲我佩上一顆紀念章的，季節變換了，我仍然特別愛惜地把它掛在衣廚，那顆章，我始終沒有把它除下或者把它的位置移動，原因是：那會引起我溫馨的記憶，是他曾經如此這般地爲我裝飾的呀。

我放不下，但我又偏要放下，這樣，春潮又一次湧着春潮，江堤的柳條又一次抽着新綠。

他有一次帶着滿面春風回來。

我料到他將會訪問我，預先，我把那襲掛在衣廚裏一年而現在又穿着的春衣故意深藏，那顆精緻的小章依然原封未動地伴着我，我看了再看，一年的懷念，我知道那裏會磨平了，我小姐尊嚴的鋒稜。

他沒有來，一天又一天。以爲他已經走了，我的尊嚴又被他嚴重的損害了。

春夜，大地透發出溫馨的氣息，蟲聲已經穿過了窗幃，透入了我深闔的羅幕，春風輕盈地迴弄着林木，山後微微漾着松濤。

他忽然地來了，像一匹經過了裝飾的野馬，是那末豪情，是那末放任，天真仍然藏在他的明眸，俏皮仍然掛在他的嘴角，但是舉動却似乎比去年更粗獷，談吐比去年更有力。

我其實是且夕盼望着他的到來，然而，我又好像滿不在乎於他這一次的訪問。「工作比去年這裏的會更使你滿意？」我祇淡然一問，靠着衣廚，沒有請他坐，也沒有旁的甚麼招呼。

他卻毫不客氣地坐上我的兩沿，但是，他又會經小心地爲我先推開那張舖被。「還不是這樣，祇不過更實際一點就是了。」

「那末你不會又想離去吧？」
「不會，除非有一個人能夠給我溫馨的召喚。」

「那你也許是想回到這兒來了？」由于一年對他的懷念，我個口而出，但是，說了以後

，我臉上突然覺得有點熱，我知道這句話我原是應該保留的，於是尊嚴的漏洞使我有對於口不擇言的後悔。

他突然站了起來，而且粗獷地走到我的身邊。

「你是說，你能夠給我溫馨的召喚嗎？一年了，一年來我就是等候着這句說話。」

我沉默，我重復振起我的尊嚴。「給你溫馨召喚的人多着，用得着我？而且，我向來也不懂甚麼叫做溫馨，你需要傾聽溫馨的召喚，向我這邊來，何異於走向人跡罕至的南北極？」我遠心地說，但是我的臉孔裝着不可逼視的尊嚴，這是冷酷的尊嚴，會扭轉了溫馨的春夜。

「我不管，我祇會向人生發掘，我會用最偉大的力量，用我心頭熾烈的熱情，夷平了崎嶇，燒融了冰雪，從那條沒有人行過的路，去叩開那重重封固的人性之門。」他豪情奔放得一如昔日，而且胆量也比去年來得更咄咄逼人。

「不過，我並不是走到這裡，那樣的一個小天地，將不能維得住我的天馬行空，假如真的有人會給我溫馨的召喚，那我會披着溫馨的慰藉，揀着那溫情繚繞所發自的那個人，衝出雲霄，飛到更遠。」他愈說愈興奮，話語上就更顯露出文藝的風格，音調上也更顯露出粗獷的天真。

他的說話一直衝擊着我的心扉，沒有休止，而且一步一步的向我逼得更緊了。本來，這樣急攻，最容易引起了小姐對於心扉固守的疲

勞，那末，疲勞的襲擊下，守勢的那一方面，便祇有敞開大門，讓勇敢的人們邁進。

我沉默，我讓他說下去，愈嚴強化了我的冷酷，冷酷提高了我的尊嚴。

忽然，他也把他的說話停住，目光充滿了期待，我再度窺見他虛誠純潔的心。

「溫情，愛，在我看來是太深奧了，我不懂，或者，在目前我感到對於它的需要！」我又第二次違心的說了，這是高度尊嚴感所昇華，說得非常堅決，好像就不會經過考慮。

一番大道理於是又從他那善於辭令的口吻寫出來，我知道我是辯他不過的，他還引了許多古今中外的故事作為他那套理論的佐證，這確使一個不得已而沉默的人深深折服，我實在是有點愛他，愛他的天真，愛他的吐屬，愛他的坦誠，愛他的勇敢，……尤其是愛他那經過一年來對事業追求的熱心和才調縱橫的雄風猶在。

祇是小姐的尊嚴，使我更加迷惑，我不肯就這樣地把法相莊嚴的外衣扯下，我要磨折一個人，我要從這裡獲取我以前愈嚴底鋒稜的損失。

春夜本來還帶點春寒，加上我的冷酷，空氣彷彿有些逆轉，蟲聲沉寂了，松濤陣陣，顯得益發怕人。

「那末，你是永遠不會接受我這一片丹忱的了？如果有那末一天，你感到需要，你會告訴我？不，給我一個暗示，給我一個遙遠的召喚……」他說到「暗示」，我驀地覺得慚愧了，人家的一片純真，坦白而且勇敢的

吐露，我為什麼不能一樣坦白而勇敢的接受，並不是我不愛他呀，偏要讓他去找尋曲徑，去期待暗示，我的尊嚴已獲得無上代價了，冷酷而跡近殘酷，那是已經倒退出了人類的境界呀！

他一再重複他的說話。

「唔……」我堅不吐實。

他凜然地走了，我不知道他沒有流淚，真的祇似乎發現了他那天明眸像蒙上烟雨，他還道一聲晚安，我很不安而又似乎是近於自然地跨出門檻，轉向我點一點頭，眉月的微光下，他外衣的襟前又有一點不是屬於機關章章的那一類小標記在閃爍着。

他走向蟲聲稀疏的那邊，山城的市區，微黃的月影，襯出了模糊的輪廓。

又一樣地不曾給我一點消息。

我懊悔，我疚對於尊嚴的過分使用。

本來大可以先給他一紙郵箋，然而我還是倔強，我到底把這一着保留。

當西風扇起了林表的秋意，鴻雁一隊隊的飛過天邊，楓葉經霜，黃花競秀，蔥蘢外，到處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從那個地方，他給我寄來一點土產，在包裹上，我認得他那遒勁而活躍的字跡，我聯想到，這包裹也許還是他親手包裹寄發的，我不忍破壞了那包裹的完整，同時我怕打開了那包裹以後，那迸發的熱情又會使我對於尊嚴的歉疚。

但是沒有其他的片紙隻字，這才怪，又是像我這樣一個倔強的驕子。

我沒有給他回些什麼信息，沒有表示多謝，甚至沒有表示對那些土產收到或者不收到。

第三年的春天，他沒有再來了。

我對他，仍像往時一樣地作着「地下」的懷念。

祖國空前的勝利，我回到我原來的老家。家裡的排場，自然比往時闊氣得多了，父親以前是駐外的使節，奉調從海國到首領，年來是星散在各地的家人，也一一重聚了，十年前被提時代所憶得起門前的冠蓋，現在又重復出現在眼前。

「多年不見的女公子，如今已經亭亭玉立了，她具有父親一樣莊嚴瀟灑的風度，她具有母親一樣端麗慧淑的儀容。」在母親的贊賞中，我常常被人這樣地對我底母親稱譽。

「這將會是誰家哥兒的佳婦呀！」有人又這樣地背了我的面在私議。

環繞在我的周遭，我發現了不少年青異性的人們底「企圖」和秘密，然而，我底心扉還是關得很緊，在這樣一個環境裡，我對我的尊嚴是使用得更過火，過火並不是沒有好處，因為尊嚴不再發生漏洞了。

他又出乎我意料的地到來，消息杳然地過了道長的歲月，雖然真實的情況我是無從獲悉，但道路傳聞，說是他周遊也環繞不少小姐在角

逐。

我以為他會已經忘記了我，在應接不暇的情況中我何嘗不是一個現身說法者。

他不待我的招呼，已經自動提起茶壺倒茶，打開盒子取烟，脫去外套……就好像在自家裏一樣。

而且在談笑中更發揮了他高度的豪情，眸子不改天真，儀容不減昔日，或者說，一切都比以前更洒脱了。

我沉默，讓他侃侃地談。

從工作說到流播，從別後說到今天……然而我卻從中間撈截了他的說話：

「一年多已經有了溫情的召喚了吧？」

「沒有，環繞着我的小姐我都覺得庸俗，而且，我早就立下一個心，我祇需要我所需要的那一個人。」我沒料到他的率真到如此程度，這可使我啞然了，可是，我臉上馬上浮起回到老家以後學到的更高度的尊嚴。

「一年多來，我就是時候，我等待着那帶我到光明的暗示，所以我是加倍地對工作傾注努力和熱情，我不但企圖答復一般長者的厚望，而且我還期待着那一個底溫情召喚的到來。」他點上了我那備備着款客的烟盒裏的香烟。

我偏要想支開這一個問題，我要對他作更深的磨折。

「你幾時學會了抽煙？」

「一向就會，一向就在學，因為香煙曾經使我了解了更多，也使我努力得更積極，比方……」

我知道他又會從這個問題轉到原來的中心去。

「不，我不要再知道這些，關於你的了解，你的努力，對我有什么關係？」

「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嗎？我和你……」

前。

他意外地沉默，我也沉默，沉默延長了幾分鐘。

他披上外衣，外衣的襟上赫然又是那一個的小徽章。

「怎樣？你想。」我問。

「走，我怕冷！」

他再來，一樣他有談有笑，他忘記了上一次的「冷」。

每一個機會，他都充分把握，而每一個話題，他總巧妙地轉到他的「中心」去。

對於這些，他是更聰明了，他好像從一年多裡獲得很多這一類的經驗。

「向小姐追求我學會了許多，一年中間，我看見我不少朋友爲了這一個問題顛倒了，陷進了深淵而不能自拔，但是我並不怪責小姐們的殘酷，我祇惋惜那些焦頭爛額的朋友缺少勇氣，不夠高明！」

他的話好像跟我想像的線索配合，其實，幾個年頭來唯一能夠攫取了我的心的祇有他。

「不過我總是把我的談笑移到事業上去，我知道我不能幫助朋友們去成功，而我自己，也根本不去作冒險的嘗試；我曾經自己低徊，

世界上懂得我的祇有一個人，因此我便祇有集中多年的力量去作一個虔誠的貢獻。我不敢動用過我那累積力量分毫，雖然有些小姐也會垂青過我，我避開，我用我的尊嚴來尊重她的尊嚴，她們也自然而然地在友誼的關係上和我保持着正常的往來，憑着了善意的協助與帮忙，我和不少小姐成爲了事業上的朋友。」

那些說話在我聽來却并不多餘，因爲我真正需要知道他的生活的情形而去窺明道路傳聞的正誤。

「我覺得我的力量，以至一切，現在需要向懂得我的那一個個人來貢獻了，我希望這不會像我那些朋友似的扮演着不高的角色，你會同情我嗎？你……」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不能夠！」我的尊嚴還不肯讓我坦白。

「爲什麼？」

「沒有什麼。」我頓了一頓。「你把我看成你那些女朋友一樣，做一個事業的朋友，我可以給你任何的帮忙！」我又違背了我的心。

「我需要你爲我作核心的帮忙，因爲那些我祇看成了是外圍組織。」

「不能夠！」

「沒有及慮餘地嗎？」他問。

其實我何嘗沒有考慮，我暗地裡笑，我已經考慮過是「你」呀！

「我不懂得及慮。」我站穩我的「立場」，答覆得很不客氣。

「那末我代你考慮，好嗎？」

「你怎樣考慮？」

思 想 的 變 遷
 社 會 的 變 遷
 心 靈 的 變 遷
 這 是 如 何 的 變 遷
 的 甚 情
 情 大 才 是 偉 大 的 才 能
 五 卷 四 期 五

「考慮的答覆是：『你還得努力點，勇敢點！』對嗎？」

「你在說夢話！我不高興聽！」我搖着手，然而我的心在似乎使我手上的神經麻木了。

「小姐，你高貴！」他低頭玩弄他襟頭的小章，然後抽出手帕，又把手帕重放入口袋中。

他走了，「高貴」兩個字在我的尊嚴裏覺得吃不消，他臨行！我沒有站起身。

家裡的人，都為我的冷酷而替他難過，我也回想，像他這樣一個人，不應該使他在社會上碰到難堪的遭遇。

同情他的我底家人，都鼓勵我去愛他，因為上兩次的會晤裏，他和我的家人混得很熟，而他那種不亢不卑的風格，落落大方的舉止，早就使家人對他有一個非常好的印象。

「這些事，都不是你們所知。」我爽直地答覆了任何鼓勵，其實，我也何須別人去鼓勵呢？

X X X

勇氣真是令人嘆服，他好像愈戰愈勇地又顯然光顧。

「我不許你再跟我說那些，對於你的來我是歡迎，但我卻不能不有所聲明於事先！」

「好，那末我們談些學問的問題吧。」他也豪情不弱。

於是他從天文到地理，從中外談到古今，

從哲學談到文學，從音樂談到藝術，從做人談到做事，從處世談到讀書，……他可以說是相當淹博，雖然或者算是皮毛，但道理他卻說得洋洋洒洒，在工作需要上的運用，他似乎已經綽有餘餘了，可不是嗎，我會經讀過他的文章，我也會經目擊過他在嚴肅地工作。

興高采烈地談完他就走，他臨走問我：

「今天對你是絕對聽命了，你覺得滿意了吧？」

我為他親自開門，然而我卻憐惜他，對於這一次的，「愛情攻勢」他是沒有什麼收穫。

柏油道上的電炬，拉長了他的身影。

X X X

「你真的不需要我底『核心』的幫忙嗎？我之請求於你，或者也就等於你將來需要於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他，他就這樣跟我毫不客氣的說，天真熱情，誠摯，勇敢都一發在他雙目中表露。

「苦果我嘗得多了，請你別再來這一套！我裝成很有經驗似的仍然把我底尊嚴視作無上的神聖。」

「那末，我保證，我提出一切力量，一切表現，以至我的生命來保證，使你永遠快樂，永遠不會嘗到今天或明天的苦果！」

「多餘！」我太決絕。

「即是說：我不配，是嗎？」他天真的眼睛，有點頹然地失了光芒，我真想馬上給他一點溫情慰藉，他繼續說：「也許我的勇氣過分透支了，我的努力變成過猶不及。」我淒然於

他的嘆息，我看見他的豪情在我的折磨下底幻滅。

我想去挽救狂瀾於將倒，但竟地我又記起小姐必需維持的尊嚴。

「小姐，我應說祝福你，你本來有着一顆善良的心，願你有一個燦爛輝煌的遠景，我也具備着同樣的心腸，但我已向一個我以為他了解我的人交付，那，我現在決着的不是一顆心了，而且一片空虛的秋意，不過，假如有一天你還想到我，請你拿着你那顆善良的心向茫茫人海中召喚，我在等候你，我也許會應召馳奔而來。」

到了我的家門，我的臉色沒有改換了個強，尊嚴的冷酷，也許還是非常怕人。

他為我按响了門鈴，他不顧而去，襟頭奪目的小章，影上他的臉龐，他回復了憂鬱後的豪邁，他開着大步，走得是那末天真。

我想把他喚回，但我提不起勇氣。

X X X

以後，他沒有再踏進我家的門檻，我們家裏，再也不聽到他豪情的談吐，天真的笑聲。我再沒有遇着他這樣一類的人。

一年了，寒冬使大地顯得異常肅穆，我的懷念，時時打擊着我的尊嚴，我也曾作過內心的召喚，他真的會知道嗎？

聽說他隨了一位他的世好赴東北，他的父親也在那裏，怎樣使大地早日春回，讓春風為我把尊嚴的割白向那遠方遙寄。



雙叉 燕火 笈戈 長篇連載 魯 深

第十六章

幾天來，韓聰爲了媚媚的事，想了很多，終於開闢了思想上一條坦途的道路！就是，他最先想到，自己現在所受的痛苦與煩惱是爲的什麼？是爲大眾呢？還是爲了自己？是爲許多人的幸福而痛苦呢，還是爲私慾而煩惱？它的意義是什麼？爲什麼你是一個文化工作者，幾年來在戰時的大城市許多人目爲的筆戰士、筆部隊的領導者，回到了廣州，就這樣把重於黃金的時間浪費在男女戀愛的上面？你想做少年維特？你想做阿芒？現在抗戰是勝利了，可是建國的工作，比抗戰還格外艱鉅，責任更加沉重呀！有些人在抗戰時受到了因戰事影響的流離顛沛的辛苦，在戰地裡走了一二遭，像貓哭老鼠般憑吊了一回，到了現在回到了收復區，就稱功稱勞的，說是在抗戰期內捱生捱死，打生打死，大言不慚地說都爲了你們，彷彿抗戰勝利，都是他爭取得來的似的；你韓聰對於那些人不是認爲很可笑，笑他是「吃抗戰飯餵勝利屎」？現在許多事業不用心幹，文章不寫，只是日以繼夜的爲了雕琢愛情的玉宮，而痴迷沉醉！玉匠他們爲一件藝術品而耗心血，還可以說是爲藝術而藝術——畢竟還是藝術。是藝術便有它存在的價值；而你爲了媚媚，你能說是爲愛情而愛情嗎？況且你自從離開大學的校門，在社會上也幫助人做了一些事，立了一點小言，現在到了三十之年，爲什麼不在應當與不應當上設想，去充實學問，把你的生命力去推翻不良的制度，意志去開闢理想的新天地，創作力使你的靈魂解放，——光像大海中的燈塔，給許多夜航者做眼睛？媚媚是你唯一的希望？是你最高的理想，是你靈魂的油還是電？韓聰呀，你瞧見過墳墓吧？你瞧見過骷髏吧？瞧了墳墓想跟它親善，瞧了骷髏想跟它擁抱的，是黑瞎呀，是幽靈呀，是野獸呀，也是鬼魅呀！媚媚與你旋週說不定就是想誘你進頹唐的墳墓，她的身體就是骷髏，她的神秘，飄忽，就是鬼影，燐光……你現在認爲痛苦的，在有識之士認爲可笑的愚笨，並不會垂憐你，也同感痛苦；你應該爭取至高至上的幸福，不該去承受至低至下的痛苦！就不該爭取到它，也應該承受至高至上的痛苦，不該企圖無聊無謂的幸福呀……

及後韓聰正想下一個決定：跟她斷絕來往！

「愛情最猛烈的苦劑，是愛的歸還！」尼采在朝霞的語錄裏這樣說過。「愛的歸還」的確是猛烈，韓聰他的心靈也顛抖了。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事。」他又想到了一句格言；農人們一年之計在於春，在這新春，我應該要治療這種富貴病——耗財，失時；

風流病——損精，勞神。現在，不明她的家世，和住所，只要請媚媚今後不要再來，她不來了，不是什麼都一乾二淨了嗎？

——不要再躊躇了，不要再遲疑了！你自己以前不是對朋友說過，遲疑贖願生命的劍子手嗎？決定吧，快點，快點決定吧，還有什麼不能取決的？韓聰好像哄小孩子般的心語這樣說着。

他不能取決，不敢決定，這是他心的宣言，怕對千萬人宣誓了成爲鐵案，不能取銷，不能推翻。

結果，他認爲自己的理智太懦弱，只能規勸朋友，不能規勸自己；也只能在別人的事件上下斷語，不能在自己的行爲上取決斷。

一天下午他從歡迎某要人的集會回寓，厲安邦一瞧見他，便歡喜得什麼似的，掏出一封信來不住地揚着說。

——信，信，信。家書抵萬金，情書我不識形容了。

那時厲安邦和鵬程社的職員正在吃飯，大家都笑起來，想到韓聰元旦的晚上醉後的痴情話，七嘴八舌的挖苦他，弄到韓聰百口莫辯，紅着臉孔，只是說：得啦，得啦！用貓捕鼠的速度走到房子裡去了。

他拆開了封口，裡面還一封，夾着字條兒，她寫的：本來是打算寄出的，要上郵局時，有鄰人到××市，於是順便托他帶交，因為這樣可以比郵政快一點。

快一點，到底裏面有什麼要事嗎？他再拆開，瞧見是用紅墨水寫的，不由得一陣心慌，移到窗前看下去，她寫她在孤燈寒影下，無限悲苦，拿鏡子照，覺得很憔悴，於是哭了，又不敢揭聲，以後在床上用被子捲着他，作為他在她的身旁，越思越想夜越長，夜越長也睡得越多，時鐘敲了三下還沒有入睡，霎時間見他和他一塊，非常快樂，到天亮醒來，才知是夢，枕上濕透了一大片……

她又告訴他，起床後臉沒有洗，淚痕未乾，又找不到藍墨水，於是就用紅水寫，不過用紅的是斷絕或法官審判案子時用的，是得罪人的，請他原諒；當作吉慶，快樂的顏色來看待……

接着又是寫那天的喜劇，同時還亂猜他是跟第二個女朋友遊春，忘記了對她的約期。又說他有許多真心話要說，良機已失，以後恐不再來。

原來她要對他說的話，在下面又說了！她的父母近來瞧見她做事心緒恍惚，懷疑她有了情人，接着才把她很久以前已成事實的婚事寫出，說是近與她擇了一個男子姓楊的，（韓聰讀至此，心一跳，差點子就跳出口來。）年紀廿四歲，增城人，他的父親在縣城開一家米機，向來生意很好；她的父親亦在增城做生意，與楊家的米機鄰近，時到她父親的店中，邀同上酒樓，傾談生意，多年交好，默契甚深；她的父親見楊家兒子誠實可靠，便允將她相配；父親好久以前曾對她說，她說不願意，父母大聲教小聲勸了一番……初四那天，那姓楊的男子從增城來沙基訪親，又到她家拜年，請父母到陶陶居喝茶，她也不得已隨同前往，提起了婚事，解釋了很多，結果已依父命暫已允願……

文壇

以後又向韓聰報告的：她的母親說，今年夏季兩個住期成婚，又重複說家門不錯，人也蠻忠實，回到家又勸她，及後她走到房子裡，祇是哭……

「唉，韓聰，我怎樣跳出那苦海呢，你是我知心的朋友，任誰人我也不肯說我心裡秘密情事出來的，而你是我最親愛的朋友，所以一切都說出來，然而，你時時來信都責我不愛你，冷淡你，你是那麼多疑的人，是真的愛我，還是戲弄我呢？聽哥，難道真要死給你看了，你才相信我愛你嗎？——我跟你隔得遠遠的，如我自殺了，屍蟲從蛹中蛻變為蛾，飛撲環繞在你的燈前你還不知道呀！」

唉！唉！我怎樣做人，我心裏是創痛如刀對豬肉一樣，我真的會死去的，所以特地執筆寫此信來問你，你有什麼辦法解除我的束縛麼？茲有問題數則，請你想清楚後即答覆我：

1. 我依父命口已允願，這是緩兵計，應如何處置？
2. 我失身的秘密你知道了，對我是怎樣的看法？
3. 你如有家室，假使家人知道了會怎樣？
4. 愛情絕不是爲着鈔票，但是它不能不靠它維持生活，我們的終身你能解決嗎？
5. 我與你的一段戀情，從未對父母說；要說呢，還是不說？

心事亂如麻，如麻的亂心事。最後祝你

新年快樂樂樂——並望勿因快樂而忘記了答覆！

韓聰看完了，馬上便執起筆來要寫覆信，但是，那一趕快決定斷絕來往，彷彿是個頑皮的孩子，在他的背後想偷拔他的筆。這是最好的機會別理她，別理她。讓她去失望，失望必然不會再想起我，況且她已「依父命已允願」，既然是如此，也一定要讓她的允願去成事實。愛情這東西

媚上 月 日

最後，他希望能指在指定的時間下午七時到來一叙。

他寫完這信，覺得心情硬朗了許多；她爲了要把心情更硬朗起來，一個月以前從朋友處探聽到在粵北時和歐陽小姐一段戀情——一段慘史。趁這機會一併掃除淨盡，看看餘時間還不夠十一點，於是又繼續再寫。題目叫「硬朗的心情」。附標題是「——寫給歐陽」。

從一位朋友處，得到你的行止，知道你在××縣立中學教書。想到現在正是假期，照例，在這些日子裏，任教的老師和同學們都回到有蜜味的家園中去盡情地充實佳節的歡娛了，是以，我本來馬上就要寫的信，也就在預料到會遭阻滯而延擱了下來。

前些日子，曾在文德路碰見了你有一度跟她來往得很密的黎太，她叫喊我並且湊近來詢長問短，我討厭這長舌婦，淡然漠然的沒有和她說什麼。前幾天，在××戲院又遙望見了你的女友梁姑娘的大姐和妹妹，也沒有交談，只彼此眼睛不想開視，順便看了幾眼就算了；但是，我又暗地裏知道她們向我打量，以後便細語地交談着，大概瞧見了我依然是一副寒儉的模樣吧。

××雜誌費了好大的精力，才使它復刊；以後會站得穩足繼續出下去；想起過去，我們會合力支持，才得維持三年長的歲月中最後期的艱苦，這段流汗流血的歷程，我是會忘記感激她的。

一年多來，我走了好多冤枉的路，受過了好多波折，由於心緒的徬徨，寫作很少，自從那部散文集出版以後，其他的小說，詩歌都沒有交給書店出版，而且那些稿件和幾筆書籍，畫冊，歌曲，都在××淪陷時丟光了，想起來委實痛心！

現在，又和朋友们組織較大規模的出版社，準備有計劃的出版一點文藝叢書。我沒有投資，只付以我的大部的精力算作「股本」，以前我很積極地又很自私地希望自己的建樹，現在覺得幫助朋友成功也是很高的快樂。

談到工作崗位，我一貫的不折不求，不營不鑽，古人說「樂道安貧」，我很羨慕這種風度。縱然在你的眼睛裏我是不顯亦不達，亦許是渺我不足道，或許見得我很消極，不過，我覺得在小而表現大，才是光榮，在大而表現小，那是一樁莫大的恥辱。

想起你以前曾對我一度錯愛，瞧見我那麼貧寒，給我做一套棉大衣，它仍護着我過冬；爲我買咖啡色的領帶，現在仍配結在胸口，自動贈給夏布恤衫，雖已破爛仍還貯存在箱中……把它們當作友情的珍品。

是的，在那個時候你對我確是純然有一種友愛；不錯，那些物品確是出乎心願授受極值得留念。唉，現在，一切都如夢如烟，如烟如夢的不堪回首！唉，現在，一切都刺心刺腦，刺腦刺心的不忍重提！

以前我是太糊塗你太認真了；現在我又認爲我太認真你太糊塗了。

去年回家，聽見母親已老得不成樣子，要生的又不斷地墮生；而素志未酬，負累日重，功名不成，青春完結，雖然現在還是壯年，不久老年又至，背人背己，負國負家，往往無心培成惡果，到頭來還是自己含淚吞明；在芙蓉山前狂妄的誓盟，夢一般的渺茫；二公里握別時的期許，亦暮烟一般的流逝；我們會有一段戀情，會有一場慘別，莫非前定？莫非前定！

滾開吧，那些往者的舊事！——在創痕上剝下的結疤！

我所歡喜的，你能以你的唾液，你的心血，爲一般青年學生傳播福音，而我亦仍還以我的清白的靈魂，高尚的人格，幹我的事業；雖然懷抱不同，途徑各異，而爲人謀幸福的目的，則是一致的。

已然大家都認識了意識的差異，認識了罪惡的真實，我既不過如此，而嬌也是這般，今後，清醒了的心，自然不敢對你重萌一絲私念，而你也決然會全部放棄對我的眷戀，我願意寂寞，孤獨下去，讓我笨拙的身手認真地做一番工作；不聰明的腦袋，去思考未來怎樣的策動。

現在陳在我眼前我的工作很多，等待我去找尋、發展的事業更多更多，還有要憑知慧學識去研究創造人類新生命的啟示，亦極需要我們趕緊

去發掘，以前我要求伴侶，現在却要徵求廣大的伙伴。願我們今後分頭努力，希望將來彼此都有點成就，別啞了英年時代，鑿鑿的生命的金鑿！……

時間已是第二天一時差五分鐘，韓聰覺得自己似乎已脫胎換骨，然而心裏如俗語所說：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預備媚媚來時，用嚴厲的臉孔，和莊重的言詞，呵責她，使她誤會，這誤會自然不能得到媚媚的原諒；不原諒，定然負氣；負氣必然憤怒，憤怒無疑是發生惡感演，下去，以後不會再來了；她不再來韓聰又不知她的住所，這樣不是就斷絕了嗎？

——對，對，對，就這麼辦吧！同時他自己安慰着不寧靜的腦筋：不要想它了，不要對她胡思亂想了，夜長夢多，就這樣決定吧。

媚媚常常不聽韓聰的叮嚀，他的腦子更不服從他的命令也反抗起來。意識上下了一道命令，「會形同具文，思緒又在搗亂似的亂作主張了；於是再下一道命令，不准想，不准想。一時稍為斂跡，但那意志的佈告紙上香糊未乾，一轉背，又給那蠢動的感傷撕下；它，——理智的主管，復下令偵緝，而偵緝的理性人員又從中作梗，貪賊枉法，演成賄賂公行，攪到連他的自信和控制力完全崩潰了……所以到了四點鐘了他仍是醒着。

——不對，不對，不對！現在還沒有到這個時候，不能操之過急，假如因為這處置過於猛烈，女子的感情無論如何比男子都要聰弱的，媚媚是女子，如果聽打算當然沒有什麼；要是受刺激太難過，為這事而自殺對自己恐怕不能擺脫這種罪案吧；如同到家去，死前留一封遺書，這是很普通的；那遺書上定會提到我的名字，况且過來已寫了八封長信給她了，在任何一封信裏都可找出我的犯罪的行為來，這是要負法律上的責任的；——我雖然不是怕犯罪，狡卸這案件的担子，實在是為了她而即當入獄，太不值得了。現在，不是希求彼此不相往來嗎？為什麼要用這嚴厲的下策？假使到了我這裏，那更不用說了，自殺和被殺更不消說逃不脫法網。「唔！——韓聰叫出聲來，媚媚有一次到來，俯在窗檻上，不是嘻笑着問過他，你想想我敢不敢從這兒跳下去！唔，唔，那還了得，當時雖為她萌轉生之念教訓了她一頓，說得大家笑開了，而將來有一天她在我的行為與言談中受了最大的刺激，一種真勇的懦弱，會使她輕生；懦弱的真勇，會促使她去就死。……」

——天亮了，天亮了，韓聰敲開澀痛的眼皮悲哀地嘆息着想，我的愛情，我的事業什麼時候天亮呢？

——他常常聽見許多人借黑暗來象徵痛苦、卑劣、強權不合理、舊制度、惡劣勢力……以光明象徵歡樂、真誠、自由、正義申張，得到勝利，自由，解放……說的是黑暗過去，就是明天，就是光明，這象徵，錯固然沒有錯，但是並不絕對，不像天體運行；因為天體運行是絕對的，自然的，必然的，而人為的是有可能的，不一定的。比如貧窮的人家，因為貧窮兒女沒有受高深的教育，又住於窮鄉僻壤，和窮人家嫁娶成婚，窮年累月的勞作，僅能維持生活，或許老在飢餓線上匍匐着，掙扎着，喘息着，往往一代二代，十代八代仍是一樣貧窮，始終是住在黑暗的年代，得不到榮華富貴，飛黃騰達，不像暗夜和黎明，春夏秋冬長短雖微有不同，只消有一張光黑表一個錶，便可以很準確地計算無誤。可以生以待旦，或枕戈待旦；而人世間的不特不能坐待，更不能臥候，要配合時機，用學識經驗種種武器，仍須要策略，運心絞腦，而且還不一定可能達到。是以不斷的努力才是人生，不斷的奮鬥才有幸福，——是不是可以有呢？仍然是非常渺茫……

他越想越沒有把握，不過他得到了不成結論的結論：仍然是幾個抽象的名詞：努力，奮鬥，教育，創造，……

——教育她，創造她！萬不能打擊她，隔絕她。隨即又自責，你的痛苦是自尋的，她不是說過，永遠做個精神上的朋友嗎？為什麼其他朋友，甚至交上了十年的，你也不會為他煩惱，為什麼却要為她就焦灼，失眠？都是自己心術不正，胸襟狹隘，自私自利的緣故……

那天，一到辦公廳，因為公事不多，核閱蓋章，叫工友送呈後，就開始寫第九封信給媚媚：

我再讀你的來信，眼睛在娟秀的字上跳躍，興奮的情緒漸漸飛昇，升到天空，升到雲端，星星像你的媚眼，月亮像你的笑臉，那知以後寫的像一陣狂風，一場暴雨，不特我不能跟星星接吻，和月亮擁抱，且淋得我衣衫盡濕，由腳冷到心，甚至吹折翅膀，一個筋斗跌將下來，滿以為我骨頭斷碎了，血肉變為肉餅肉醬了，等一會甦醒了，我知道很平安的坐在靠背椅上。

哈哈……我放聲大笑，笑得真明朗！

憶自重逢以來，我又開始寫日記，料到將來會有一場悲劇，至少會有幕痛史。於是，我在日記冊上橫寫「心的血滴」意思是我的心血的作

品；有一天我參演了悲劇，我又可以對朋友說這是「滴血的心」是受了重大的創傷，到現在心還流着血。

昨晚我想了整晚，打算一切問題不答覆，因為妳應允了。——妳應允了，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今天，我可以寫了。

一、妳不會哭的，或許是笑得最狂時眼晴流出甜蜜的汗來。

二、我雖健忘，可還記得，當龔、李兩先生認識了妳以後，妳來時不是說過，所以，妳剛「略知」，隔兩天便「議婚」，不半小時才會「暫

已允願」，現在想來，前因後果，遙遙相對。

三、要我教妳跳出苦海嗎？嘻嘻，妳要到幸福的樂園中去了。夏季，這是佳期呵！在穗舉行婚禮，以後回到鄉間去消夏——渡蜜月，呵！荔

子樹又濃又蔭，串串鮮紅的果子掛在枝頭，多美麗好看呵！妳和X先生，一對新婚佳耦，在荔枝園裏找最陰涼的地方坐着，談情說愛，飲

一二瓶沙治汽水，喝完後，採些荔枝，剝出又厚又白的瓢來，妳說：「心肝，它白得像雪嗎？嘻嘻，吃了它吧！」X先生說：「妹妹，妳

吃吧，好甜呢！皇帝聖上也爲它垂涎呢！」於是，妳咬左邊，X先生咬右邊，於是「X」起來……媚媚，這是詩的人生，詩的愛情，令

我艷羨之至，妳說是苦海，那真是太會笑說話了。

不過，我沒有見過X先生，他如果是詩人是幸福極了。

大家是朋友，我提供一點給妳參攷：X先生受了高等教育嗎？離開了父母機器，可能自立？我常見百萬家財的富家子弟，轉眼變爲窮漢，流

浪街頭……我是個寒士，不過我不輕薄自己，勝我百倍的很多，在妳的朋友中，恐怕只有我一個！

第十七章

妳不久將遺忘的朋友 X月 X日

一個人，尤其是女人，當年紀小的時候愛依偎父母，到了中年的時代便熱戀着愛人，到了年紀老了，往往又懷念着兒女了。父母之愛，夫妻之愛，對兒女之愛，是那麼相近，又那麼的相遠——相近的是愛父母是純「真」的，愛愛人是愛「美」的，愛兒女是至「善」的，總之，都是好的；不相矛盾。而不相同的是：兒時的愛是希望父母更慈愛，更疼入心；追求戀人的愛，是祈求愛人的帶眼，更多的溫柔與甜蜜；而老人之愛是叫化子的乞憐般的心情，渴想得到多餘的施捨與撫卹，所以，孩子時最大的痛苦不過時失望，中年時最深的創傷，亦不過是失意，而老人往往對於不可補償的悲哀陷於絕望。——失望容易忘記也還容易安慰；失意尚有辦法消除也有辦法鼓勵奮起；而老人的悲哀則往往不能排除，絕望往往使他致死……

且說廣慶的母親，自她去後，最初是探聽那天開出的省港渡有沒有發生意外——因爲復員以後，在珠江下游及沿海附近，戰時給敵人埋藏了許多水雷，恐怕掃雷的工作不甚徹底，會發生有什麼不幸的意外；再者接收敵人的船隻，也多數未經好好地切實修理，航行起來，容易發生毛病，就是中途沉溺，也數見不鮮了；再者中國人的駕駛技術不夠高明，往往夜間航行，易出亂子。不過，那一次廣慶乘的那艘是航行內河，安然抵達了目的地，而且在她焦慮的時候，又駛回了廣州，所以，對於這個過慮，不幾天便冰釋了。再後，她天天期望女兒會來信報告抵達後的回頭信，雖然她明白廣慶不會寫出好信來，普通報平安的字句，無論如何都可以寫得出來的，——也一定會寫來的。但是，等了好些天，廣慶的信沒有來，丈夫的信却收到了，信裏面所說的不多，在不多的字句中，對女兒的行動却不甚贊成，理由是她叔父那兒的生意不見旺象，況且現在又是年關，大

家都打算年終，忙得不可開交，那裏會有閒情來為姪女找事；再者，今年在縣城的生意比去年好轉，一家的吃用還不十分成問題，就是麗麗要自謀生路，廣州與香港相距很近，也應先行去信商妥，假如就有工作，到過了年再去不遲。……信上雖然找不出反對的字眼，而提出來的意見，的確無道理。她因為沒有得到丈夫的回信，大主大意的讓女兒先去，這種擅專的責任，更像有一股重壓的力量，壓到她的心上來，她暗地裏發急，因為發急，期待心也越切，忽然，她想到當臨別前沒有叮囑麗麗到了叔父家馬上來信，但是她又想，借大的女兒了，難道這針頭大的事沒有吩咐也不懂？況且，從小到現在疼了她廿多年，不想吃她的魚肉，不希望使用她賺來的錢，難道真的連寄信幾枚港幣都不肯為母親，家人支用嗎？……

陳老太太無日忘之的等了十多天，而麗麗的信却始終不見影跡。

她對於她的自信開始懷疑了。起初她還會跟兒女們猜測，希望孩子們給她的疑團擊破；她又妙想天開，吩咐兒女湊出指頭的雙單來決安全與危險，再以為麗麗寄的信是寄到父親那兒去了，……不過她總想來想去腦袋總是想不通，因為麗麗始終沒有消息。以後，母親想到了營副來了：莫不是她跟他走了，剛想到這裏，馬上想到他們在一起的時候，都像貼錯了門神一樣，而且她會幾次探索與送好心，女兒毫無意思，男的亦滿不在乎，那裏會有出人意料之外的趣劇上演？一會母親又覺得或有可能，在戲園裏她會看過類似的劇，不過，這幕劇的成因是家庭專制父母頑固。她想：我的家庭，是像無瓦蓋那裏開明的。丈夫不在，我又不守舊，不像其他老婆子那麼頑固，——誰能有力氣把毫無感情的男女綁在一塊？她相信不麗麗會幹出這些事來，不過，到什麼地方去了？母親的心却像鄉下佬初到致倫，有幾千萬個問號環繞着，像開了一簇簇猜不透的毒花！

雪雪以前每天到三樓來，每次一見到麗麗的母親，連早安也沒有請，劈頭便問：——伯母，麗麗有信來嗎？

這內幕雪雪是很明白的，不消說是答道「沒有」。她却假裝十分關心，同時又十分驚異地詢問原因，並且也參加進去研究、討論，每個疑問她都用「為什麼」，結果還是「不知為什麼」。到麗麗的母親發愁萬分時，雪雪便想些安慰的話，要伯母不必焦慮，說她不是小孩子了，一切事情自己明白照顧；研討到伯母忿憤填膺的時候，她便涼涼落落勸伯母別生氣，氣是氣壞自己，病起來是不好玩的；等到伯母要寫信給麗麗的叔父探詢她的行止時，她起初很贊成並且要馬上執筆，到了幾分鐘，雪雪又發表意見，肯定地說：不，幾天後一定有信到，別發出的信未到，而麗麗的信便來了，這樣不好的，同時說出許多不必要的理由，她的母親也就把原意緩辦了……

半個月以後，有一天，雪雪又照例到樓上去坐，問到仍是毫無消息，比她的大伯母更生氣的，說是麗麗是教子教女的時候，還這樣不識事，勸伯母別理她，她那裏能夠？可是又沒有法子把她找回來，只怨恨自己不該開籠放鳥，到海闊天空，不知往何處去找尋，用椅子頓着樓板大聲罵罵：

——浪費了我一場心血，想不到一去以後，不想她的錢，連想她片紙隻字都不可得，天年變了，生女也不知父母恩了。古語也給她推翻了。

——伯母，我們不要一頭想。在我看，麗麗一定有特殊的原因，雪雪說了「特殊原因」，想到她和丁營副同居的事情上去，正想改口，但是麗麗的母親說：

——我也這樣想，一定有特殊原因，不過這特殊原因我暫不知道。——陳雪雪，你會這樣說，或許是曉得的，如果曉得不妨告訴伯母啦！

——沒有，沒沒，沒有，我不曉得，……但是說時臉孔已通紅起來。

——我看你也不是好人！好樣學不到，壞的學過多……陳老太太因為滿肚子氣憤無可發洩，沒有機會要找；有了縫隙便攻。

——我真的不曉得，難道要叫我杜撰些事來騙伯母嗎？

——誰知道，你們以前總是商量商量的，我一來就說些與剛才完全無關的、情趣截然不同的事，欺負我！——以為我年紀老了。所以我看得很

淡，惜子惜女，唔，父母思量子女長江水，兒女……有什麼……

——呀，呀，雪雪聽伯母一路說來都要解釋，並且說得很快，很激憤，無法插嘴，只是張着嘴驚奇的喊着。

「呀呀呀！陳老太太火氣無處發洩，像爛銅鑼從四樓梯上滾將下來，一壁滾一壁胡鬧：你這老鴉似的，被你叫衰了的，你再呀呀呀，我全家都被你叫跑了呀！」

雪雪受這一頓搶白，實在是難受極了，本想走開，又怕被伯母疑心係同謀，——事實上她又確實知道。以前聽見伯母難過，好幾次走去和麗麗商量，可是麗麗要到香港，結果因丁營副不答應沒有成行，自己在這邊聽到伯母老人家焦慮難堪，戚然不安；另一方面聽見麗麗的祕密同居後的生活，和以前的理想，大相懸遠；伯母的愁苦的臉，麗麗痛苦無告的情形，使她左右難過，心靈上受了好重的壓力，而現在又給伯母罵了一場，一種哀憐之情，欺瞞之過，再受良心的譴責，懲罰，鞭打，週身發出了疼痛難熬的抖顫，於是，哭泣起來：

「你們的事總要叫我來受罪，我前生造了什麼孽呀！……」

麗麗的母親見雪雪哭了，而且號洩地大叫了，內心也非常難過，自責着老年人不該火氣過盛，倚老賣老——對的罵，不對的也罵，這樣會使後輩子很受委屈的，但是她內心不是罵她的！她是給麗麗的不孝氣得無氣可報了，指桑罵槐的求一種苦惱的發洩吧了。

「哭什麼？不是向你罵的。——你也知道，我家的兩個小的，也常常給我無緣無故地呵喝斥責哩！」

「呢呢……」雪雪伏在靠背椅上，掏出手巾不住地擦眼淚抹鼻涕。

聽見姪女的哭泣，在往常必然會付出一股憐惜之心，而今，她的心理變態了，為求自己一時的痛快，幾乎忘掉了他人的難過了；甚至他人——與她所苦惱的事件有關的人，為了她所苦惱的事有瓜葛而痛苦，彷彿也分担了內心積鬱的苦惱，這種心理促使她好奇的作罪過的嘗試。聲音雖然平和了些，而詞鋒仍不稍減尖銳的說：

「哈哈……你是哭，我聽是好笑，笑你們商量的計劃成功，笑你的伯母被你氣到半條命。——你們歡喜，如果我老鬼給你們氣死了，說着便以着雪雪的哭聲，哈哈……鬼聽了好偷笑！哈哈……」

雪雪本來沒有哭意，不過一時給雙方無差等的愛，硬逼她作答又答不出來，像一個嬰孩手把着柑子給一個熟識的長者搶過去把它塞進口裏，明知咽不下，可是不能不依賴可厭復可憐的假哭來逼回原物，現在，給伯母的誇張聲調學着，彷彿那嬰孩瞧見長者如同魔術師口裏依樣吐出了二三四五六七八個同樣的柑子來，遂破涕而笑了：「嘻嘻——」

「人深笑，貓淫叫；我都說你是假的，實際是年紀大了，想嫁丈夫了。——我對你媽說，快點送給人家，免得將來做氣袋！」

說得雪雪不好意思起來，正欲抬起頭來罵伯母，「為老不尊」的，但又羞得把頭愈埋愈緊，在財寶子裏笑着說出胡塗不清的話來，連她自己也不知要說什麼，說些什麼。

「我知道了，每次走來都像貓哭老鼠的假慈悲，我已經明白了。妳不用瞞我。——我的眼睛還沒有盲瞎。」

雪雪挺留心地聽「已經明白了」，好像現在真的完全明白了，不然，她每次都不會罵我，現在却好像割了伯母的耳朵，或挖了眼睛那麼仇起恨我來了。——他想，真的，我為麗麗保守祕密，對長輩欺蒙，也顯然是不尊敬。現在給她譴責也確是罪有應得。父母對兒女的愛是順流而下，要是有什麼障礙物阻止了它，必然會激起憤怒的水花來；我和麗麗是像同源分歧派衍愈流愈遠，現在還可以聽見江上漁歌互唱互答，再過得久遠了，也就因各自找出路奔前程，誰也管不了誰；不過對父母或伯母的愛，是逆溯的，一窩也不能放慢。伯母為了麗麗的出奔後，杳無音訊，兩個月來，消費了許多。人是惰性的多，順人情意的多，假如麗麗沒有囑咐我不要對家裏任何人說，拔真的想和盤托出了。——她為人保守祕密，平日是不能藏話的人，藏着許多事實沒有吐露，委實也夠飽脹，煩苦的，如果伯母已經明白，何不說給她聽，自己也痛快，也可免別人深沉的掛慮。

「你明白了，那還用我說嗎？雪雪略抬起頭來：那你說給我聽好了，免得我隨時來向你囉囉！」

——我不說，如果真的要我說，就是你和她的同一鼻孔出氣。

麗麗的母親自麗麗走後內心應着無數苦惱的蟬蟲，並且天天迅速地蕃殖，把身體內的營養爭吸淨盡，因為牠們的作祟，飯量也天天減少。她又如初戀的妙齡小姐，痴迷地在等郵差送情書似的，到每天派信的時間，走到樓欄上去探望，好多時，聽見郵差來了，又過去了，有幾次，聽見登樓了，可是是送到二樓左鄰周家，隨即又走了，又幾次腳步聲從二樓登上三樓，她正懷滿了希望等敲門，可是又毫不停留的又再上四樓去了，年關到了陳老太太等的一封信，是丈夫從增城鄉下寄來的。

丈夫第二次的來信是斥責她，斥她對兒女不能嚴加約束，管教，要她發信給麗麗，促她回家來過年。他在年初會到城裏來，並且帶同楊家的兒子——未來的佳婿——來廣州相見講和，在明年春間或初夏，無論如何都要把麗麗這筆婚債償還了，並要為母親的事先對女兒說好，不要節外生枝，違反掌上的意旨……陳老太太在姪女處刺探不到女兒的行止，又接到丈夫一封「哀的美敦書」——要她交回女兒給他。她是弋吧人，飛鴻已其其；麗麗是風箏吧，現在亦已斷絛一任風流，不知飄向何處。她要找回她，已不見踪影，要登報找尋，又怕打草驚蛇，因為她還希望麗麗還有信來，或許會歸來呢，每天祝禱神佛，時時在投聖筭，從那聖筭的陰陽湊合中汲取安慰或担承煩憂。

前時時雪雪把轉轉的來信帶交給麗麗，到以後雖會給伯母的嚴厲地發洩憤悶哭了一場，到以後伯母為憂傷而憔悴，及後接到伯父來信如何戚戚不安，他一一轉告給麗麗，而麗麗的苦悶的心情找不到其他出路，使向轉轉那兒尋求麻醉與刺戟。

舊曆年關愈逼愈近時，陳老太太的期望已臨到懸崖絕壁，再也無法勒住心猿和意馬了，於是陷入於愁病的深淵。她輾轉呻吟，週身發着高熱彷彿掉進湯池裏一樣，為了痛苦亂說着話。雪雪不因為伯母罵了便不去看她；為了麗麗，雪雪每天登樓的次數很多，希望伯母能夠早離病的苦境。

——伯母，那裏不在哪！（不特還在，而且近在咫尺。）答了明一句又暗說一句。

——你怎麼……知道？……麗麗的母親不信任地反詰了。

——這是我的料想！（我還隨時到她那兒去，我怎麼不曉得。）

——我想……你的料想是沒有……根據的……唔……是說來安慰伯母的吧了！

——我是憑推理的。（我昨天還見過她，怎麼沒有根據啦！）你靜心吧，靜養身體吧！（他和丁營副同居在西關呢！）

——呵……推理是不可靠的……因為不可靠，所以我……我就不能安心……唔……更痛苦地呻吟着。

——憂慮傷身，病中的身子是担負不起它的，（是十成十的可靠，不可靠的恐怕還是你的病，說不定會有危險！）

——我一方面憂慮女兒，一方面又害怕你的伯父……我這次的病是難有好的希望了。

——不會的，伯母！不要去憂慮她好了，（她也很思念你，我還沒有把你的病告訴她，告訴她以後或訴她也會病起來！）兒女長大了，誰能綁得住她的脚呢？就是伯父他自己……

——你為甚麼不提醒我……不讓她走！說到這裏伯母已流淚了。

——我怎麼曉得？（我是曉得，我以為丁營副會旅行香港結婚，以後她便可以回來，誰知道人們說的「天上貓頭鷹，地下湖北人。」丁營副會和貓頭鷹那麼狠心，不讓麗麗到香港？）我怎麼曉得。

——麗麗的母親想不到如何應付丈夫，一股無名的怒火又從心底下爆炸起來；醫病中所有的力氣大聲罵：（雪雪一言不發，暗地裏在抗辯着。）——你這瞎眼晴！（你才瞎眼晴，她和丁營副賣弄玄虛瞞不見。）耳朵也聾了？（我沒有聽你才聾，他們背着你的話一句也聽不見。）甚麼都

不曉得，（我那一件事不曉得，不過不說給你聽嗎？）吃飯曉得嗎？（除了吃飯曉得以外，還有你不曉得的我也曉得。）聽見我的苦惱不設法和
我滅除，（我爲你的事，我會對靈靈商量了好幾次了，你將來知道了，還會感激我呢？）也不寫信寄到叔父那邊去問（問有甚麼用？問題不在寫
，我帶你去見她，或許我邀她來倚靠你好了。）你想我以甚麼臉子來見你的伯父（伯父太頑固了，不然不會鬧出這幕悲劇來。）好啦，我病啦，
我勸你不要憂愁掛念，你又不聽信；是自作孽。）得啦，我死啦！（這千萬不可，恐怕會鬧出兩條人命案來。）都是被你們逼死的，（與我有甚麼
關係？怪人真是沒有道理！）我看你一臉陰謀，將來也是和那鬼女兒一樣害父母母的；（你們害兒害女，就不負責？）……
伯母說到這兒滿面通紅，氣更加急地喘着，忽然捨着床欄，說不出話，樣子是極端的痛苦，好一會哇的一聲，伸出頭來俯在床前，但頭顱還未
到床沿，嘴裏一串鮮紅的液體已衝出來，像紅軍被逐出劉備佔領區一樣。
雪雪趕快撲過去，用拳頭輕敲着聳動的背梁，驚懼而又輕輕地慰問着。

——好不舒服？一面從被窩底下找出一張披枕的毛巾，把風乾了似的嘴唇上的血污揩拭了，同時還將席上紫色的濃液抹乾了，伯母，靈靈不是
三歲小孩子了，她曉得自愛，她現在也是教子教女的時候了，假如命順的話。

——噫……噫……我會……死在她的……她的……指甲裏……善良的……知理識義，敬上慈下的是人，這
反了善良的，忤逆的是野獸……我愛惜兒女……可說是頭髮，腳趾甲我都疼入心的……殊不知……浪費我一場心血，浪費我的
X痛！喀……說得過激了，又嗆咳起來，臉上微微地泛紅，像將腐爛的蘋果。

——不要強說話了，雪雪也伴作生氣起來，聽見女工進來，便吩咐，快，快斟一杯開水來給老太太嗽口……
一會她的幼兒徽羣從外面回來，唱着「杜鵑花的歌」——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山坡上和哥哥唱支山歌，摘枝杜鵑花呀，揮在……見母親的
房子驚急的聲音，趕快走過來，陳老太太一瞧見，心頭又一陣火起，噁噁着：

——瞧你，十多歲的孩子了，成天在外面……呵呵……你希望她媽早死，你好早一天安樂……唔，我看淡了：大的忤逆不孝，小的也沒
有用！我是前世少修……唔……

徽羣一句話也不發的，本來想問爲什麼的，但是，給母親這麼一說也便咽回肚子裏，心想，平日只是疼姐姐，我要你買一輛小車也不給。
雪雪叮囑伯母不要多說話，靜心調攝不久就會好的，以後，便走下樓來，在鏡子前稍事化妝穿着了鞋子，乘車去找靈靈，她一路想把伯母重病
的消息告知她，可是不巧得很，靈靈已出外去了，詢諸同住的周師奶周蓮英都不知道，連每天爲她包膳的徐師奶她們都不曉得，她跟她們無聊地扯
談，起初是滿不意，頗爲生澀的，到後來周師奶問：

——丁太太近來心情好像不好，不知是不是因爲丁營副少回家來的緣由？

——你怎麼曉得她的心情不好？雪雪驚異地問了，期待周師奶快點具體作答。

——這也不見得，不過我的感覺，感覺得好像有這種情形吧了。

——是啦！徐師奶好像也証實這好像有幾分真實性似的說，她的飯量近來很不好，我問她，丁太太你吃了仙桃嗎？他說吃飽了。——她自搬到
這裏來，好像清減了一些了……

——你不說我也不便多揮嘴。周蓮英打岔的說：我跟她隔一扇板壁在夜間時時聽她太息，有好幾次我睡了一覺醒來，聽見她還未就寢，不知她
捨不得電燈，還是期待了營副，——新婚的蜜月期是難得的，担竿做過竹筍來，誰不曉得。

——我聽她常常在寫信呢？前些時找和她買了兩本信箋，那麼厚，周師奶用食指和大拇指裝成像覓食的鴨嘴那樣亂動着，使雪雪瞧不明到底有

多少厚。前天她又買回一本，她爲什麼有那樣多朋友，真是爸爸開紙廠印刷店也抵不住她的消耗！

——據我所知，她的信箋不是寫完的，而是扯完的，周蓮英聽了母親的話，否認似的說：你聽她，不論在日裏夜裏，寫不多久又撕去一張，寫一封信比整石還要爲難。

雪雪暗地裏想，她寫信，寫給誰呢？伯母爲了焦望她的信息等到心燒肺灼，於今給病魔攻陷了精神的防軍，進估衰老的身體，一方面搜括着血肉，脂膏，一方面把血的財寶外流，——今天不是吐了一串？靈靈做事，也真的不近情理，我現在還沒有把消息告訴伯母，要是她知道，我真不敢想像；不知心兒大過肺，還是心兒掉到膀胱以下去？……

——她寫給誰？雪雪終於這樣發問。

——誰知道寫給誰。她的信都是自己去寄遞的。周師奶裝腔作勢的表演着：瞧她黏封口黏得微生物也鑽不出來，並且老是把信套面兒覆蓋着，收信人的地址姓名一個字也沒有看過，大概是寫給——

——寫給男先生的！周蓮英臉上有幾分詭譎的神秘的表情說着。

——那位先生？徐師奶聽了瞧自己的大肚皮，欲窮究竟地問。她到這裏從沒有見過一個男朋友來找過她，除了你以外。

雪雪聽了徐師奶語錯了音又好惱又好笑的笑了。心想，靈靈沒有男朋友，據我所能知道的。莫非來到這裏以後，另認識有其他人？她想了一會，忽然想起了韓聰，心像給濃雲掩住忽然一陣狂風把它們掀吹趕掃淨盡。但是，她又想到第一次把韓聰的信轉給靈靈以後，問她去不去，她堅決而有力的答「不去」——不去，不去，人不去，恐怕信是去了。雪雪再打定主意，以後見了靈靈時，一定要把這事問她。

周、徐兩師奶，以及周蓮英還說了許多關於丁太太的生活實況，連牛奶、牛仔、馬仔那同居的小孩子們，也學嘴弄舌低聲細氣的說了太太閉着房門，有時對着窺門呆呆地立着；有時又捧着鏡子塗了粉，搽了唇膏又抹去，抹去又搽上，並且時時看着一頁一頁的「傳單」，在房子內緩慢地來回着，頭低伏地，不知爲了什麼事，……他們是從板壁的縫裏偷窺到的。

——書就不想用心讀，吃飽了飯，專做些令人討厭的事！徐師奶噉着伴怒的聲斥責着兒女們。

——我聽，你們時時貼在床壁上做什麼，嘻嘻……哦，原來去偷看了太太；周蓮英笑得得意，不禁對牛奶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瞧見到了太太衣服嗎？周師奶更進一步的刺探。

——瞧見過。牛仔露着像抽鴉片薰黑的兩列牙齒，同時撮皺着鼻梁和眼簾說：好白呀！好嫩呀！奶頭好尖呀……

大家哄然大笑。哈哈，呵呵，嘻嘻，……笑聲交織在一起，在四壁裏衝撞，——衝撞得太厲害了，好像還要掀開瓦頂似的。笑繼續進行着——只見周師奶仰到靠背椅上，嘴巴張得子窗那麼闊，並且捧着肚子；周蓮英彎着腰像沒有氣力支持住身子，要倒將下去，歪斜斜的伏在牆上；雪雪起初帶着羞慚之色不想笑，但是終於因爲她們笑，結果是笑她們的笑而笑得嗆咳着，臉孔更加紅紫起來。牛奶走過去擰牛仔，可是眼睛睜得瞧不見牛仔，撲了一個空，跌在地上，牛仔露出蟲蛀的缺牙齒，笑出兩條青鼻涕，隨即將手背拖擦到臉頰上。

——咕……我說……你們……讀……不……識……書……徐師奶說些什麼話，比嬰孩牙牙學語時，尤爲難懂；以後雖會極力抑止住笑斥他們不懂廉耻，好沒規矩，可是剛說出兩三個字，一想到那些話又咕咕地笑得說不下去。

笑意不散，笑聲不絕，周師奶叫着「哎唷」……周蓮英想自己遭擯棄的遭遇，雪雪覺得太沒有意思了，便告辭回去。

（第十七章未完待續伯）

羅刹寶城

笑春

不知是什麼時候，我被遺棄在這荒山上的禽獸世界裡，那黑漆漆的森林，和嶙峋突兀的怪石，是顯得這樣森嚴和威凜；猶似夜叉的深穴，魔鬼的洞窟，周遭充滿了恐怖，我孤單地困坐在巉岩上，淒淒戚戚，茫然無所措，遠遠的猛獸的狂吼，使我毛骨悚然，心肉顫跳。

我納悶地站起來，無精打彩的拖着兩腿，向聳立的岩上爬越；生長，蔓延在石上岩間的葛藤和荆棘，不時的撕爛我的衣服，刺破我的肌肉，遍身的傷痕斑斑點點滴着鮮血，但是，我沒有意思想停留在半途。爬上這層危岩，拐向右面的是一曲羊腸小徑，跟隨着山徑望去，是一片鮮艷而模糊的新綠延展着，並且還能夠隱隱約約的聽到潺潺的流水聲；我像獲得了一縷希望，精神馬上興奮起來，拉開大步，欣然的前進，夾道落英繽紛，修竹參差，一流弱水，在叢叢水草間平靜地奔流着。從水岩中迸流出來的許多白色的浪花，輕輕地躍過了阻擋着的石塊，擦過漂浮的小草，於是消失在一泓漪漣中了；數十隻馴良的麋鹿，在沙灘上飲水，這幽美的景緻，頓時疏通了我胸中的緊佈。

從一條斜徑上，我也跑至沙灘裏，我沉重的脚步，驚動了那羣飲水的麋鹿，使牠們都慌慌張張地逃跑了；但是，當他們在遠遠的土坡上窺察我對牠們沒有一點惡意的行動時，牠們重新又跑集攏來，牠們對我是這麼的親熱，用寬大的舌頭尖吻着我的脚，用美麗的肉角觸撥着我的衣服，雖然，我們互不通心語，但是，我們都似乎會意，我們都是善良，懦弱的一羣。

我跟着牠們緩緩的前進，那鬆滑的沙灘上，留下了我們一羣的足跡。

漸近水源的時候，水勢漸湍急了，波濤的奔騰，濺潑的撞擊，震動着整個的山谷。突然，那在前面引路的幾隻雄偉的麋鹿，一聲驚叫，踉蹌地回頭竄來，於是，伴隨我的一伙，立刻也不顧一切的隨之逃跑了，我莫明其妙的望着牠們遠遁的影子，半晌，才忐忑地依舊前進。

繞過一叢茂密的水草。

「啊！我不禁失聲驚叫。

原來是一條水蟒，正盤迴着一羣龐大的水牛，一隻又一隻地往肚中吞噬，牠的大口，牠的巧舌，竟是這樣的巧妙，使吞噬物沒有一點骨血，沒有一片殘骨遺漏。我胸中剛迴避了的驚懼，頓時又密集，我戰戰兢兢離離了沙灘，重又找到了小徑，那被恐怖抓住了的神經，使勁顫，使我的呼吸喘息不止。

我並不感到淒悲，也並不感到孤單，胸中只是空洞洞的，我一搖一擺的邁着步，思想也不過如聚鹿一樣的單純，專心專意的想逃避危險。當我在沉思中，不覺進入了森林，一陣「格勒勒」的猙笑聲，突然驚醒了，我，恰原來是一羣大猿，在近旁的大樹頭的枝極上，牠們正攪了許多隻松鼠，玩弄着消遣哩！那些可憐的山松鼠，有的被拉斷了尾巴，有的被拔去了牙齒，鮮血淋漓；有的被嚇得目瞪口呆，踞在大掌上發抖；有一隻正被緊握在大掌裏，作着悲慘的呻吟和死亡的掙扎，正是「這」逗引得大猿們的鬨笑。

這殘酷的事實的呈現，惹起我無限的忿恨，但是，牠們的獠牙，牠們的毛茸茸長而有力的臂膊，頓時又使我胆怯。我蹣跚腳的撤了牠們，拐向另一個方向，我繼續前進。那高大茂盛的枝葉，像帳幕般遮蔽了天日，森林裏是暮氣沉沉的游蕩着瘴氣，撲鼻的臭味，刺激得胃脾作嘔，潮濕的地上一片滑溜溜的苔蘚，這使我兩腳失去平穩而時時跌交。但是，那猙笑聲還很清晰的逗留在我的耳邊，我沒有胆量作片刻的休息。我免強地踉蹌着，終於穿出了森林，重見了天日，我揮抹了一下身上的汗珠，胸中覺得稍稍的寬慰了些。

平崗上靜悄悄的，沒有一聲鳥語，也沒有一些獸類的行跡。

「這可是安然的地方了！」我想。於是，我振起精神，搜集枯枝乾草，準備找個平滑處睡覺。正這當

兒，附近一陣陣嗷嗷的擾鳴，又引起了我的疑懼，我立刻放下正懷抱的一堆枯草，悄悄地回四圍巡邏；哦！在崗的那壁的一塊大平石上，原來聚集着千百隻兀鷹，爭奪奪奪的正在啄食一堆血肉模糊的屍體，像鋼鐵般的利爪，使勁地撕剝着屍體的筋皮，那種刺耳的聲音，使我的心胆俱裂，支不持跌仆倒在地。

「天！天！」我嗚聲的叫苦，「這個世界竟沒有一塊平安的地方！那些被吞噬的，那些被玩弄的，那些被剝削的，牠們究竟犯了什麼罪？作了什麼孽呵？」

不平的怒火燃燒了我的心田，我的精神忽然百倍，那些所見所聞的悲慘，殘忍的事實，築起了我堅強的意志，我的口中默唸着，「復仇！復仇！」我忿然跳起來，毅然邁開步，雖然，夜已經使四周漆黑，但是我依舊認定一個方向探索。

「馴良，懦弱的靈魂呵！」我默默祝告，「讓你們助我一分力量，我將為你們無辜的犧牲而復仇！」

我神經的自動恐怖，使我不時的停止步察聽，那臥在草穴中的小獸被驚而逃跑聲，那夜獸巡食的輕微的脚步聲，那硬殼的墜地聲，甚或那自己衣服的擦動草窠聲，都會不意的使我驚懼而心顫骨慄。

我彷彿在一塊軟茸茸的草地上，內心裏紛擾着前進，危險，後退，死亡，……沒有一絲條理的憧憬，剛振興了的精神，堅強了的意志，被在密集的黑暗裏，茫然的摸索的艱難而消滅了，我坐倒在地上，兩手無力的捧着頰，淚自由的泛濺着。

「一旦跨進這個世界，」我內心充滿了失望的悲哀，「生活的前途，當然沒有分毫的希望了，雖然生時能逃避了禽獸的吞噬，玩弄和剝削，而死後的殘屍餘骨必免不了牠們利爪鏽蹄的踐踏！……。」我越想越悲，不禁嗚嗚咽咽的抽泣了。

「幹嗎？孩子！」一雙溫暖的手臂突然擁抱了我。

我舉起淚眼，迷惘的看到了一個白髮的老人，在一團光明中注視着我，他那閃爍的眸子，他在那夜風中輕飄的鬍子，他那黑色寬大的袍子，……在他身上的一切，好像蒸發着慈祥和活力，它們的有力的招搖和引誘，給我無限的欣慰，而因此那積鬱的憤恨，悲傷，愈加澎湃，

我一頭倒在他的懷裡，任情的哭豪。

「孩子！你怕黑嗎？」他溫柔地撫摩着我的髮，「不呀！你看光明已經呈現在你的目前了！」

「不，不！」我抬頭眯着紅痕的眼，抽抽噎噎的回答，「我，憎恨，憎恨那羣殘酷，貪婪的猛獸！」

「哦，要是爲了這，孩子，你瞧，那面不是一個無禽獸的安全處嗎？」他揚手一指。

於是，我恍恍惚惚的站起來，跟着他就走，我的右手緊緊的，被他牽握着，從他身上放射出來的光明，照耀了四方，前途是平坦光明。

當我們渡過了小橋後，立刻就逼近了城池，那巍峨的城門上，題着八個大字。

「羅利寶城，極樂淨土。」

我默默的記誦了。

進入城來，夾徑的奇花異草，輕風微吹，異香撲鼻。

「這是什麼花草？這般清香？」我好奇的問。

「果然，這草名謂「結晶」！」

「結晶？是什麼的結晶？」

他只微笑而不答。

我不好意思再探問，而那舞鳴在婆婆的綠叢中的小鳥，牠們的和諧有節拍的清歌，早已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無暇向他再追問草的根底。

「哦！好乖的小鳥！」我讚嘆。

「可不是，這是共鳴之鳥，牠們是有永遠作着妙美的，有音節的和鳴的！」

「牠們不會飛向其他地方去嗎？」

「不能，牠們不能！」說着，他神秘地一笑。

邊說邊走，我們早望見了一座高聳入雲霄的寶塔，啊，它是多麼偉大，巍巍峨峨，它那金玉砌成的尖層，在雲彩中輝煌，它那頂層上，用赤珠，瑪瑙，珊瑚所裝飾的門檻，燦爛地反射着光芒。

那仁慈的老人把我帶進寶塔的門。

門內定一舉手即可摩頂的大室，室內擁擠着一羣忙忙碌碌的人們，

他們走路，他們說話，他們工作……所有他們一切行動，是匆促、煩亂、和忙迫。他們似乎沒有一刻時間可能休息；在這狹小而污穢的環境裏，他們似乎來不及辭送和迎接他們生的時日；我同情的呆站着，無限的感慨。

「走吧！老人不耐煩的催促我。

於是，我們又上了二層，那裏比較寬敞得多，舒鬆得多，人們都很安靜的活動着，雖然他們的臉容是這樣平板而無一絲表情，但是，至少在平板中找不出一點怨變的斑痕。

「走吧！走吧！」老人又催促了，他好像已感到疲乏。

才進三層樓的門，就聽到一陣陣的鬨笑。雖然樓台是非常高大，而住的人却非常稀疏。他們看去像是一架架，一件件，笨重的東西，或坐着的，或臥着的，除了在紅盈盈，圓胖胖，笑迷迷的臉上的一張嘴巴使勁的活動以外，他們甚至連眼睛都不會睜開。

「走……走……走……」老人從精疲力盡中僅吐出一個字，馬上，他的手鬆懈而從我的手上溜脫了，他倒在地上死了。我失去了他，頓覺徬徨無可依，我禁不住痛心地慟哭，而至于昏暈。

當我醒來的時候，我覺察到我已墜身於黑暗的深穴裏了。看不見四周的一切，但是那炙人心肝的腥臭，刺耳鑽骨的煩囂，強烈地震動了我的神經。但是，不一會，周遭的一切，我都很快的習慣了；我睜大眼睛向四周搜索，我能夠清清楚楚的看到許多輓動的影子，我隨即明白了，原來，這裏也有「人」生活着。

我悄悄的站起來，跑近一大堆人們，他們正在千百萬把的活動的刀箭鋒刺中，作着苦命的掙扎，他們一面尖聲的慘叫，一面却用兩手使勁的擠絞傷口，那汗血骨髓於是從傷口中源源的迸流出。我呆站在他們旁邊，良久，我不明白他們那種愚蠢而悲慘的行動，我忍不住問道：

「幹嗎？你們要這樣痛苦自己？」

「痛苦自己？」半晌，一個老者呢呢喃喃的回答，「不這樣，那些異香的花草就得枯死了！」

說着，他拼命掙脫掉正深入於他肌骨中的刀尖，一聲慘叫，一陣痙攣，從他的傷口中又迸流出一泡鮮紅的盈滑的膏血。

「天！天！！」我大叫，「那些借人欣賞的結晶花草；恰原來是人的汗血骨髓培養的呀！」

我不再繼續看下去，掉頭就走向另一羣人。

同樣的他們也作着絕命的呼喊，他們僵臥在地上，千百萬把鋼錘，在他們的每一條筋骨上來復的錘磨着。

「啊！幹嗎？你們！」

他們像被我的呼聲驚醒似的，都轉過頭來，注視着我，良久，齊聲的答道：

「幹嗎？要這樣，上面共鳴之鳥的清脆悅耳的歌聲就得停了！」

「天哪！誰，叫你們這樣做？」

「誰？我們不知道，我們自出身以來，就這樣挨度着。」

我默然無言，雖然我的心是滿充着同情，但是，我的肌骨柔軀而無力。我轉向另一個黑角裏，那裏陰森森的，那千尺厚，萬尺高的石塊，填壓着無數個人，他們的軀體都深埋在泥土裏，他們呼吸被逼住了，只有一息輕微，斷續的呻吟。

「可憐哪！誰又把你們活生生的埋殯在這裏？」

「誰也沒有！誰也沒有！」他們喘息着答，「我們自出母胎的一天起，就鎮壓在這裏，我們的祖先告訴我們，我們不能離開這裏，不然，那座寶塔就會傾倒了！」

「好傻呵，你們，為什麼讓人家把快樂建築在你們的痛苦上，起來吧，可憐的人們……」我的情緒高度的激動。

「不，不能，孩子，你不是生長在這個深穴裏，你不會知道，我們的祖先曾經接受了生活在我們上面的一羣人，所給予的一條鐵鍊，這世世代代的網縛着我們，我們不能動彈，我們大家的力量互相牽制着……」

「愚蠢的人們呵！你們錯了，你們完全錯了，你們受了那傳統的專制的欺騙，」我激怒的心將要隨着高呼聲迸出，「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你們掙斷了鐵鍊，跑到外面去看看，寶塔裏的人並不和你們兩樣呀……」

「真的嗎？孩子！」

「真，真，真，十二萬分的真，我已曉得明白了，可憐的人們，起來吧，他們就是享受着你們的痛苦，黑夜白天裏，他們閉着眼睛在金黃燦爛的天地中生活……」

「哦，哦，原來如此！」

「你們的祖先，也正因為不明白，才連累你們如此……」

「呵！起來吧！起來吧！我們再不能忍受了，不能——忍受了——」

「一個角落裏驟然一陣暴吼，一時震動了深穴中的每一個角落。」

「起來，同胞們，摧毀享樂者，我們要踏平他們的寶塔……」

「我們夠受了，我們——夠——受了！」

「努力——掙脫——枷鎖，爭取——自由——平等——」

他們都從千百年中的懵懵中覺悟了。

像雷的暴鳴，像火山的噴裂，深穴中的每一個角落裏，洶湧着，澎湃着，奔騰着，幾千年來所貯的不平的憤恨；從刀箭中，從鋼鋸下，從大石塊的鎮壓裏，他們同心齊力的掙脫了世世代代束縛的鐵鍊。他們用頭顱，用拳腳……撞衝着那萬代不曾開放過的「地穴之門」。死了

只有那寒氣陣陣逼人。

的、傷了的、倒了的、一切的一切，再不能使他們已燃了的求生自由求平等的熱慾消滅，前者仆，後者繼。

終於，像地殼的破裂，地穴門豁然洞開了，如泉湧般他們衝出了地穴，那白日，那光天，那地穴外的光明的世界中的一切，他們得第一次見到了，他們欣慰，同時，憤恨也更劇，他們揮燬了共鳴之鳥，結晶草，他們殘毀了巍峨的寶塔，和那在他們痛苦上所建築的快樂的一切；羅剎寶城中，每尺地，每莖草，於是都染上了他們為「真理」而犧牲者的鮮血……

「自由——平等——」

「羅剎城中永遠維護真理！」

千百萬個從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人的歡呼聲，猶似大海的沸騰震破了羅剎城中歷代的專制，也震破了附近禽獸世界的殘酷。

「維護真理！！」

我輕鬆的舒了一口氣，放下筆桿。然而夜是這樣深沉，萬籟俱寂，

文海叢書第一集預約

編主 盧森

文海叢書

第一集

朝歌
湖呢？海呢？
寫在月落的意下
雙燕箋
文果集
拾到的生命

朝歌

是勝利復員以來文壇上一部嶄新的創作！
是十六年來作者用無數心血灌溉的精英！
全書短篇小說十二篇二百餘頁約十五萬言！
裏面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刻劃深刻文筆美麗！

盧森 著

短篇小說集

歡迎批發
折扣從優

長詩	選集	長篇	散文	詩集	短篇
盧森	李金髮	魯深	陳容子	李若川	盧森
五〇〇〇元	七〇〇〇元	八〇〇〇元	四〇〇〇元	四〇〇〇元	四五〇〇元

發行 陸續出版 陶公陳

計合 三三 元〇〇〇 元〇〇〇 元〇〇〇 元〇〇〇 元〇〇〇

一、廣東省銀行漢民辦
二、廣州廣南路郵局轉
三、郵票代洋十元以上者
四、來款請用掛號以免遺失

發行所 明德印務局
出版者 文海出版社
地址 廣州惠福東路八十六號
電話 一〇六七八號

老宋先生

陳滿天

老宋先生住在離鎮上幾里路的鄉下，一天出城鎮閒逛，居然換上了另一件長袍。可是，還是形式上的換，斑斑的油跡和破裂的孔隙，和以前那件原沒有什麼兩樣；不細心看起來，沒法分別兩件之間有怎樣的不同的，因為這兩件長袍一樣的被各種各樣的色彩塗得極緊湊，要找分別的地方，是一件棘手的事情。然而，且不論這許多，單是這種情形向來就不經見的。老宋先生穿長袍，習慣了非上幾個月時間，是捨不得輕易換掉的。至於那頂黑布帽，破舊的鞋襪更不用說了。所以，這回尋他的寶貝兒——長袍來做笑料的人可碰了釘，他是不服氣地反駁了：

「真是！……你的眼睛在那裏，剛剛換過的嘛！」說的時候，兩隻鼠眼左右閃動着，不勝冤鬱之慨。

人們笑了起來，問他：

「老宋，我問你，你的長袍是那個年代皇帝登殿時裁的？」

他避開這點不談，却正正經經回答：

「現在不要想有這樣好布料呀！」

於是，他把長袍牽起翻轉來，用力拍了幾下。一羣本來安定的木虱被驚擾了，便紛紛騷動起來，在爬呀爬的奔逃着，一陣難聞的氣味也飛揚開了。老宋先生正要說：「目前這麼好東西還有麼？」但是人們都吐了口唾沫，掩住鼻孔走散了。

老宋先生無聊地走了一程，到了一家大廈的門前，很自然地便跨步入去了。這是同宗叔侄陳真翁的府上，剛巧陳真不在，幾個兒子却閒適地坐在客廳裏談笑。他們原來就喜歡和老宋先生玩的，這麼一來，說道：

「老宋，講個故事聽？」

「什麼？你也叫我老宋？陳秀成是我的讀書的名，你們應當叫我秀成伯才對，知道不？」他以長者的口吻和態度，滿臉尊嚴的教訓着。

「爲什麼人家又叫你老宋呢？」孩子們反問了。

沉默了一會，老宋先生忍耐不住了：

「這件事說來話長囉，你們後生子曉得什麼天地？我的公公有九牛二虎之力，爹爹武藝超羣。我是將門子弟，少壯的時候，好多人敵不住我呀！現在不過年老了……所以，以前有個大武將叫宋什麼的，武功極好；所以，所以人家叫我老宋啦！」

「那麼叫老宋不好麼？」

「這成什麼話！尊卑老幼總要有個分別才好呀！」這時，他是很高傲的神氣在說話。

其實呢，他之所以被稱爲老宋者，不過是敗家子的別名而已，因爲以前，離這裏不遠的一條村莊，有個姓宋富戶的風流兒子，把家產花耗得蕩然無存了。

之後，老宋先生便講曹操，一邊說，一邊右手動上動下，指着陳真翁的一個兒子：

「三國的曹操是個奸雄，唔，是個大奸雄；你的相貌，眉毛粗粗的，你好，你將來也是奸雄！……」他說得興味淋漓，唾沫四濺，簡直是興奮。

「你娘的屍」那被指的罵他。

「你罵我？沒家教！我輩份高，你倒……我看相相法頂靈驗的，奸雄也會稱帝做宰相嘛，難道就不好？」老宋先生掙着鬍子，噲噲蘇蘇唸了一大篇，大傷他的面子了。

這時候，陳真從裏面出來了，老宋先生一怔，猛然醒悟過來，他幾乎把本來的要事忘記了。生怕陳真又走開，三步併兩步的逼近過去，很敏捷地開了口：

「真哥，吃過飯沒有？」

「唔唔」這是鼻音。

對方連頭也不點一下，但老宋先生却不在乎這些，他不待答話便接着說：

「真兄，借三千塊錢給我，唔……出於無奈，年……年晚一定一定還。」這已經成爲公式了，同樣的話，不知從他的嘴裏說出，在這裏說過多少回了。

陳真碰到如是情況的時候，非常感於討厭，尤其厭惡他愛漂亮地說

「年晚一定得」這句話。討錢便討好了，何須要這麼一句欺騙？但是老宋先生每次都像背熟了似地，很油滑順氣地吐出來。

老宋先生呆呆的站住，嘴裏還咬咬啞啞的不知道些什麼。陳真更不耐煩了，終於也就躡着步子回內面去了。

這種情形，老宋先生是太熟悉了，所以他仍然木偶般站住不動。因為祇要站得久，陳真是奈何不得的。何況他今晚的米糧實還沒有着落呵。

不久，果然在他聰明意料之中；陳真的婢女拿來一張紙幣來。老宋先生看了看，是千元的，似乎很不快地搖搖頭，纔慢吞吞地，抬起悠揚的腳步往別處遊蕩去了。

實在說來，老宋先生這次可算好脾性了。曾經有一次他僵屍般站立了許久，一定要取得討價的數目，陳真的家人便拿他開心了：

「老宋，別盡你的福，我給你千塊錢」有人這樣說。

「我另添五百塊！」另一個擠進來。

「我添三百塊，我二百塊！……」於是，人聲嘈雜了。

老宋先生很有神氣，頭歪歪的，一一問得明明白白：你幾多塊？你三百塊還是四百塊？湊起數來，數子很可觀了。

「那麼，拿剃刀來！」他喜氣洋洋的說：

果真他動手剃起來，一次，兩次……全部的短鬚子都清光了。旁邊的人正捧腹大笑，他伸手要錢了：

「拿錢來！拿錢來！」

都開始走動但人們瞬間便星散了，直至連一個人影兒也沒有，老宋先生於是大跳大叫的應叫：

「錢呢！錢呀！」

自從受了這次教訓，以後每逢有人向他說：

「老宋，鬚子沒有了，用墨塗黑而孔行行街，給你二千塊。」

他先是裝聽不理，似乎還有餘痛。後來，被叫的多了，於是說

「真的？先交錢來！交錢來！」

人家不過是玩笑，他反信以為真了。

說我們的老宋先生沒知識也是假的，他常常在講官話。你要問他這個人字官話兒怎麼說，他隨便可依依胡胡的問答你，而且必然牽涉到混蛋

忘八、頂呱呱……之類的官話。這些原就是他慣於用來嚇嚇小孩子的。

老宋先生從家裏到鎮上，原是一段短短的公路。拉戰期間，公路便實行破壞，這天，他一早跑出鎮上，瞥見一條寬大完整的大道，被挖掘得高低凹凸彎曲而細小，毀損不堪了。這未免使他行路時大感不方便，因而他悲哀地嘆嘆咒罵。別人說：阻止敵人前進呀，說了一大套他都不信，却大說他的道理：

「阻止我的前進是真的，敵人被阻得住的？咳，什麼空室清野，來來去去累死百姓！做官兒的太不像樣了，以前官府又清廉又愛民，現在什麼都不成體統了。」

其實，老宋先生對什麼都要嘮嘮叨叨，發一番悲憤激昂的言論的。這在他或者因為無聊一點吧。而最近的物價貴，老宋先生討不到錢的時候，雖然可以奔波一點，東攬西竄去找飯吃，也還有斷發的時候。所以，往往拖泥帶水的胡扯些什麼，像是訴說自己的哀怨，討人家的同情，一說就是滿腹牢騷，但到最末總是：

「借我二千塊錢，年晚一定還……」

聽的人爽快的時候，又要逼他剃鬚子或者畫臉孔了；不呢，便連站一刻的空閒也沒有，就跑開了。這固然也因為老宋先生身上發出的味道實在太難嗅了一點。

而今又回到故鄉，鄉中有點寂寥，於是情不自禁地想起老宋先生。

「老宋先生為什麼不見到鎮上來了呢？」我問了一個慣和老宋先生開玩笑的人，但我一問，連他和老宋先生這樣稔熟的人也一陣茫然，之後纔答話，好像好久以前已經淡忘了的事情似的。

「啊，你還不知嗎！死了呀！」

「真的？怎麼死的……」我突然有點懊喪之感。

「去年年尾，從鎮上回家，跌一交便歸西了。」

這消息令我捱了好一陣於磨難，老宋先生竟死了！我想，人家在寂寞時總不會忘記他的吧。如果他老人家還活著的話，現在公路已經恢復了，他由家裏到鎮上的路好走得多了，該要微笑吧，還是另有見解？但捱了命到今天，吃飯不是也更貴了麼，他那種求活的做法，將要更深地打入人們的腦海中呵，願他安息吧，阿門！

饑餓的一群

石二

十三歲的女兒，新近去別人家做工了。——
 謝謝天神！家裏總算少了一個吃糧食的。
 昨天正午的時候，女兒偶然回到家中走走，
 老婆恰在灶下餵小兒，見她回來帶了憐惜和
 幾乎是討好的口吻說：

「肚子餓不餓？添碗粥吃吧。」
 「不，不餓，」女兒淡淡的搖搖頭，露下
 身去和四兒玩。

老婆站起來，在粥鍋裏攪了攪，添了一碗
 粥，一直送到女兒手中說：

「不吃粥，也喝碗米湯吧，——喝吧，喝
 吧，走這麼遠，口渴了的。……」

女兒在母親盯着之下，只得吸了兩口便擱
 在一旁，逗着四兒，不經心的嘴裏說：

「媽，我們家的粥多稀哪，一點米味兒都
 沒有，人家的，真是噴香……」

我可憐的孩子，饒恕你的爸爸吧！十多年
 來，不僅是沒有米味的粥把你養大的，什麼番
 薯，芋頭，馬鈴薯……這些都是我們不幸的一
 羣的糧食啊！最可怕的是青黃不接的月裏，再
 一連三四天沒有工做，家裏的米缸是掃得那麼
 的潔淨，薯薯，芋頭，一類的皮，都不見了點
 的時候。看吧！做爸爸媽媽的，緊緊了褲腰帶
 ，愁眉苦臉的唉聲嘆氣，做兒女的，是由凄厲
 的哭聲直到衰竭的乾咽——啊！老天，這樣的
 日子雖不太多，可是，每想到這般情景時，總
 不禁括起自己的臉，一任大滴的淚珠濡濕了雙

手和衣襟。

我窮，我的家住在鄉間，我有老婆和四個
 孩子，我們除了住的三間破屋外，別無一分一
 厘的田地。因此，無庸待言我必須勞苦，我們
 才能夠活下去。幸虧父親臨死那年，百般哀求
 乞討得一份年收十担穀子的田耕種，名義上，
 我算是有田地地耕種的佃農，比那沒有田地耕
 作的人高出一籌了。可是每年除去繳納田主應
 有的租數外，所餘的不過四担零，這個數目，
 即使我們一家數口省吃儉用到任何程度，也不
 足維持那漫長的三百六十五天。再不要提說天
 災戰禍，小民遭殃的年頭了。所以我還得有副
 業，以我的副業收入項下幫助支持家用。

我的副業，是被人瞧不起的低卑的——担
 伏。我不害羞，憑我的力，我的血汗，去賺我
 應得的錢。然而，有的人對我們這行人總是那
 麼的傲慢。……

記得有一次，一個衣冠楚楚勢派十足的
 年人，僱我們一行十幾個人給他挑東西。這位
 高貴的先生一舉一動，奇怪都必得別人代勞，因
 之他的隨從幾乎是寸步不離的跟着他，稍一離
 開，他老人家，就煩惱了，他要呼喚我們給他做
 那最瑣碎的事，不幸我們這羣笨手笨腳的伙計
 陪盡了小心，做出的事，偏又不稱他的心意，
 那時，他發火頓着手中的棍子，大聲叱罵道：
 「你媽媽的，豬一樣蠢！」
 他們社會裏的人說我們蠢，大概又可以成

爲「天經地義。」

然而，這位聰明的人，興之所至時，却也
 十分喜歡高談闊論，他偶然談到我們這些鄉下
 人大半身體孱弱是不注意鍛鍊體格和營養的結
 果。——他忘記我們由朝到晚都是在太陽底下
 活動，他說我們應在早晨做健身操。他忘記我
 們是飢餓的一羣。他說我們應當多食肉類……
 世間上的事，往往是如此的不公平：高貴
 人的愚蠢，可能說做可愛的天真和幽默。

挑担的姊妹事業是抬轎。所以，有時我又
 是轎夫。轎子在我們鄉間可說是唯一開氣代步
 的東西了，不過，這種尊崇的觀念在我算是動
 搖了。那是由於去年到我們鄉間避敵的一家人
 ，他們二少爺的影響，那人也許因爲家境好，
 沒有一時不是愉快的，他說：

「在我們北方，我可沒見過去那兒用轎子
 的，鄉下人有馬有驢有騾子不但可以騎，還能
 夠套車，——我們那邊平原多麼廣大啊！鄉間
 的路也寬闊，走得車馬，不像你們這兒田基過
 田基，一不小心就掉下水田……嘿，這轎子
 多有風味，兩個人，一步一顛的還要跑長路，
 ——阿秀，（他妹妹）明兒陪我去，我說給人家
 聽，秀妹妹坐過轎子的。」

起初癡癡在聽，聽到後尾，那十二歲的小
 姑娘突然漲紅了臉，撲着他的哥哥不依道：
 不許你胡說，不許你胡說，你也坐過的……
 二少爺年紀很幼，和妹妹玩在一起，活是
 一對小毛頭，但是與我們談起正經的却不服氣
 頭頭是道的解釋給我們聽，他熱誠、坦白，又
 沒有什麼習氣，我喜歡他。

他告訴我許多我不知道的事：他說在外面走遠路的有和蛇一般的火車，海上有像我們村子一樣大的船，我們看見在天空像鳥一樣飛着飛機，也不僅只打仗丟炸彈才用，城市裏有各式各樣的車，大都是些快起來飛快的傢伙。

我最感興趣的是他說的黃包車，雖他曾告訴我這種東西被外國批評是野蠻國家的交通工具，我們政府將予以取締廢除。可是我依然感覺興趣。因為別種車離我的心目太遠，莫明其妙，只有這種黃包車和我們轎子似乎相近一些，我問他兩樣東西相像不相像？他笑着回答：

「不大像，他們只是一個人用手拉着車跑，車有輪子，坐車的人，坐上去。力量側重在輪子上。你們轎子是兩個人用肩膊來抬，坐轎人的體重完全由你們兩個抬轎子的肩膊負擔，所以，人力車仗與轎仗雖同是出賣人力者，但是兩下相較，你們是辛苦得多了——轎子真是不合人道落伍的交通工具啊！」

有高山就有平地，同樣，有落伍才顯得出進步，想到這層，我怎不心平氣和！至於一件事須合不合人道，我的腦子始終轉不過來。

事實上，我們這行人確像是載重的牛、馬、肩上負起百兒八十斤的東西，兩條腿一天至少還得跑上百兒八十里路，說起公路自然平坦易行，可是，我們南國的鄉下偏偏又多山，我們誰也不能單等跑公路的差使哪，一走起山路呀，我的天！重重疊疊的山，就要我們一座跟一座的翻越，一上上到半天高的山嶺，一下下到山脚底，上時氣喘如牛，身上冒出黃豆般的汗珠，下時跌得踏心裏發慌發痛，一個收脚不

還住，時你滾皮球，那些路不是羊腸凹凸荆棘的小徑，便是旁臨深淵的棧道。說也洩氣，我每走一次山路，到達目的地時，心神往往恍惚忽忽的，推究所以這樣的原因，表面上主要的說是路難走，其實，我心裏明白也是吃不足，氣力不夠。

可憐我們經常獲得的工資是如此的微薄，比較優裕的或者可以維持家中兩三日內的稀粥，不然就僅僅的自己一人在外的食用，這樣，雖然比在家閑呆着好，可是必須分薄自己的食用以顧家小，因此我們付出的血汗便得不到十足的償還了。

照這般情況，我們這行人本來最好是孤家寡人，可是我們家鄉傳統觀念又非常的嚴重，誰不早婚？誰不子女成羣？因此我們同行的朋友，有些人錢一到手，索性先沉緬於酒或賭，喝酒是使疲憊的筋骨得以麻醉鬆鬆，在醉中，又可以發洩，求得愉快，賭自然是希望容易的多得，結果我們這班人在普通的心目中便成爲酗酒濫賭的棍徒了。

說到我自己，我不大喜歡喝辛辣的酒，賭還是父親在時賭輸了一場，惹了一身的是非，挨了一頓好打後，從此便戒了。同伴拉我不成功，有的說我正派，有的說我假撇清，還有笑我怕老婆。

我結婚很早，十四歲的時候，父親爲了却心願，便給我娶了同年紀的她。她是大戶人家的養女，頗得主人家的嬌寵。我也算是一個出衆的孩子，所以她的主人就輕易把她許給我了。不幸在父親臨死前二年，家道中落了。此後更是每况愈下。我的老婆雖與鄉間一切的婦人

同樣甘於命運，可是我明瞭女人的心，我難過。我疑心她目前常時不滿現況而心懷怨恨。譬如：自生了第三個孩子以後就不大見她的笑容了，那還不是家境一年不如一年……

這且不說，冬天極冷的時候，在我們窮人家原本極其所有，也不過多加一兩件像破布條子，或補綴得比夾衫還厚幾層的單衣服。但是我的家就異樣了，大的孩子瑟縮的緊跟在母親的身邊，小的是由母親抱着一個背着一個，而在頂小的生物，往往出奇的扯起喉嚨翻天覆地的號哭，做媽媽的哄了一會，便一點耐心都沒有，發氣大聲叫喚：

「哭！哭死你，活該！」

「哭！哭死你，活該！」

「冷死你，活該！」

「冷死你，活該！」

「活該」這兩個字用得真狠毒！

再有，家中一沒有米的時候，她偏偏趁我房子裏，或是不先不後進出房門口時，去掀開米缸蓋，然後响亮的空洞的蓋回去。

我心中遭受了曲辱，那是不出聲的罵：

「看你，你這倒楣的，你還配養家哪！」

在人世間我們，雖同是被低視的，忽略的人物，但我也不能原恕她一分，別人卑視我已經夠了，她也伸一隻腳來踩我！因此我就藉別的話題，向她發一頓脾氣。是的，我需要發洩，雖然有時未免神經過敏和太不公平，可是已往往衝動的這樣做了，我不能抑止我自！我——難道這些不幸是我造成的？

沒有寫完的故事

梁紹良

連年的飄泊，我終於在一個海島似的地方停留下來了。

飯後，散步于樹影扶疏的長堤上，看着輪船泊在平靜的水上喘氣，望着天邊迷離的白帆，軟軟的海風悠悠地飄拂，而海天的白雲是息息地變幻；這裡雖然還是有一「春夏秋冬」的季節，現在已經是夏深而秋深的時節，却使人濃厚地感到熱帶的南國情味。而週圍也間或種着熱帶的果木：有樹幹上圍着果實的木瓜，有亭亭披散的棕櫚，就是沒有迎風高聳的椰林；帶鹹味的海風，軟綿而飄忽，變幻的白雲，扶疏的樹影，青蔥的果木，隱約濃綠中的西式洋房……瀟灑無邊的海景——一切都如錦的柔軟。使你凝眸若醉，如有所失地，泛起濃渺的煩愁，掀起無名的悵惘。

當你掉頭眺望那海天相接之處，映着夕陽的海平面上，那點點的輕帆——是徐徐歸來的漁舟。……要是在夜晚，或溶溶的月夜，你面對着那短短的一綫上，如燼地閃耀着紅綠燈光……那是燈紅酒綠的市區。同時你回頭看那朦朧的海面，映着月色的波瀾，綴着無數輕星，幾抹淡白的帆影，又向那幻想的境界悠然飄去……這時悠悠的海風吹來，使你綿綿欲睡，如入夢鄉地——你會沈醉在另一個世界裡。我愛這樣的環境。生活是閒逸的，心情是舒暢的……

我幸運在顛沛的生活中能有這樣的享受。然而我的心始終感到一種無名的惆悵和不安。——是濃渺的離愁吧？我對於故鄉並沒有什麼懷戀；是失去的青春麼？而我的青春尚在。

無論悠閒的散步，或是浴罷歸來，我終于如有所失地帶着一顆茫然的心。我時常不自覺地躲在小小的樓上，坐在靠海的窗前，癡呆地望着那——靜如春江的大海。

過去的歲月，一一在眼前馳去了，各式各樣的青春，也在眼前逝去，而整個冷酷的人生，陳現在我的眼底；然而我還年青。原來這眼前的寂寞，使我陷於蒼茫的淒迷，我看不見僵硬的蝴蝶，笑的渺茫，以至愛的翻翔——可是我的心重溫了。

早經凋謝的少年時代的一朵桃花，重新片片地泛起，而目前的情景，便如粒粒金沙，沉入心底。這是我的生命史中一點溫暖，也是一種悲哀。

故事說它是在一個美麗的海島上罷。然而島上的故事是沒有寫出來的；——這是一個沒有寫完的故事。

那是離新嘉坡不遠的一個海島，至於它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也許它是有名字的。然而那確乎是一個美麗的島呵——在我的幻想之中；也許永遠將是在我的幻想中吧……

她是我的同學。學校是在繁華的新嘉坡。那是我的母親是住在鄉下的樹膠園裡，只有兩個舅舅在埠上作事，母親便把我送到離舅父住家不遠的一間學校。這學校是我們的鄉會辦的，校長是同鄉人，而學校裡的學生差不多都是鄉親。有一個叫做黃甜的校役，那是一個美髯慈靜的長者，每天除早晨打掃地外，總是捻鬚微笑地和孩子們逗着玩，說着有趣的話。他是我們學校裡最崇敬而親善的人。我的母親便託他時時關照着我，自己每月來看我一次。

我是在學校裡住宿的。學校雖然貼近繁華的大馬路，可是它卻是在灣角的一條比較清靜的街道中。門前坐落一對含珠的石獅；大門裝有活動的鐵柵，而有纏頭的印度人看守。

一進門，轉過屏風，便是一座大天井，天井裡，用大小的花盆種着各樣好看的花草和矮榕，安置在各式的花架上。便感到一種瀟灑清爽的氣息。通過天井的甬道，那便是禮堂。

課室是在樓上。走馬式的迴欄頂上，捲着碧綠的珠簾；欄台上，間隔地放着一盆鮮明的花卉。每當下課以後，我總是不自覺地倚着迴欄，俯視着天井裡的花木出神——而禮堂上便開始有女孩子在那兒嬉戲了。

因為我是新來的六年級插班生。對這生疏的環境感到一種惴惴，我懷念着我的母親，便惹起一種無名的癡愁。我不自覺地以天井裡，那似乎含着一種象徵的花木，和小鳥兒似的，和女孩子的嬉戲，來寄託這迷離的心情。

學校的運動場，是在後面一座特異而自然

的小山上。再走上三樓，通出一扇小門，而越過吊橋——那已經是在半山了。就在古木蔭森之下，一條光滑的士敏土路的兩旁，熱鬧着許多零碎的搭棚：汽水啦，雪球啦，冰糕啦，炒麵啦，綠豆湯啦……口香糖……生菓……

光滑的士敏土路透入那茂密錯雜的竹林，就顯現出斜崎蜿蜒的石階。那竹林內却是一座小小的動物園，許多鐵籠裡養着——猴子，大蛇，孔雀，鴛鳥，鱷魚，狐狸，兔子……

沿着石階，拾級而上，便騰出竹林——到那山頂的，平曠的運動場上了。這是一個面積很闊的運動場，邊緣環繞着濃密的樹木，樹幹便利用為樁柱，圍以鐵絲網；中間縱橫而有次序地種着蓬鬆的古榕，襯出井井的跑道，地面上滿鋪着茸茸的綠草。除一座小足球場外，有幾座籃球場露出端整的灰黑的長方塊——那是鑲上了柔軟的柏油的。

隔着足球場的那邊，斑駁地隱現着紅嫩土的地方，是器械運動場：有鞦韆，槓架，木馬，搖搖板，走馬燈，浪橋，溜冰板，天橋，角力鏡……你站在天橋上，差不多千里之內，這複雜淨潔的世界都影入眼底。

是這樣優美的環境！

然而我却懶得上去。始終覺得有一種痴迷佔據着我的心房；雖然有幾個比較接近的同學邀着我去玩，到底引不起我的興趣。

有一天下課以後，我依舊倚伏在迴欄上出神，但是我微微感到一種失望，好像眼前有一種什麼缺陷似的，心神恍惚如有所失。——漸漸地，我覺得我去了一個很好的伴侶：苗條

的身了，男裝的工人藍褲，套着雪白的短袖恤衫，剪着齊邊的短髮，活潑輕捷的姿態，洋溢着歷歷可愛的風彩。她穿插在一羣天真純潔的女孩子中間，或踢着毽子，或互相追逐，如翩翩的春燕，更顯得楚楚動人；每得到一種勝利，的歡欣時，總是那麼輕快地，拉着她的弟弟（我知道那是她的弟弟）的手：這麼自然歪斜地跳躍着，同時仰起微紅的笑臉，瞥眼向上一瞟——那是一雙靈敏是眼，含着盈盈的秋水，使人心魂為之動蕩。

我純潔地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伴侶。

雖然她並沒有同我在一起玩耍，和我談話；可是她確鑿是我惟一的好伴侶；只要我一看見她的情影，我就會得到一種安慰和甜蜜——好像她同我在一塊兒玩過，和我說過許多許多話。

然而我現在，找不到那可愛的影子了。

那一羣活潑的小鳥兒中間，便隱隱地有着種缺陷，好像失去了一點什麼。我不能往下看了，我感到非常的癡迷和不安……

忽然，我想起來了：我來這裡不是一星期了；今天是星期六，只上兩點鐘的堂，以下是有沒有課的。那麼，我想——她一定和她的弟弟到後山動物園裡，或運動場上去玩的了！一陣愉快的心情，踏着輕鬆的脚步，我就向動物園走去。

通過那些熱鬧的搭棚，我一直轉入竹林內，但並沒有她的踪影。我沿着小徑，走過許多動物的鐵籠，最後來到養鱷魚的水池築壩旁邊；我帶着失望的心情，走過那後面的另外一條

石路上，赫然發現她和她的弟弟，坐在那猿籠的旁邊，拿了香蕉還弄着猴子玩。我的心突然跳得很利害，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然而終於走過去了。

「小帆，你在這裡做什麼？」（我從同學們的口中知道了她弟弟的名字。）

「你來看呵，這有趣的猴子！……」他大真地，露着歡迎的目光說。

「你拿這樣甜的香蕉給他吃麼？」

「牠想得很呢：我不給他。」

「你說：牠很像誰呀？」我故意逗着他。

「牠很像你——」他指着我，笑了。

惹得他的姊姊也笑了。

笑得那麼美麗。一排白得發亮的，整齊的細牙，嫩紅的兩頰現着笑渦。

我頓然覺得不好意思起來，也感到一陣滿足，低着頭，笑着走了。

這以後，時常碰着她，當我們的視線接觸的時候，她總是微笑着把它了避開去；然而我看得出這是含着善意的——帶着無言的好感。

我開始知道她是在五年級裡，她的名字叫「飛騰」。

她的弟弟是在二年級的班上。我常常逗着他玩，送給他許多美異而價廉的玩具。他和他的姊姊一樣，有着秀麗的面容，天真而活潑。他把我當做他的哥哥，時常拉着我的手，要我和他的姊姊一同到後山裡去玩：動物園，或者是運動場。

我和他的感情，就這樣融洽起來了。那時

我還不甚了解男女間的關係，我只覺得我需要這樣的好伴侶，她能夠寄託我整個的心靈；不可捉摸地，充滿着純潔自然的，迷惘的愛。這自然引起同學們羨異的目光，和妬意的嘲弄。一來，甜伯也知道了我們的要好。

他却鼓勵着我。

——「她和你很好，是不是？」

我紅紅臉，低着頭。

「那確那是一個難得的女孩子呢。你走的桃花運……」他捻鬚微笑地，帶點調嘲，又帶點欣慰。**連信**

過了一會，他低聲警告似的說：「很多人追獵她呢，都遭了她的白眼。你不要使她們妬忌你……」指導地——「在表面上你要和她疏遠一點，曉得麼？表面上……」

我們便由表面的疏遠，轉入於幽會。

她是寄居在親戚家裡的。——（她的家是在那美麗的海島上。）

到她那親戚的家裡，必須通過一條很長的幽巷。每天放學，我總是先到那邊等候着她，一直送她到她住的地方。這樣，我們便可以一人一邊地牽着她弟弟的手，一面愉快地談着許多許多的話，說着有趣的故事。而小帆便在我的中間，吊傍着我們的手，快活地跳躍着，自問自答地，唱着笑着，時常打斷我們的話頭。

——「我和你的姊姊：那一個好？」我俯身問着他。

——「姊姊好，你也好！……明哥，你是我的哥哥：好麼？」

——「好的，好的：你是我的弟弟……」

我撫摸着柔軟的頭髮。

——「你比姊姊大還是小？」他仰着可愛的小臉，跳躍着。

——「姊姊幾歲？」

——「十五歲。」

——「我是十六歲。」

——「哈哈！那麼，你比姊姊大一歲……你還是姊姊的哥哥呢。……」

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臉顯得有點微紅，露着心底的微笑。

她的眼睛看起來特別美。雙眼皮，蓋着長長的睫毛，明潔白眸子，含着盈盈秋水——是那眼脈脈含情地。

我的神魂不禁有點蕩漾。

這麼長的巷子，一下就走完了。我覺得還沒有一分鐘。

於是我只好拖着依戀的脚步，頻頻回頭望着她們的背影消失。我突然又覺得這巷子是那末沉長……

這是她給我的第一次的約會。

吃過晚飯？我照一照鏡子，匆匆地就走出校門。守門的印度人看着我，現出很少有過的和諷的笑容，也許是因爲這天我穿的衣服比較特別一點吧？

轉出大馬路，便一切都騰沸起來了。

……電車，汽車，人力車……在眼前飛馳過來，又飛馳過去；虎虎開關地，這整個宏偉

的馬路，就好像滾滾的洪流。而電車上叮叮的响聲，替這一切打着拍子……

我飄飄然起來，覺得一種不可言喻的輕鬆和寬暢。我似乎走得很快。一切都在愉快的動盪中。

我不知走了多少遠？那海濱公園門前，優美的草坪已經隱約在望了……

忽然——

「明哥！……明哥……」是清脆的，女孩子的聲音。

我回過頭來——她已經向我這邊跑來了。她一把拉住我的手，樣子很興奮：

「怎麼這樣遲？我真等得不耐煩了……你一個人來的嗎？你一吃過晚飯就來的嗎？……」她一口氣說着，微突的胸脯起伏着，彷彿我覺得到他的心跳。

「我一吃過飯就來了：臉都來不及洗哩。想不到你會這麼早——你在那兒看見我？」

「就在那轉灣的地方。我正想着：你也許會不來的了……回頭，一瞥眼就看見了你！」她緊握着我的手，頭微微倚在我的肩上，一陣陣髮香，和處女特有的香氣，微擾着我的心魂。很自然地，覺得我們之間少了一點什麼。

——我問道：

「小帆呢？」

「沒有帶他來——我一個來的。」

「很好。我們到海邊去玩吧？」我們手拉着手，並肩走着。我的手感到不自然的僵硬，好像她的手有一種微弱的電流，陣陣顯透到我的全身；我的心志不地跳動：我

還是第一次和異性這樣密切地接觸。

由熱鬧的街道，轉到一條散着月桂香的柏油路上，兩面是絨氈似的草坪，斜倒着稀疏的樹影，三倆的人羣，在草地上散步，或坐在樹蔭下的長椅椅上，談笑着……

海風飄拂着她的頭髮。漸漸聞到了海洋的氣息。

我們默默地擦肩走着，沉醉於無言的甜蜜中，也似乎融會了許多甜蜜的話。

路，漸漸成爲斜坡，而且蜿蜒起來。

我知道，這是慢慢登上一座小山了。那山上我曾經去玩過，有一座宏偉的塔，大概有九層那門高，峨巍吃聲；雄姿虎虎。每一層的走馬圈，都有鐵欄杆圍着，供人憑眺。

到了山頂，那座雄壯的塔，已巍嚴矗立在面前；而這條路恰巧直透入那座塔門，裡面隱約現出石級。

我們以輕快驕健的姿勢，半跳式地越級而上。每上一層，必須轉一個圈，又進入別一扇門。走馬圈很寬闊，靠欄安置有可坐兩人的椅，側邊且擺着賣小食的攤子。並不熱鬧，只有幾個遊人。

我們不知道上了多少層了。

「你累不累？」

她掏出手帕，抹抹汗——她的臉透紅得非
常可愛。

「不，一點也不！你不是累了？」

「不。我覺得很興奮！」

「那麼，我們跑到最頂上的一層去坐吧。」
——打了一個圈，又轉入別一扇門。

終於爬上了最高的塔頂。

憑着鐵欄，定神地舉目四望——海天一碧。幾隻大郵船，扯着各式的花旗，靜靜地停在海面上。

無盡的天邊，迷濛地出幾抹淡藍的遠山。

輕帆點點，扁舟葉葉……

是無邊的風雲呵！美麗的海景。

回頭，望那都市的一面——竟如奇峯鬱岫

；峭壁巖巖，嵯峨千里……

海風習習吹來；飄飄然地，好像我們隱雲駕霧似的，使人心神搖搖不定。

她還帶着點喘息，展開茫茫的視野，搜尋着每一個風景綫，化來臉上甜甜的笑容。

最後，她又害怕，又貪饞地向塔脚下看，顯着恐怖的神色；緊貼地偎着我，拉着我的手

「你暈不暈？我有點兒暈呢！」

「不要老看它吧，——會使你害怕的！」

我也感覺着危危欲墜的緊張心情。

我拉着她在椅上一同坐下。

她把頭貼在我的肩上。好像有說不盡的感懷和甜蜜。

過了一會，她說：

「我的母親有信給我……」

「是最近嗎？說些什麼？」我關懷地，打斷她的話。

「她說要我回去一次，說她有點病……」

「呵？」我的心猝地一跳，覺得一陣茫然。

「明天不是星期六嗎？我明天就要走了！」

「過了雙十節再去不好麼？雙十節，我們可以快樂地玩幾天！」

「隔雙十節還有四五天呢。」

「那你什麼時候回來呢？」

「不一定。」

我陷于無名的悵惘中。

「你母親是什麼病？」

「也許沒有病的——她想念着我吧。」

「那麼……」然而我說不出什麼。

我望着淡藍的遠山；幻想那美麗的海島。

「你不是說你的家在一個美麗的島上麼？這裡望得見麼？」

「遠得很呢。」

「有多遠？」

「坐汽船：要一個鐘頭！」

「那近得很呀。」

「但是，在這裡可望不見。」

「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我很想知道她家裡的情形。

「只有我的父母了：在島上做生意，自己有着店子。就只生我和弟弟，很疼我們的。」

「島上也熱鬧的麼？」

「熱鬧是熱鬧的，並不如這裡。那是別有一種風味……要是你到過，你就曉得了。」

停了一會。她說：

「游泳——那纔好玩呢：當漲潮的時候，你划着綠色的遊艇……你會游泳麼？」

「會是會的，恐怕還要你做我的徒弟。」

她澀存地，欣賞了我的話似的，同過臉來，向着我笑。

「退潮：你知道麼——」退退那慶二三渾

渾，那正是夕陽西下的黃昏，紅霞在天邊放着

文壇

(244)

光彩，映照得你的臉、衣服，都紅紅的……」

「父親和我，和弟弟……以及許多許多在島上住的人，都全，都出動了。……父親背着網，我拿着鐵鉞，弟弟提着漁籠，大家都高扎着褲腳。弟弟那靈快活地跳着跳着，拾着殼、螃蟹，蚌子，——還有人拾過珍珠呢？」

「看是那麼一灣小小的湖，紋紋着退潮留下來的水，一網撒去——活跳跳的盡是魚蝦！要是你在那兒，你該多麼高興。……還有，沙魚，在遠遠的沙地上，噴着筆直的水柱子；祇要你這麼輕輕地，慢慢地……走上前去，只一插！哈哈，好了，把沙土挖開來，一樣蟹大的沙魚：這小的——至少有三斤來重！」

「有趣得很，那麼。海鮮是吃得厭人的了？」
「那才真正是海「鮮」呢。保你吃不到不要，還可以賣錢！……」

「還有，一座鐵橋，很長很長的伸到海心的碼頭。我們便在那橋上，憑着鐵欄放釣；當牠吃着你的釣時：那是車釣，你便磁磁地把線放着、放着……跟放紙鷂一樣？等那傢伙疲倦了，你就慢慢地把線收回來——蟹大蟹大一條尖嘴青魚，或是桂魚，鱸魚，圓魚，白花魚……」

「呵，好玩極了！那地方也有像這樣的小山的麼？」
「那島就是海上的一座小山呀。不過那是很闊，很平的海山罷了。……山上也有許多許多像這樣軟軟的柏油路，還有滑滑的土敏土路，還有紅色的泥路；晚上，雷燈悠悠地照着山道。……那裡也有海濱公園，海濱運動場，

海濱游泳場……半山腰裡，還有露天電影場，還有，專給人們賞玩夜景的夜市場；有眺望風景的茶樓……」

「那山頂上，也有像這樣可愛的塔麼？」
「有的，——不過那是燈塔。」
「呵！燈塔麼？——航海人，駕着小小的孤舟，一看見它，就得到了溫暖、光明的那種麼？」

「正是那種燈塔——輝射着紅白的毫光」
「呵，美麗極了！」
我浮泛在甜醉癡迷的幻想裡……
「你看那不是虹燈碼頭嗎？」
她用手指着海洋的這一邊——那裡正晶瑩地亮着長虹形的霓虹燈——整整的一帶，已經灼爍在紅光綠耀中了。

「你到過那虹燈碼頭麼？」
「到過的。」我說：「那邊有十五層的氣象台，旗語樓，巨富的大廈，名人的住宅，洋行的倉庫，摩天的酒家，漂渺的遊樂場……牆壁上都閃爍着五彩的霓虹。下面是驚心動魄的海濱路：汽車，電車，摩托車……風馳電掣……」

「虹燈碼頭是突出在海面上的，通明地浸澈在霓虹的光波裡。——那是一切都在紅光綠影中動盪的海濱！」
「要是這些地方，都是在我們的中國，那多好呀！」她感慨地說。
「是呀，我也時常這麼想：我們都是中國人，却要受外國人的管呢。」

「但是，我們中國也有比這更好，更美的地方，我聽爸爸說的，而且那裡有「春夏秋冬

」的季節；春天——那是多麼美麗呵……」

「是的，我也常常聽母親講過許多許多中國的故事。西湖，你聽過他？那是一個非常秀美的湖呵；從前，中國的皇帝，帶了他的佳人，叫做西施的，遊過那個湖，所以又叫做西子湖。那裡有「雷峯塔」；白蛇精，變了一個美女，迷住了一個叫做許仙的美男子，後來，白蛇精被一個和尚收住了，就葬在西湖旁邊，造一座塔，鎮住她；叫做「雷峯塔」——獨自在南屏的晚鐘聲裡……」

「中國有黃河，長江，揚子江……有山海關，嘉峪關，萬里長城……還出過許多的英雄，才子：岳飛，班超，史可法，文天祥，屈原……中國還有秦淮河的勝景，泰山的雄壯，上海的繁華……上海，你知道麼？人家叫它為東方的巴黎呢。」

「還有，是洞庭湖吧，有一座岳陽樓，呂洞賓是一個仙人，一天，雲遊到那兒經過，看見那樣的景緻，便用一塊金牌，題了「重二」兩個字掛在那裡，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意思；後來有一個人上去遊玩，看見了那兩個字，哈哈笑道：這是無邊的風月呵——那塊牌子就掉了下來。」

她似乎沉醉在夢似的幻想裡了。
「為什麼這些在教科書上都沒有說到呢？」
「我們現在讀的，是「南洋」教科書那。」
「……我也聽母親說的：中國有許多許多的稻田，牛耕着田，水映着新秧；到收割底時候，遍野都吊着黃金似的穀子……」

「是呵。」

文壇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回國呢？」她正經地問着我。

「這怎麼說得定呢。」

「媽媽常常勸父親回國，說是這裡不是老住居——這是外國人底地方呀。」

「你們島上也要受外國管的麼？」

「爲什麼不呢？那也是他們的地方。」

「最好有一天，我們能夠一同回國！」

「那就好極啦。」

「我還要當一個飛行員呢，或是空軍吧，飛翔在中國的大地上……」

「那我真要高興死了！」

……夜色已經有些迷茫了，海面漸漸泛

起輕浮的光。而整個大都市，也就要沉入在光華中了……

「我們早點回去吧！明天我還要送行哩。」

夢醒似的，我的心突然空虛了。

「不必送了。我已經請了假，一早就走的；你還要上課呢。」說着，她站了起來。

「你到底什麼時候回來呢？」

「說不定的，也許一兩天就回來了。」

「這樣就好了——你不要忘記了我呵！」

她緊握着我的手，靠在我的肩上——一種醉人的溫柔，低聲說：「不會的！我一時沒有你，就寂寞得難過呢。……」

一邊走，我感到甜醉，又感到迷茫。

街上，已經飄搖在華光之中了：錦紅飛亂地——恍惚我們在夢遊一樣。

到底還是去送了行。

回來，我倒在床上，好像受了感冒——許是真的受了感冒：起得這麼早，——頭有些暈，身子有點微寒；我閉着眼睛，更沒有心緒去上課。

我病了……

——美麗的島……處女的香氣，甜蜜的溫柔……在我的腦海裡旋轉。

可愛的清晨，海面上還籠罩着朦朧的朝霧。

她沿着岸邊的鐵欄，穿着鮮明的綠色外套，晨風撫着她的短髮；亭亭的身影，翩翩的風彩

一種按捺不住的、顫透的愛火，燃燒在我的心頭。

我很想把她抱在懷裡：吻她。

然而我只默默地，牽着她弟弟的手，跟着走……

虹燈碼頭開始熱鬧起來了。許多飄然的男女，亂紛紛地晃來晃去……

「嗚……」一聲汽船的尖叫。

船慢慢地靠岸了，停泊了。

她已經先等在石階上——這麼輕快靈捷地跳上了船。待我在人叢中把她的弟弟拉上船時，她早已佔好了兩個位置，在那兒候着我了。

我在她的身邊坐下；弟弟坐在她的懷裡。

她拉過我的手，溫柔地撫弄着，說道：

「雙十節，你便可以這樣地和我坐在一起，到那美麗的海島去上了……」

我正沈溺在紛亂，悵惘的情緒中。我不解她的意思，以爲她在故意說笑，沒有會理她。

「你……」我正要說什麼——

「嗚……嗚嗚……」汽船銳聲地叫了起來。

她把我的手放開，催我趕快上岸。

我就這樣在混亂中跑了出來，登上碼頭，依在鐵欄杆上。

機器响動了：突突隆隆地，船尾滾起了肥皂泡似的白沫。船轉身了……

她坐的窗口正向着我。她探出頭，仰着紅紅的臉，拿出雪白的手帕搖着；我聽不清楚她還說了些什麼……

船，漸漸在輕紗似的朝霧中隱約了。

我彷彿被遺棄在四無人煙之境，感覺着無所慰藉的淒涼。

同時，她像把我的靈魂帶走了：——帶到茫茫的海上，——帶到美麗的島上……

我覺得頭漲得很痛，昏沈欲睡……

我昏沈地睡着了。

一杯開水，帶着神秘的微笑。

「你病了麼？」

「沒有什麼，大概受了點感冒吧。」

他摸我的額角。臉上的微笑並沒有減去。

我總覺得他這微笑帶着一種神秘；不可思議地，似乎含着一種意思：他就要將這意思告訴我，但又故意延遲似的。

「沒要緊的，過一會就好了。——待我把你的藥方拿來。」

他轉身出去了。

不一會，果照他拿了一張長長的片子，遞給我。原來是一隻信封，上面並沒有寫字，然而封着口。

我將它慢慢地拆開，心跳動得非常厲害。明哥：

一定感到很寂寞吧？我也覺得很難過呢。但是，爲着我們將來的快樂，我要暫時和你離別了。

這是我的計劃，然而我不好意思當面告訴你。

我的母親並沒有病。我爲要回去告訴她們：你要到我們島上來玩了，讓她們好歡迎你哩。

雙十節，你不是說要快樂地玩幾天嗎？那末，到你想念着的美麗的島上來玩！不更快活麼？

——這裡有一點要提起的：假如有一天，我們駕着大輪船，乘風破浪地越過太平洋，回到那更美麗可愛的祖國，那才是真正的快樂呵！

請你安心着，星期一我就回來啦。

預祝——

我們將來的快樂！飛鷹於臨別之夜

字跡異常的秀麗。

我的手顫抖着，反覆地看了三遍。全身發熱：我竟出了汗。

最後，我倒在床上，眼睛也感動得有點濕潤了。

我想：這樣明快多情的女孩子……

我甘然回味到，在送別的船上，我沒有理會她的一句話：

——「雙十節，你便可以這樣地和我坐在一起，到那美麗的海島上去了……」

然而這是一篇沒有寫完的故事；故事到這裡就要終止了。

誰也沒有想到她這一去便是永別！那美麗的海島上有着更美麗的故事，然而我不能將它寫出，——它只明滅地活在我的幻想之中。

天有不測之風雲……

一個人的命運豈是自己能預料的麼？

當她，走後的第二天（就是星期日的早上），我突然接到母親的噩耗，兩個舅舅一同來接我。

——晴天的一個霹靂！

沒有眼淚，也感不到哀傷，記得耳朵裡「噹……」的一聲：失足下墜似的，我就昏厥過去了。

待清醒時，已經在母親的靈前——感覺到一陣良楚，淚水如潮湧來，伏在紅漆的棺木上，我又陷入昏迷狀態了。

喪事完畢後，舅舅將我送入了回春醫院。在醫院的一個月裡，我完全是另外的一個人。我被遺棄在沙漠中，得不到一點溫暖，看不見一點源泉……

我就這樣喪失了慈愛的母親，失去了青春的愛情。

如今，我回到祖國已經八年了。整整的八年，我沒有嘗過愛，沒有接受過第二個愛情。我受過許多苦難的磨折，也做過許多美麗的夢。

當我被送上一隻破舊的大輪船的時候，一股無聲的，宏偉的暗流，正在世界的脈絡中運

行，變幻的風雲，在警告着人們即將有暴風雨的來臨。共赴國難的神色，表現在僑胞的臉上。

我想，她也許就在這股無聲的暗流中，同時捲入了祖國的懷抱吧？……

韶華如逝水，它帶走了我過去的一切，也沖淡了我旺盛的青春。

八年前，我還是一個翩翩風韻的少年，而現在的我，早已深深罩上了成年的憂傷，——然而我就跟着祖國在這苦難中成長！

雖然沒有如我所願地，做一個飛行員或是空軍：翱翔在祖國的大地上……

八年來，我做過苦悶的學子，當過小學教師，也做過祖國的新戰士……

我會徜徉在偏僻的山城，徘徊於繁華的鬧市，寄足在床頭鳴着秋蟲的地方……

……泛過秦淮的夜月，登過泰山之巔，遊過重投懷懷的西子湖。

暴風雨過去了，當一切都露着生機的微笑時，我終於在這個海島似的地方停留下來了。

望着平靜的海面，看着飄浮的白雲……

——慈母已安息在逍遙的異國；而曾經寄託過她的青春的她呢？是在新生中的祖國：看着大地生機在微笑嗎？

幻想中的美麗的海島呵，你的頂上不是有一座光明的燈塔麼？請照着我！我還要憑藉那天涯海角……

也許有一天，我會偶然在一個什麼地方，遇見了她：我想——在祖國的原野上，在芸芸的衆生中。

——我望着那無盡底天邊。（完）

遠親

芷川

是早上六點鐘光景。

長空，還蒙着一張灰色面紗，靠東面，隱約地透露出一些些暈紅的雲彩兒，却被一抹暗黑雲層攔阻着，不讓它的光影透過。然而空氣是乾燥的，不時也飄拂起涼涼的，不至於令人寒怯的微風；就像告訴人們：這一天，可還是個晴暖日子，南國初冬的好天氣。走在清晨的大街上，算是城市人一番享受，爲的是：「喧囂」的脚步，還沒有躡進來，馬路稀落地沒幾個行人，只遠處有送報的在嘶喊着當天新聞，偶然，麵包販也傳來一串叫賣聲；整個城市，就彷彿剛爬起來，睜着惺忪睡眼，在床沿發呆時的一刹那。這一派恬靜景色，生活在關市的人們，幾乎是難得享受的！

此刻，珠和明輕掩上門兒，便朝東面走去。這兒是城西，是一帶住宅區，環境幽美，特別在清晨，更顯得寧靜。走上筆直的馬路，步子便不期然輕快起來。

他們貪婪地凝視着晨光，內心像充滿了愉悅，珠一面低哼着「可愛的早晨」——那小曲。不知什末時候，陽光已偷偷地逃出了雲層，他們臉面上，正好披上了一抹微紅的光影，珠的歌聲，也隨着响亮了些。迎向陽光，她有一張圓臉，寬的額，明澈的眼珠子，長長的睫毛，一張年輕的智慧的臉孔。深綠色大衣沒繫上腰帶，讓晨風吹拂着。長髮是輕柔地撒在兩肩，像流蘇！她的輕盈步度和爽朗歌聲，顯然驚動了一些路人了，都停了脚步，投給她奇異的一瞥，她也似乎覺到，怪難爲情地忙把右手理一下長髮，順勢扭過頭去，轉向着明：

「大哥，此刻去探望人家，不是還早了些兒？」

「可不是，像這小孩子，大清早跑來就拉着我走！……不過，你不是說：寶姑要在寶才在家裏的嗎？」

明是珠的哥哥，一個中等身段的青年，面型酷肖着他妹妹，却多了一襲堅定神色，和年齡上距離的表徵。這時正把兩手插在大衣口袋裏，目光牢牢地釘住前面，邊答話邊走着。

這一天恰好是星期日。還在幾天之前，珠就約好了哥哥，說要領他去探望一位「遠親」，一位叫什麼寶姑的；當時明曾呆了好久，想不出這寶姑究竟跟他們是什麼親誼，珠還取笑了他。事實上，故鄉對他真的太陌生了！戰時的長年流浪，在他年青的心版上，已復什地塗抹上過多的異鄉色調，人事代謝，生活磨鍊，在在都剝蝕着他童年的記憶，到如今，即使是原有的善感性情，也難從他冷然外貌上，找到一些兒痕跡了！這變遷，在兩個月前，他第一脚踏進故鄉時，曾使妹妹若干親友們驚訝不置的。當珠詳細地告訴他：寶姑原是珠的乳娘，母親在世時，一向就好好兒看待她，作爲親戚一般來往。這是二十年前的的事了！可是珠忘不了她，常到她那兒去。跟着，還累贅地把她這些年坎坷所景况，說了好半天。

關於這位「遠親」的事蹟，跟他上母親的坟一樣，會沉重地扣着明的記憶之門，像黃金般瑰瓌的兒童時代，便驀地翻騰在他的腦海裏，雖則，理智不斷在暗示：過去已然是過了，眼前展開的，是他正在走着而且還要加倍用力去邁進的事業道途，能不憑「回憶來」生活，家裡和故鄉，也着實沒有給他半點兒「餘蔭」，一切得靠自己的！可是他答應了妹妹的請求，願意和她一塊兒去看望那寶姑。

自從母親死後，明就特別對妹妹關懷起來，珠也敬愛着哥哥。他們都是公務員，珠還住在機關的宿舍裏，今兒能夠玩個整天，自是快活不過！拐一個灣，是市場了。就在馬路兩旁，菜販們已端正了貨色，安閑地等待着主顧。此刻，買菜的人還不多，可以聽到一片「嘈囂」的嘈音，也容易嗅到了市場的特有氣息；活水流瀉到路面周圍，清楚地刻上了每個過路人的脚印；市場，彷彿是整天齒繞在滋潤的氣氛裏，魚販的木

盆灑起了水，茶碗的碟管濺出清水……一個膏肉的身子，霍然磨着公刀，向瘦了臉兒的主婦，誇誇着肉肉的精美，「嘩嘩嘩」地吵着。珠引着明，急步越過了市場，隨着，誇進一條小巷。

「記得嗎？有一個時期，我們也住過這樣的地方。」珠笑着說：「看哪！多狹小的房屋，不平的石板路，跟那些便宜的小吃店。」

「……」

明沒有答話，儘在端詳着週遭。一些物象，使他感到莫名的熟習，他是熟悉這地方的，也似乎沒有到過。街道狹小而幽僻，却另有一番熱鬧！多數人家敞開了大門，讓淺狹的廳堂，給過路人飽覽無遺；人們都愛站在門口聊天；幾頭骯髒的狗，目中無人地來回追逐；而野孩子是那末多，圍繞着路邊的零食販，掛了長長鼻涕，吵鬧着，蹦蹦着。明一聲不響，出神地走，他幾次走錯了拐灣的地方，都給珠一把拉住，最後是索性引着他。可是，珠沒聽見他惶恐的眼色哩！她想着見到寶姑以後，將得到什末愛吃的東西去了！不錯，寶姑是愛她的。

二

從寶姑驚訝的眼光裏，明，可聽見她還爭滿了一股高興神色。看來，她是四十開外的人了！瘦削面孔，刻劃上過多的皺紋，穿一身樸素而整潔的衣服。這些表記，使明想像到：一個善良的婦人，是怎樣挨受着生活的鞭子，度過了長年辛苦的歲月的！

「我真高興！明，你長成個男子漢了！唉，倘使你母親看到……」過度的喜歡，掩蓋不了她依戀故主之情，她常會提起明的母親的。說着拉過一把椅子來，便趕快拂拭。

「寶姑，別客氣！讓我自己……」明感到不好意思。

「你不要，會弄髒你的衣服哩！」挪好椅子，她又端茶過來，並且仔細地瞧着明：「請我瞧清楚你吧，小時候，你真像父親，現在是……」臉孔長了一點，眼睛可還是極相似他的！

珠早就毫無拘束地坐着了。舉着杯呷了口茶，不斷微笑。回過頭寶姑像猜到了她的心事：

「我曉得你們會來的。珠兒，我給你們一樣點心吃。」她招呼着珠

，拉着她向灶間走去。

太陽已爬得高高了，陽光打從屋簷，投射到小房裏來。這時，只有明一個人，他開始注意到這細小的廳堂，陳設是簡單的，可是，粗木傢具，都揩拭得很乾淨，給人們一種淡泊安貧的感覺。隔壁住的是鐵匠吧？不時送來「叮叮」的鐵片聲，也遠遠地夾什一些紡織機的喧嘩。

寶姑端上一盤糕餅來，熱烘烘地冒起了烟，都是珠向來愛吃的。原來她，早就悄悄地向寶姑預備了！牠一壁吃，還一壁要明猜：

「你說，寶姑怎會曉得我們要來的？大哥，你猜猜看！」多快活的孩子啊！

而寶姑顯然是爲了明的來臨，一切呈現着紛亂。不停地忙着張羅些什麼，最後，是堅決要他們吃過中飯才回去。珠當然是高興不過的。然而，明的深心，却泛起了一襲莫名的哀愁，他感激寶姑的體貼入微，就像慈母一般！「倘使母親還在……」想到了這，一股血液便突然奔流上腦際了！他感到面孔紅紅的，眼睛有點兒濕潤，可是，他竭力遏抑着，還裝出笑容來，接受寶姑的殷勤款待。

不一會，寶姑又忙着要預備中飯，珠跟她一道兒去了。廳堂內，便重行岑寂起來。明因而陷入了沉思，他想起妹妹說過的一串寶姑的事跡：「她的丈夫是趁輪渡的，做些小生意，在外時間居多。也沒有兒女，家裏就剩下她，獨個兒過着清淡生活。可是，她每天還跑到大街上，替還留着辮子的女人們「梳頭」，經常設檔於××路，雖則入息無多，但她高興這末幹，她說：「一個人呆在家裏，還不如找些生活啦！」多年來就靠着勤勞，着實積了點錢，可是，後嗣問題，是深重地煩擾着她夫婦倆的，聽說要討個養子了……」明把珠的話，細細思索，驀地，發現了一個平凡的問題：他彷彿見到，無數如像寶姑般類型的人，一羣在時代後面，跟社會脫了節的小人物，世界上沒人理會他們，任由得隱忍終生！但爲什麼呢？爲什麼人們和社會的關係，就僅僅是如此！生活像泡沫般，一會兒就寂寞地破滅！他無意地仰起頭，剛好見到一座「神龍」，香煙裊裊地飄上瓦椽。琉璃盞，閃爍着明亮的火焰。於是，明恍然了！不錯，這是她的信仰，一個小人物，就靠了這卑微的「自我安慰」而生活着！

時間很快地過去，寶姑已安排好飯菜了，他們圍坐着一張小方桌。珠指點着一盤「蒸肉」，告訴明：「這些菜是你小時候愛吃的，寶姑告訴了我，她還記得啊！」

明不由感激地望着寶姑。她可在申述一長串往事了：

「是的，明，你也許忘記了！你父親在的時光，家裏熱鬧得很。你是個獨子哩！大家把你寵壞到了不得，有一次，陳媽，哪，家裏的老用人，不小心。一口飯湯着了你，便挨了你父親一頓痛罵啦！唉，真是……這幾年，你要流浪到外地去，誰會相信呢？要是母親還在，她怎忍教你……」提起往事，她也有一抹難言的悲哀，老眼噙着淚珠了！她就是這樣，慣常把明的家，看做自己的一般。

珠也低了頭，默不作聲。

一頓飯這樣地過去了。還是明說了些異地可笑的生活，結束了方才憂鬱的場面。寶姑出神地傾聽着，雖則，明是她從小就見慣了的，但眼前，他經歷了不少難於想像的人情世態，她不由不深信：明已是個懂事的成人了！

依從了珠預先的請求，明對寶姑的孤零生活，安慰一番以後，才告辭返家。

人家屋頂上，正濃濃地冒上了炊烟，是晌午時分了。

文壇

三

一個傍晚，明下班後跑到珠的宿舍去，珠正在浣洗衣物。

她房間是臨近馬路的，在二層樓上，有一列小巧的窗門。這一帶原是市中心，喧囂的市聲，從早上就毫不顧忌闖進來了！此刻，正是個暮靄蒼茫的黃昏，西天還煊染上一抹紅霞，餘暉透過了玻璃窗，小室內便洋溢着一派暈紅色調。

對於室內佈置，珠分明有她的天才。在適當位置下，安排着精巧的椅桌，教人坐下舒服得很！雖然，房間面積還不到一丈平方，却沒有侷促的感覺。這些生活上瑣碎事務的處理，明是佩服妹妹不過的！可是，他對她還懷有一份奢望，由於熟悉珠的性情，知道她世故未深，正如同未經雕琢的珠玉，要是指導得宜，循循善誘，她可能走上「寶幹」道途

，不至成爲一般花弱的女性的！一向來，他對珠就多少少，實施着這企圖。

而珠沒有跟哥哥說話，却快樂地吹着口哨。

明站起來，走攔到門去。天上，黝黑的夜幕已在低垂，暮雲四合了。俯着身子，可以看到熱鬧的市街。此刻，馬路兩邊，已燦耀着霓虹管的光芒，商人們，顯然是心理學家，他們綴上的光管，彷彿就是若干最諧和色彩的圖案，使每個過路人，都難以逃避於這種光彩的誘惑！市街，就多謝他們，粉飾成一個「酒綠燈紅」的世界。

這兒走着各式各樣的人，有各種街車的款式，就如像萬道洪流，向每個空隙狂瀉着。他們顯得多末繁忙哩，漫無秩序！彷彿懷了一部不停的「馬達」，迫使他們永恆地奔馳，在茫茫人海裡，在人生旅程上。一種紛亂的現象，因惱着明多年生活經驗，使他對眼前秩序，深致不滿！他透視到紛亂人流的源頭，明白人世間一切欺詐，自私的裡因。他是研究社會學的，學理上也會解釋：一個社會所以停滯，乃至滅亡，是爲了某種「因子」的失調。這樣，他凝視着紛亂的人們，爲他們自願自的各奔前程，爲人類互助心幾乎消滅殆盡而悲哀了！他懷念起寶姑，懷念起無數比寶姑不如的人！

珠已洗滌完畢。這時站在明的身旁，心裡也想起了寶姑，她看着明一副沉思容色。

「大哥，我們有空，要多多去看望寶姑，她着實冷清了！」眉頭第一次深鎖。

「對的，好妹妹，就算他不只獨個兒生活，我們還是要盡力幫忙她的！」

「母親說過，要我們好好兒待她。算來她就是一位遠親啦……呵，你看，他們在打一個孩子！」

那邊零售店門口，一個衣服襤褸的小童，給店伴們追打着，想是偷了些什末，叫深沉地一笑；

「珠，讓我們水恆懷念寶姑！不錯，一位遠親。可是這樣的遠親多得很，無論在誰兒！」

明望着妹妹，心裡安排好一個計劃。外面有茫茫的、迷人的夜色。

安娥的哀悲 (中篇創作)

鐵英

這時王媽端着藥進來了，她把藥放在桌上，很驚異地看着安娥說：

「安姑娘病了還看書嗎？好好靜養吧！」

「王媽，璐璐到那兒去了？」

「在樓上吧，要她來麼？」

「不，我隨便問問，——李先生到底那天回國？」

「還沒決定，總是上下幾天。」

「他不知道這兩天我病重了些麼？」

「或者會知道的。」

「他給璐璐講書沒有？」

「近來沒有，老爺有意招他做贅婿，前幾天謝先生李先生在這裡講起的，大家都滿意。」

壇文

「真的嗎？……王媽？請你問清好不好？」

「好，我等會來。」

安娥像受了電擊一樣，全身高燒起來，額上滲出一顆顆的汗珠，兩眼呆瞪瞪地看着帳頂，淚水在額骨上橫流下來，……

人生有什麼意義呢？假如沒有一個真實的朋友的了解與同情？

想起在一個恐怖的黑夜的一剎那間遭受了整個的污辱，把她和真如的純正的愛熱烈的愛輕輕地像一縷炊烟經微風一拂消逝得一絲痕跡沒也有；在她迷糊的迷於麻木的腦筋裡，髒髒到在那遭受污辱的一剎那間的創痛，她不禁兩腿酸軟起來，而全身顫抖了！

於是她迷糊地想到：一個年青的處女在草野上是這麼可耻地遭受了蠻橫的污辱，喪失了她處女的聖潔，還談得上什麼高貴與美德？憑什麼去希冀一個英俊的有為的青年的真純的熱烈的愛？一個少女的高貴就只有她保有那處女的神秘吧？而她自己就這般可耻地喪失了！雖然在黑暗中像恍惚的夢一樣沒有見證，可是她怎能瞞過那雲隙裡的星星和草間的蟋蟀呢？想到這些，她的心更冷怯了，一個幽靈似的哀哀地啜泣着。……

沒有勇氣向真如表示愛，更沒有勇氣要求真如給予愛，她只有冷怯，只有哭泣，只有悲哀地死去，……

讓淚水洗淨污辱，讓死解脫苦恨，這只是悲哀的絕望者慘痛的私心自慰吧？假如淚水與死真個有如此的力量，那人生不會再有悲苦了。可是人生永遠是執着的，只有現實的勝利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和解放。

十二

是黃昏時候，真如獨自坐在書房裡，兩手撐着面頰，望着天際的流霞幻想着：璐璐真美，……溫柔，……神妙的歌聲，……不久，璐璐，……我年青的嬌妻呀，……而且有一份大家產，……高貴的門望，……像閃電一樣，另一個思潮湧過腦際：但是，可憐的安娥呢？……不幸的靈魂，……

他那磨睛一樣閃光的眼垂下了，無意間轉向他的老同學希聖新近寄給他的敘事詩專如上，他信手翻開一頁：

「舒閱恨起來了

恨自己的薄弱無勇氣

不能突破內心潛伏的

舊道德意識的藩籬，……」

「他疑惑起來了，

口裡喃喃地唸着：

舒閱是個怯懦的青年呵！

舒閱是個思想陳腐的青年呵！

舒閱是個沒有真意的青年呵！

自私，殘忍，刻薄，卑鄙，……」

他要轉身回家

他竟得在專如面前

慚愧……」

真如眼睛一樣閃光的兩眼，在一亮之後黯

淡了，卑怯了，他的眉頭緊蹙着，用惋惜而含

有責備的啞音低聲地說：

「在專如面前慚愧，我，我李真如在安娥

面前慚愧！」說完，他失意地把詩合上了。

真的，就愛情方面說，男子往往對女子是

慚愧的！

由「慚愧」真如記起了小仲馬的傑作「茶

花女」中亞芒給瑪格麗特的至上的簽署了……

「曼德對瑪格麗特慚愧！」

默默地想着，想着，真如兩眼突然亮亮的閃出強烈的怒恨的光來，口裡喃喃着：

「真如對安娥慚愧！真如對瑪格麗特更慚愧！卑微的自私真如呵，你不配做一個新時代青年！卑微自私懷有固執舊偏見的腐鼠呵！」

在真如的愛情簿上，安娥是第一。一次青年在他的（或她的）愛情簿上應該只有一個真實的記賬吧？可是，如今真如在自己的愛情簿上把安娥的名字塗改了，好像狡詐的商人塗改他虛偽的賬目一樣，而書上鮮艷奪目的名字「璐璐」。

璐璐的確是美，溫柔，尤其她那飄渺的歌聲能迷醉一切憤怒與仇恨的靈魂；而且比安娥彷彿多有一樣最神秘最高貴的想不透的東西，那東西是處女的令人憧憬，迷惑，眷戀的象徵。呵，是想不透的象徵呵！

然而，愛情的產生應該基於個性的調和；假如狂熱着姿色的迷戀，那只是卑下的情慾，而不是純正的愛。這個信念湧進了真如的意識。

「安娥的不幸是該同情的，要寬恕她……」
「我是一個思想前進的青年，腦子裡不能存有不潔淨的思慮——男子們自私的得固執的偏見，……」

「沒有真實的同情，沒有澈底的諒解，腦子裡充滿着不潔淨的思慮，……這些統統是人性的弱點，……」

「一個新時代的青年，應有新的人生觀：以永恆的戰鬥精神去克制人性的弱點，……」
「一個新時代的青年，應有新的道德觀，」

排除陳腐的自私的偏見，……

「我應該和先前一樣真實地愛安娥，而且……勇敢地和她結婚吧，……她的心是女兒的，她的靈魂是聖潔的，她的品格是高尚的，……」

瘋狂了似的，真如臉部的表情隨着腦海裡的紊亂的思潮在急劇地變幻。

這時，王媽點上了燈，璐璐夾着英文文法隨着進來了。

「璐璐，請坐。」真如站起來，態度很嚴肅的向璐璐說，他竭力鎮靜着自己。

「李先生，虛假式裡還有些模糊的地方，請再給我講一遍，麻煩你。」

「可以的，——請坐吧。」

講完了英文文法，真如向璐璐遞過一個微笑，他那鷹眼一樣閃光的兩眼，直看着璐璐說：

「璐璐，彭小姐這兩天怎樣？」

「病加重了些，發燒很厲害，……」

「她晚上也出來嗎？」

「不，她剛才好像在朗誦你的詩呢！」

「唉，多情的姑娘！……明天下午去看她。」

璐璐向他遞過一個柔和的微笑，轉身出去了。真如看着她的後影，又有些迷惘了，信手展開稿簿，寫他讚美璐璐的詩句了：

「你苗條的身段，」

活潑得像稚小的乳鹿一樣，……」

十三

第二天上午，真如正在沉吟他寫給璐璐的詩篇，王媽送上一張信紙，上面寫着：

「李先生：

昨晚璐璐來，說你今日會來看我，我很感激你。但我覺得有些胆戰心驚似的。

我的悲苦，你知道的。我的命運將給一個怎樣結局？我不願去想像它，……

半年多來你做了我命運的主宰，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我最末一日為止呵！所以和將來的命運怎樣，只有你才能付度呵！

午安
安娥上八月十九日

真如再三談着，他的神經好像中了麻痺的毒藥似的。一會後木然地把信摺起來，夾放在書裡，低着頭，又默想了一會，悄悄地點出書房，粗洪着嗓子喊道：

「王媽，王媽，到這裡來。」

王媽從走廊下轉過來，說：

「李先生，什麼事？」

「到這裡來，我問你。」

他們走進書房。

「安姑娘今天怎樣？」

「比昨天好點，只是燒得厲害。」

「她另外說了什麼？」

「沒有。」

「她在書房裡做什麼？」

「在唸書呢！」

「璐璐在那裡沒有？」

「她在樓上。」

「你帶我去看安姑娘吧，有話要和她講。」

於是，真如跟王媽穿過幾間房，來到了安娥的住室，王媽出去了。

安娥臉上的神情是莊穆的，雖然是那麼慘白如蜡。真如坐在桌前，他的目光呆呆地流注

冰期

尼 穌

許多許多日子以前：

有一天從太陽上掉下了一塊火種，這塊火種經過三年三月多五天才落到地面上來，在地面上馬上燃燒起來，升起千萬丈火焰，於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草也馬上爆長出來，花也開了，人們也都脫下了毛衣，皮衣；那世界最高山峯終年冰固的山巔也都溶解了雪水傾瀉下來；地面上的河水，江水，海水也都映得通紅通紅，水都沸騰了，翻湧起來，躍起千萬丈的驚濤駭浪；古老的枯樹火着了，像無數把火把在原野裡燃燒；岩石也都通紅了，崩潰了，倒塌了。整個地世界上浸在激動裡，整個地面上的人都燒灼了兩頰，一顆心像着了火地燃燒，有些經不起高熱的人早燒死了，焦了。——成一團炭。

任何角落都感到灼熱，任何地面上都可以看到火炭一樣的動物殘屍。……

整個的地球像初從火裡挾出來的一塊紅鐵，整個的人類在極端地混亂中，每一塊地面都在抖顫。——連顫了三日三夜，懸掛着的東西都被顛落下來。

就在那天晚上，上帝對整個地球上的人宣佈了：「你們忍耐吧！這是時候了，是升天堂

的時候，你們放心，你們都會進入天堂，只要你們是善良的，凡是有虧良心的，貪婪的，淫蕩的，害人，利己的，欺騙人的……一切世界上的拉雜都會在這次大火裡燒盡，以後地球就是天堂，你們都會進入天堂，只要你們是善良的……」

當人們聽了這宣告的時候，一萬個人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個是抖顫的，從心裡抖顫到足趾，他們重看到自己做的的一切罪惡，這大大小小的罪惡連串在一起像一條粗緊的鎖鏈一樣直往他們頸上套，愈套愈緊，鎖鏈發亮了，發光了，發火了，他們透不過氣來，他們一陣昏暈，關節都鬆開來，「拍」地撲跪在地下……他們終於合起掌，發出一陣極其可悲可憐的聲音向上帝請求：「上帝！你是慈悲的，救救我們吧！你是拯救世人的，救救我們吧！……」他們哭了。

在千萬丈高的火焰裡，他們像一羣敗下的螞蟻，狼狽、披髮、淌淚、號哭、燒焦了唇、燒紅了眼，……他們哭，嗚嗚咽咽地哭，哭發和哀求聲擴大了，悽慘地飄蕩在火焰裏，火燒得更大，更亮。他們又求：「上帝，上帝！救救我們，救救我們……」他們號啕不

在桌上的藥碗裏。

安娥移動枯瘦的身軀坐在靠椅上，她無神的眼重落在自己擱在膝上的瘦削的手。

「彭小姐今天好些吧？」真如的語聲是含着無限焦灼與柔情的。

「今天好點，只是燒不退。」她的眼光並沒有移動，低垂着落在自己的手上。

「彭小姐不要過於思慮，健康很重要。」

「李先生的話很對。可是……我……還希冀健康嗎？」她的聲音軟弱下去，空氣微顫着。她的眼角濕潤了。

過了半晌，安娥終於忍不住哭泣了，晶亮的淚珠滾落下來，……

你怎麼的，不要傷心吧！……真如硬咽着用低沉的沙聲說，同時他站起來，取下櫃台上的面巾送過去。

「李先生，你決定哪天回國？」

「廿八日，還有一個星期。符老伯強留着二十七日請客。……」

「我們就這樣分別嗎？明春我能再看到你嗎？……」她把頭橫靠在椅梁上的手腕上，淚水一滴一滴滾落在衣袖上。

「不久，在寒假又會回到這兒。那時我妹妹可以給你作伴。」

「李先生，我的悲苦你是了解的，我希望你不鄙棄我，……」安娥的聲音啞了。

「彭小姐，我們的友誼是永恆的，……」

李先生，你允許我問你一句話嗎？請相信，我的心是清白的，我的靈魂是貞純的，如果我的命運是悲苦的，就讓它悲苦下去吧……

不成聲了。淚流出來全都着了火，像煤油樣。上帝也哭了，啞不成聲的說：「這是不可避免的，進天堂必經的道路。」

人們突出了網滿血絲的眼睛，流出血水相互地從這臉龐到那個臉，臉全是死色，他們搖頭，他們說：「不」。

「不」？上帝聽着人們，眼光透出奇異的光彩，「你們不是希望進天堂嗎？」

「不！不！上帝，……」他們迸發出一陣異樣地哀叫。

「不嗎？你們以後不反悔嗎？」

「不。……」

「永不嗎？……」

他們哭得更厲害，他們覺得全身着了火，每一莖毛髮連根都燒了一樣。他們連上帝底話，連一句也聽不進了，他們連串地說了一陣「不、不、不、不、不……」上帝，上帝，救救我們，……

上帝默然了，上帝流下最後一滴淚，走了，永遠地走了，當它去的時候，他完全是昏暈的，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他全身痙攣地死了。

上帝最後一滴淚落在地面上了，地面上千萬丈的火焰陡然地翻捲起來，飛向太空裡去了，——像一朵大牡丹花一樣地撒在藍空裡。

……

一切一切都變了，變了。
第二天清早人們起來的時候，人們依舊；依舊看到一切，聽到一切；門外的落葉一樣地

被微風掀起來送到溪流裡；原野，青山一樣地油綠；那最冷的地方溪流依舊凝固，……世界上的一切一切依舊，依舊。

大家都相告做了一個奇特地，同樣的夢。可是，過了五天以後，他們感到有些異樣了，他們感到太陽一天天地離遠了，他們斷定那年底冬天確是提早了。

事件是很不幸的，再過了兩天地球忽地旋轉起來，愈轉愈快，整個地人類昏倒了，當他們醒來的時候，他們看不見一切，連自己底手指，他們看不見陽光，月色，連星星也看不見，一絲光也沒有。

他們感到透骨地寒，他們開始覺到手碰到的，腳踏着的，四周的一切都是冰塊了，而冰塊連光也不反映一綫，光可以令人感到熱，然而他們再不能得到熱了。

他們將僵死了，整個地人類沒有一個例外。他們底每一寸肌肉都龜裂開來，血管暴露出來，滴着紫黑的血，……

他們全身肉綻開來，抖着，下頷掉下來，眼珠突出眶外，血絲流在裂縫的臉頰上……他們叫不出，說不出一句話，一個音節，舌板和下頷像冰塊樣的不受人指示……他們將死了，默默地死了。

……
十天十夜整個地地球冰凍了，整個人類凍封在冰塊裡了。

——這就是幾千千萬年前冰期的真像。
據說太陽又將掉下一塊火塊來了，……
三六、元、十四在粵江畔

……她把臉拾起來，向着真如，眼裡閃露出強烈的希求的光。

「彭小姐，請相信我，我是一個思想前進的青年，我對純正的愛情有着真摯的意念，……」

「但願是這樣就好了，我也絕對的相信你，……」安娥眼裡的光像是火樣在亮着，躊躇了一忽兒，接着說。

「王媽說你和璐璐訂婚，是真的嗎？」

「這是符老伯的意思。」真如羞慚地說，他的眼光幽暗了。

「李先生很滿意吧？我祝福你們！」安娥說完把頭又靠在手腕上，閉着眼睛。

「不，請相信我，……」

璐璐忽然在他們眼前出現，真如把他微弱的聲音吞下去，璐璐向真如點頭，安娥立即用另一個手臂把自己的頭抱着，淚珠滾滾落下。

璐璐走近椅旁，握着安娥的手，遲疑看一忽兒，惶惑地說：「怎麼這樣熱熱，灼人！」安娥沒有理睬她，抽咽着，……

璐璐的手鬆了，真如走過來，把手伸過去，執着安娥的手，眼裡落下淚來，聲音有些抖顫：「彭小姐，請相信我，……」

「相信你什麼呢？相信你很幸福呵！」安娥失聲哭了。

真如臉也有些慘白，不知所措地抓緊椅標上的面巾，低垂着眼，發着顫音：「彭小姐，到床上去吧，……」

這時，符翁和王媽也進來了，大家木然地面面相覷，聽着那悽迷的絕望的指囑的哭聲，……

(全篇完)

一個未宣誓的同志

胡洛

春天，小溪奔注着碧清的水，淙淙的脆聲與群鳥底亂啼相應和。暮草山映閃出暢朗的歡笑。草兒綠了，花兒放了，大地冒噴一陣陣泥土的香味，沉悶了一會的人們，伸個懶腰，發出了無數粗豪的贊嘆，——多溫暖的土地！多美麗的河山！

人民甦醒了，到處有人在耕種，有人在小丘上對答山歌，這一片被叢山圍繞的肥沃土地，已沉醉在春天的迷人底氣氛裡。

一陣「的得」的馬蹄聲，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漸漸地消失在竹林那邊，騎馬的人，閒散地披開身上的黃軍服，帽子歪斜着蓋在頭上，這是馬伕們在牧放他們的馬羣。

用竹竿或樹枝臨時搭佈的電話線，也在竹林中隱滅了。這地方，有一叢竹林，幾所白屋，桃李花開佈在屋簷。菜園，溪畔，山麓，平野是一片汪汪的水田，寧靜的山峯暢朗地對它們發笑。

黃昏，暮草山像一個老人般的孤寂了，馬羣從竹林里出現，蹄聲响遍隨間，到處冒起炊烟。這時，兩匹高大的蒙古種馬，背載兩個穿草綠軍服的人，迎着馬羣馳來，引起了一陣嘶嘶的騷動。

突然的，他們用敏捷的手勢將馬帶住，向馬夫們詢問：

「喂，同志，這裡的國民小學校在那裡？」

「在那邊。穿過竹叢，由小橋的左手前進，看見在桃林中那座小小的白房子便是了。」馬夫揚着鞭漠然的回答，像這種的詢問，在他們已是很平常的遭遇。

於是，馬又開始奔馳。蹄底揚着陣陣黃塵。

閃過竹叢，又是一片天地；白房子很多呢，但他們所要找的是橋左桃林裡的白房子。他們毫不遲疑地照了馬夫所指示的路馳去。

「到啦！」他們幾乎同時跳下馬來。

「這地方多美！」說話的是那個黑炭團，軍帽已放在馬鞍上，露出

一頭短髮；他從公文袋中抽出了一個信封。

「喂，老蕭，進去安排吧，他們也快要到了。」

老蕭是一個詩人，正在欣賞風景呢。

他們進去了，當中一個不大的內花園，教室就在四面，從窗外看去房子是空空的，沒有桌，也沒有凳，門全上了鎖，人呢，一個也沒有看見，他們顯得非常的失望，大聲喊道：

「喂，有人麼？」

從背後房子是傳出句懶洋洋的回聲：「那個？」接着蹣跚的脚步，人影出現了，是一個全身油膩的亂眼老頭子。

「你是不是看學校的工友？司令部留下這里給我們駐：我們是三民主義青年團戰地服務隊，隊伍在後面，快要來了；你把房間打開吧，並且拿出凳來，我們會代你保管的。」黑炭團急促地說。

「先生，我不知道，鎖匙在周先生那里。」

「周先生在校嗎？請他出來。」

「他住在離這里不遠的地方，請等等，我去找他來。」

亂眼老頭子出去了，他們熱心地計劃房間的分配方法，地方雖不寬敞，也儘夠了，頂方便的是有間寬敞的禮堂，足可以作為排演戲劇的場所。他們看遍了各處，滿意的走出大門，取下馬鞍。

亂眼老頭子和一個身材清瘦的中年人從田籬上急急的走來了。那一定是周先生。他穿着一件青土布夾袍，剪個平頭，方地臉上密生鬍鬚。

「呵，周先生。」他們趕緊招呼；周先生也困惑地，呆滯地說了聲：「同志！」

「同志！」

「我姓張，他姓蕭。」黑炭團開始作自我介紹。「我們是三民主義青年團戰地服務隊隊員，貴校是司令部指定留給我們的，周先生想必知道了吧？」

「知道的。」一口難懂的湘陰土腔。他似乎抱歉地說着：「除了房子外

，我們什麼也沒有；課桌你們沒有用，而且，我們還預備開學上課！」他底呆滯的眼光，竭力躲避着他們。面部沒有一絲笑容，嘴張開來露出兩排被多年吸煙熏黑的牙，樣子現得很難堪狼狽。

「不要緊，我們可以想辦法勻出一間教室來，床和桌椅我們是要借的；他們快到了，請你趕快打開小房間吧！」的確，竹林下三四匹馬後緊隨着一大羣人。

他莫可奈何的進去了。

「詩人，這是一個頑固的傢伙呢！不容易對付。」黑炭團玩笑的說。

「容易，我準會和他成好朋友。」詩人老蕭是個會交際的人物，很有點「弔兒耶當」。

「吹牛！」隊伍已近了，他們搖帽歡呼，隊伍裡回答一陣更大的歡呼。第一個到的是隊長。

「黃老師，不，隊長，我們已大概的計劃了一下。」

隊長剛下馬，周先生蹣跚地在大門中出現，黑炭團即刻介紹：「周先生，這是我們隊長；——隊長，這是這學校裡的周先生。」

隊長伸過手去，周先生沒有接着，只呆呆地一笑，像羞澀又像勉強。

春光裡的生活是容易溜過的，何況又在狂熱的工作中呢。

這所小學也上課一月了；開始的時候，他竭力避免和每個戰地服務隊的隊員打招呼，下課後便躲到那僻角上的小房間去，誰也不知他在那裡幹什麼，實在也沒有一個人關心他底私事；學生的行動，很少過問，隊裏的女同志，已無形中代他負了音樂教員的責任。

孩子們很喜歡和女隊員一塊玩；而他呢，最不高興這些男裝短髮的怪女人。

戰地服務隊一共有三十幾位，男的幾乎都派到前線工作去了，只有隊長，四個男隊員，七個女隊員留在這里做文字宣傳以及聯絡工作。

老蕭沒有到前線去，他是隊里的秘書。

他忙得很，每日要處理公文，編寫油印壁報，計劃工作綱領，解決困難問題；但他却迅速地和周先生結下了友誼。

這不是偶然的；老蕭這傢伙雖然有點「弔兒耶當」，可是他那種誠

懇的態度，使人不忍拒絕他的友情。老蕭時常抓機會和周先生談話，初次是很短促的，漸漸的便長了。

有一次談到了戰地服務隊，周先生說：

「你們很忙？」

「我們人少事多，沒有辦法，爲了救國家，爲了爭取抗戰勝利，忙死了也是值得的。」

你們隊長是什麼階級，拿多少錢一月？你們的餉呢？我看你們不既像兵，又不像軍官；尤其那些女人，到底是什麼隊伍呢？」

老蕭大笑了，弄得周先生非常窘迫。

「我們沒有什麼階級的，大家都一樣。隊長原來是某某中學的物理教員，我們都是正在讀書的高中學生，自願輟學來戰地服務的，譬如我，只差一學期就要在省立第一中學畢業了。」

「你們爲什麼不讀書，却跑到這里來？」周先生有點驚訝了。

「我們都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你知道三民主義青年團嗎？」老蕭停了停。

「聽過說，但不大明白。」

「那麼我簡單的講給你聽吧。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全國青年所組織的團體，凡是優秀的革命的青年，不管兵農工商，都有請求參加的權利。入團要經過兩個老團員的介紹，宣誓後才算正式團員，團員要具有勇敢犧牲的精神，服務國家民族的熱心，擁護團長，信仰三民主義，換句話說，就是獻身給國家民族，去建設三民主義的理想國家。我這樣說懂嗎？」

「呵。」他似懂非懂的點頭。

「你當然一時不能完全了解，讓我送兩本書給你讀讀，便會明白的。」

周先生很感激他。忽然，低聲的扭捏的問：

「那些女人也讀過高中嗎？」

老蕭沒有大笑，相反的，很誠懇地回答他：

「不要小視她們，她們不但和我一樣的是高中學生，而且，文章寫得很好，做事很有能力呢！她們家裡都很好，一向過着小姐生活，但是

她們是信仰三民主義的，忠於國的，她們甘願來過這種丘八生活。」

周先生想，這簡直是一個奇蹟。

從此，他對她們起了無限的敬意，再也不逃避她們了，甚至請了女隊員中最會唱歌的金淑芬同志代他上唱遊課。

周先生態度的轉變，大家都很驚異而高興。

日曆頁頁的撕，春天也限着過盡了，但沒有什麼明顯的徵候，只是溫度高了，原野一色清的濃綠，稻剛抽穗。

黃梅節來了，絲絲的雨，瀝個不停，屋子裡發出一些濕潤潤的霧氣，黃泥路上稀爛的，馬羣已不能放肆奔馳。

人類的活動卻沒有因此沉寂；農人們按着習慣耕耘，士兵們抗着槍走來走去，公務員伏在桌上振筆疾書，教師們更忙碌的照顧孩子，怕他們去玩坪中的積水。

戰地服務隊正忙着排演話劇，預備在「七七」那天作一次大規模的宣傳大會。

派往前線工作的隊員好容易回來了，大家歡天喜地；第二天晚上準備一個熱烈的晚會，周先生被選為隊中唯一的來賓。

黃昏時候在前坪，黑炭團和蕭一萍已談了很久。說：

「詩人，你真有牛皮。」

「這算什麼牛皮，他是個很忠厚誠懇的人，你看，他將來一定會變成我們的同志。」

周先生從教室那邊走過來，他的確已轉變，方臉塊似乎比前更光潤許多，因為鬍鬚刮去了；眼光已不呆滯了，大大方方的瞧着人家；長袍換上中山裝。自從和隊上人混熟了，他便竭力的想改掉自己的土氣。

「張先生，辛苦！」他已學會握手。「火綫上蠻好玩吧！我們聽着隔山的砲響，已無所謂了啦！」

他們談了一大篇，忽然，周先生提議到他的房子裡去坐坐。

這是初次，蕭一萍雖然和他玩了幾個月，還不知道他房子裡到底是怎樣；他是那模樣固執；將門密密的閉着，窗子厚厚的糊着，他絕沒有意思要邀你到那里坐。

他們興奮地跨進這神祕之室，呵，平凡得很。一張大桌子，一個破書架，一對木箱；桌上擺着口破鐘，堆滿學生的作業。此外，一個茶壺。桌的兩邊各列着一把大而黑的太師椅，兩條長凳藏在桌底下。

「這房子雖看得很，請不要見笑。」這大概就是不讓人們窺看它的理由吧？」

「那里那里，熟人何必客氣。」他們又在牆壁上發現懸着兩個鏡框，上面嵌着照片。

「周先生在這里很久了吧！」張智問。

他沒有即刻回答，匆忙地從桌裡拿出一包花生來，抱歉地說：

「請嘗嘗這土貨，是我家種的。張先生問我在這是好久了嗎？唉，十二年了！」

「十二年？」張和蕭心中一陣驚異，但面部沒有表現出來。

「是，十二年，我也在長沙念過兩年初中；你們看，牆上外面那幀照片便是我們歡送畢業同學照的，不幸在我二十四歲那年，父親死了，弟兄嚷着要分家；有了家務的負擔，只好停學了，況且，況且，我家底環境不好。」

他幾乎一口氣說不出來。

「你不是出了校門就在這里教書？」蕭一萍問。

「是的，有什麼辦法呢！」他有點赧然。「很早的便娶了堂客，手裏還抱着一個小傢伙；自己不能下力，硬靠幾石租谷，是維持三口不下的，就只好在這里做孩子王。」

「這學校只有你一個教員？」

「不，從前有兩個，這一年來有許多人家避鬼子到長沙去了，孩子們也跟着去，學生少了一半，所以只留下我；還是校長兼教員的名義呢！」

呵，明白了，佈告上的「校長周必昌」，原來就是這位周先生。他們真荒唐，幾個月來只叫他「周先生周先生」，周什麼名呢，誰也似乎不需要知道。

「很好，很好。」他們心裡很替他難過，口裡却不能不這麼讚慰。

「好什麼呢，這世界簡直不是我們的世界。蕭先生，要是真正實行了三民主義多麼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個個有衣穿，個個有飯喫。」

國家強盛了，在國際得到平等的地位，什麼臭日本鬼子還敢來欺侮我們麼？」

「是的，你說的對。」張智很驚異他的口才和思想。「要實行三民主義，首先得打倒日本，獲得抗戰勝利；勝利以後，我們全國有志氣有熱血的青年都團結起來，從事建國工作，那時候主義一定會實現的。」

「那麼，天下太平了！蕭先生，你給我看的這些書講得真有道理，只可惜我的學問基礎不好，中庸的道理，力行哲學等篇有很多地方看不懂。」

你多看幾次就會懂了，行易知難學說，想必你在過去學過的。」蕭一萍鼓勵他。

「學過的，那教師講得不透澈。」

他們又談了一會，天已昏黑，外面喧聲「霍霍」，晚會要開始了。

他們一同出來。

當周先生出現在會場時，揚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最初他很不安，因為和隊長坐在一起。慢慢的，隊長那溫和而有趣的談話，使他忘記了自己不是隊里的同志。

晚會雖然每週有一次，可是周先生從沒有參加過。因為前幾工作同志的回來，這次晚會顯得非常熱鬧有趣。

餘興的節目很精彩，有詩歌朗誦，有雜耍，有京調湘調歌曲，有笑話故事，有特出的活報劇，差不多每個人都表演了一項——隊長的笑話和京調，獲得掌聲最多。這一切都使周先生驚奇。

他們也歡迎唯一的來賓周先生表演，他不知道怎麼好，臉孔通紅的，還是蕭一萍和他解了圍；他對蕭投了一個感激的微笑。

這生活真使他神往了！多麼有趣！

「假若我能做他們的同志多好！」

他非常欽佩他們的工作精神，他們好像狂熱得將自己也忘掉了，整天演排話劇，編寫壁報，替士兵寫信，做戰務傳令兵；還有，有的在火線上抬傷兵，送茶飯，送書報，演說，慰問……忙不開交，而他們永遠是那麼快活，沒有絲毫憂戚。

「他們有父母呀，也有溫暖安全的家庭呀！」他想。

還有，那位隊長黃先生，手掉了省立高中的教員不做，來當這麼個無名無利而且勞苦的隊長，真是奇怪！

他想不透，他佩服他們，漸漸感到自己的渺小。——「日本人快打過來了，而我還會戀着這一個小位置。」

一個念頭閃進他的腦海：

「我不是團員呀，我不能做他們的同志呀！」

他簡直有點忌妬他們了。

周先生已成了每晚會裡的來賓。他現在很進步了，敢在晚會裡講個使人勉強發笑的笑話，或唱支山歌；他甚至敢和女同志開玩笑笑了；看啦，周先生的心已年青了許多了。

周太太帶着一個孩子抱着一個孩子來過兩次，女同志很歡迎她，她卻羞慚地驚訝地聽她們的問話，訥訥地回答不出來。一個被小孩和家務累勞了的中年村婦，怎能和這些都市出身的熱誠少女相投合呢！她沒有任何興趣，除了擺不脫的家務和小孩。

「七七」快到了，周先生被戰地服務隊隊員緊緊的拉住，請他幫忙，交涉舞台的木料，借化妝衣物，借佈景用具，累得他滿頭大汗；然而他是高興的，隊員們個個認識了，都成了好朋友，做得到的事不幫忙，成什麼話呢！

那天晚上，他也成了後台人物之一，使他心花怒放；面上浮着愉快的笑容，時時從幕縫中窺看台上正在進行的節目。

他也忙到什麼時候才回家，隊員們說：

「周先生，你成了我們的同志呢！」

「成了我們的同志！」他想，「成了你們的同志多麼好！恐怕我不配呢！」

這一晚，他沒有睡好，朦朧中合上了眼皮，一忽兒好像騎着馬跟了黃隊長跑，一忽兒又好像自己在台上演戲，一忽兒又好像在讀三民主義……

第二天，他決心和蕭一萍談談，他可不可以參加青年團。

天空是爽朗的，熱風吹來，窒息着人們的鼻孔。

桃樹上結着累累的果實，頑童不顧大人的呵責在偷食着。
溪水急瀾地流向湘江。
周先生和蕭一萍在一株樺樹下揮着扇，下午的陽光並沒有減少熱力。

「蕭先生，你們不是說過，每個中國青年，不分兵農工學商都有權利請求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嗎？」他頗有點不好意思的問。

「是的！」蕭一萍心里很驚訝這問題的提出，因為他太突兀了。「只要他誠心信仰並能實行它，愛護國家民族，就可申請加入的。」

「我可以加入嗎？」他羞澀地看着地下。

「當然可以！」蕭一萍高興的說，「你將是一個很優秀的同志呢！」

「可是，我今年已三十六歲了。」他很黯然。

「這沒有關係。」蕭一萍誠懇的解釋：「我們所說的青年，並不受生理年齡的限制；只要他有信仰，有服務熱誠，就是三四十歲了也可加入團的；反之，他雖然正是生理上所說的青年時期，非經訓練也不容易加入的。你看，我們的隊長黃老師，不是已四十歲了嗎？」

「那末，馬上可以加入嗎？」

「這，這却不能；第一，你要由老團員二人介紹，填寫申請表呈遞上級團部核准；第二，你要指定日期指定地點舉行宣誓後，才能算是正式團員。」

「呵！」他有點失望。

「不要緊，宣誓只是時間的遲早問題；我先替你找份申請書填好呈去，介紹人就算隊長和我吧，隊長一定很高興為你做介紹人的。」

「那簡直太好了！我們是未來的同志呢！」周先生變成小夥子了，那麼天真！

「不，我們現在也是同志呢，我們是抗戰同志——信仰三民主義的同志！」

溪水潺湲地流着，是奏唱美好的樂調。

爽朗的九月，在暮阜山上掛着幾片浮雲，紅楓颯颯地飄散，知了高

鳴。

山後，槍聲稀疏地傳過來。

天是開暢的，人的心上卻佈滿了陰霾，從人們底緊張的眼光，興奮的面部，可以看出這局勢將有一個絕大的變動。

溪水，潺湲地流着。

人心，劇急地動盪着。

收穫完了，大野並沒有因此顯得遼廓寧靜，且更為慌忙擁擠；兩道不同的人流，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前進。……

灰色的人流，夾滿了板車，羅担，竹轎，老太婆，中年婦女，鼻涕小鬼，嬰孩，帶着呻吟嘆息，憤怒，哭泣，步步的向前挨。

黃色的人流，兩個人抬一副弁床；床上的人在哼，抬的人在有次序的喘着氣，朝着竹林裡穿去，靜靜的，自己聽着自己底腳步聲。

在戰地服務隊的隊部，辦公室擠滿了人。黃隊長沉靜地在聆聽蕭一萍的話：

「……真糟糕透了，我們人手少，自己的任務尚分配不來，又要担任傷兵的轉運責任。我們沒有藥物，又沒有一個人會做醫生，他們戰地醫院也奇怪，竟不派人來聯絡，我們怎麼喫得消？況且，傷兵天天有增加，担架却沒有增加。所以，我們一定要解決下面這些問題，才有辦法：第一、要醫務人才；第二、要看護人才；第三、要藥品；第四、要弁床。」

「是的，這些我們自己想辦法。」黃隊長靜靜的說：「我們是來服務的，無論如何忙，這工作頂要緊。要藥品，我已打電話去向戰地醫院，大概今晚可送來；要人，那就非自己想法不可了！醫士和看護，只做些裹傷換藥的事，我們的女同志大概可担任；弁床，只有發動民伕，這個，就必得找當地人接洽。我看，你最好和周必昌先生商量。」

「那麼，我就去找他。」蕭一萍急急的抓了軍帽便走。

剛出天井，便碰着周先生。

「好哇，周先生，有件要緊事托你幫忙。」

「什麼事？」

「你到院什麼時候走？」

「我是不會馬上走的，萬一這里成了戰地，我跟着你們走。我的堂客已帶了仔子們躲到岳家去啦，我現在真是一身輕。」

「那末，你還留在這里做什麼？」

「做什麼？一來家里還有東西，二來我實在捨不得離開你們，」

「那末，你可以幫我們的忙了？」

「只要我做得到的。」

「你一定做得到的。我且先問你，這里還有多少人沒有走？」

「沒有錢的人多是沒有辦法走。怎麼樣？」

「你看這里不是很多傷兵嗎？因為担架兵少，所以去的少來的多，我們服務隊人少照料不到，又沒有藥物，看着他們喊痛實在悲慘，所以想請兩隊民伕作担架隊，將傷兵趕快送到戰地醫院去；到了那里，是死是活，我們也就對得起良心了。」

「這個我可以幫忙，橫豎他們躲在家里發慌。」周先生臉上泛出了光輝。

「我們不是派，是招募，願意來的就來，不願意的也只能以大義相勸；口糧呢，我們總可以想一部份辦法出來。」

「我儘力去做。」

「好，我明早等你的回信。」

周先生與沖的預備叫去開始工作，忽然轉過身來，喊住蕭一萍。他走近去低低問道：

「大後天的宣誓是不是仍舊舉行呢？」

「不能了，人家都要緊的工作啦！」蕭一萍苦笑了一下，當發現周先生的失望像時，他加了一句：「戰事很快的會穩定，宣誓是可以改時間的。」

「呵！」周先生輕輕地發出聲音，他的心也許充滿了失望和憤恨。在蒼茫的暮色中，周先生的影子，拉得很長，投向汪汪的水田裏，顛簸的動盪着；周先生的心，卻是沉重的，因為他要完成一件艱巨的工作，而這工作是自己決定的。

一百三十名民伕，在周先生的號召下，第二天中午便集合在國民小

學校底前坪了。

周先生一晚沒有睡，他打着燈籠，從這家趕到那家，將好言相勸，用大義相規，以利害相較，直到早晨才得到一個休息的機會。

周先生被黃隊長請了來，黃隊長的第一句話是：

「周同志，太辛苦你了！」

「不算甚麼事，不算甚麼事。」他眯着眼說，睡意並沒有完全消

除。

「……民伕隊長這個職務，我們考慮了好久，隊裡的人兼任，又和他們不熟識，所以，決定請你擔任；你是本地人，他們又是你集合來的，你最恰當不過了……」

「不過。」周先生有點囁嚅了，「不過，我從沒有當過什麼隊長，在學校裏時，小隊長都沒有做過，這怎麼行呢？」

「不要緊的。」蕭一萍解釋着。「這事又不要你做整隊司令，只要你分配工作，管理事務；你是校長先生，這件事一定搞得很好的。」

「好啦，幹吧，人家這麼熱心，我也是中國國民的一份子，不幹，良心上過不去呀！」

於是，周先生便變成了周隊長。

這任務可不是道閒的，第一、要找口糧，他們出了力，兩餐飯總得有喫。這件事有辦法了；保長答應開積穀倉。第二、分配工作，編別成小隊；第三、找担架床。又用了一番氣力，將入家的竹睡椅，籐椅，都翻出來了。

周先生雖忙碌，並沒有怨色，做覺得精神陡然旺盛，從辦公室跑到前坪，從前坪跑到辦公室，一會兒拉着蕭一萍商量，一會兒指揮小隊長工作，他將自己完全溶合在戰地服務隊中了。

第二天剛送完第三批傷兵，黃隊長接到了司令部的電話，要戰地服務隊連夜撤退，在白馬寺和司令部取得聯絡。

這時候，恰巧一個隊員也從前線回來了，樣子很狼狽而焦急，大家包圍着他詢問。

「今晚我們非走不可。」他急急的指着頭上的汗。「明天我們這里就要被完全包圍。其他的同志因為工作太忙，不能回隊，大家約好在白

馬寺集合。……敵人的武器太精銳了，爲了戰略的關係，不能不暫時放棄這塊地方。」

周先生非常着急：

「我們還有二十多個傷兵沒送去呢！」

「戰地醫院恐怕已經開始搬動了。有什麼辦法，只好抬到白馬寺去。」

「周同志幫忙吧！只有找人運到白馬寺去，我們不能把他們遺棄在這里。」黃隊長懇切的說。

「這是我的責任，我無論如何要設法送他們，我想，會有辦法的！」周先生拍着胸膛。

「今天是十三，有月亮，走小路，五十里便到了白馬寺。」他又補充了幾句。

大家都沉默了，各人心裡計劃着馬上必須要展開的工作。

跟着是一件忙碌，收拾行裝，丟了笨重的東西，每個人隨身只輕輕的一個背囊，因爲他們要爬山夜行五六十里呢！

周先生沒有甚麼收拾，他想他還要回來，他送他們到半路便要折回去探看他的妻和兒子。

好容易說服了三十多個老百姓，担保送到白馬寺後便讓他們回來。並且重重的酬謝他們。

「我們倒不是在乎錢，先生，性命要緊呢！」他們異口同聲的說。

周先生噓了一口氣，如釋重負。

夜來了，微缺的月，並沒有因火藥氣味而減少光輝，她還是一樣靜的撫照着大地，她沒有體味到苦難人民的悲哀。……

出發的時候，蕭一萍拉着他的手：

「周先生，一道去白馬寺吧！」

「我送你們一程好啦，我還要到岳父家去看堂客和小孩子。」

「我說你還是到白馬寺去好，大家多熱鬧呵！等日本鬼子打退了，再回來看不遲。」

「不成，我心裡掛記他們。你們回來了，那時，我已宣誓入團，才正式加入你們隊裏。」

「真的不成嗎？」

「沒有辦法呵，有了家室的人！她娘孀若是聽見這里來了鬼子，而沒有見我回去，一定要急死的。」

蕭一萍默然了，他的確很戀戀不捨這位比他年紀大十多歲的忘年交，他是一個最熱心，最忠實的同志。

周先生也是不捨得他們的，他們年紀雖輕，卻都肝膽照人；就是那些女孩子吧，無不把他看作大哥；黃隊長，更不消說，那麼懇切，親和……

但是，她卻有家室的負擔，他不能拍拍身子，遠走高飛。

隊伍默默的穿過竹叢排林，向暮阜山側走去，森林在前面出現，他們已開始踏上山徑：隊伍踐着落葉和樹葉縫篩下的月光碎片，引起一些幽幽的感覺。晚風陣陣吹拂，並不增加人們的涼意。在這雄偉的山叢中，除了颼颼的落葉聲外，只能聽見細碎底脚步聲和担架夫的喘息。

山勢漸漸高了，他們可以從樹縫中瞰望來處：一樣的水田汪洋，竹叢處處，小村莊上偶爾有兩三燈火，在月光的照映下，顯得那麼平靜，柔和。

他們必得翻過三座小峯，順着山谷穿過去，彎彎轉轉的，才能到白馬寺。

到了山嶺了，隱約可以看見兩側的平原，和白帶般的湘江。

老蕭和周先生走在前面，他們在路旁的小草坪中停着。

「恕我不送了，再見吧。」周先生凄然的說。

「你真的不能去麼？」蕭一萍難過的問。

「咳，」他歎息了。「我何嘗不想跟你們一道走，可是，我怎能丟下我的堂客和仔子？」

他們默默地握着手，蕭一萍沒有向前去，他也沒有轉身，讓担架隊伍從身邊流過。

不多久，黃隊長和其他的同志趕上了，當他告別的時候，大家一陣黯然；他指點着去路，強作笑容的說：

「我不送啦，從這裏下去跟左手走，轉過螺絲灣便可看見白馬寺

了。」

黃隊長抓了他的手，抑制了情感，決然地說：

「好，再見吧，不久我們就要回來的！」

「再見！」是一個抖顫的聲音。他扭轉身軀，頭也不回的走下山去。

蕭一萍最激動，幾個重情感的女同志。不知不覺的掛上了晶瑩的淚珠，在月光下閃爍。

他的身子漸漸細小，一抹濃便不見了，而那巨大的影像，却在每個人的眼前搖晃。

風颯颯的吹着，竹林間發出愾怒的呼號，又像在奏一支難忘的「渭城曲。」

在這荒山之巔，甚麼也沒有，除了一陣友情的溫暖；那是分藏在隔着山脊的兩羣人底心中，一半是蕭一萍他們的，一半是周必昌的。

反攻很快的得着勝利，瘋狂了白馬寺，長沙，衡陽，重慶和全中國。

戰地服務隊在白馬寺只住了六天又搬回原處，短短的幾日暫別，江山如故而景物已非：到處是破垣碎瓦，到處可聞着一股血腥的氣息，老百姓是一副愁苦的臉容。

蕭一萍的第一件要事便是探訪周必昌先生的行踪。每個同志都急於要和他見面。

當天下午，他興奮地走向周必昌先生的住屋去，他想，這一定會使周先生驚訝而高興的。

小村莊雖然破碎了一些，可是他仍毫無困難地找到周先生的家，那是一幅前後二進，左右四間的瓦屋，大門口懸着一幅橫匾，上面依稀四個褪了色的金字：「世代儒風」，表示這屋子的高風門第。

大門是敞開着的，還不時從屋頂冒出縷縷的炊烟，一條瘦黃狗迎着蕭一萍狂吠。

「周先生！周先生！」他站在水塘邊的桃樹下喊着。

「誰呀！」一個中年婦人從大門後轉出來。

「喊周必昌先生，他回來了麼？大爺？」

「呵，服務隊的先生回來了！必昌哥嗎？他被鬼子殺死了。」

什麼？「被——鬼——子——殺——死——了？」蕭一萍覺得天旋地轉，耳朵裡嗡嗡地响。

「鬼子殺了他？」他咬着牙重問一句，拚命的讓淚水不從眼睛裏流出來。

「是的，就是在送你們的那天晚上死的，就在溪那邊山脚下；人家說，大概他以為鬼子不會那樣快來，想回到屋裏看看，不料一下山便碰着了鬼子。」

「他死得很慘，頭上，身上，脚上都有刺刀印子，流的血染紅了那一塊草地，看樣子他是和鬼子格鬥過的。」

「屍首是前天纔被人發現，已經有點臭味了，咳，難看得很。」

「先生，必昌哥是個好人呢，只是脾氣古怪些；自從你們先生來了，就變了樣子，大家都說他真像你們的伙伴。」

「他的堂客真可憐，帶着兩個仔子守寡，家裏財產又不大，不曉得怎樣擺呢！」

「他的棺柩在那裡？」

「埋了，昨天早晨埋的。」

「埋在什麼地方？」

那婦人指着屋左的一個小丘，丘上有稀疏的幾株桃樹，松樹和翠竹。

一坯新堆的黃土，上面放滿了花圈，坟前揚着紙灰；在陽光底閃閃下，臨時樹置的墓碑（一塊新漆的木牌）上的字跡，很光彩地顯出來。

墳前，蒼黃的桃枝和蒼綠松竹，被風吹拂得輕搖；雀兒嘎吱嘎吱鳴跳；田野，寂寞而淒涼。

暮阜山在對面暢朗地歡笑，歡笑着大地蘇甦醒，歡笑着祖國的解放！

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
湘陰周烈士必昌之墓
X年X月X日殉難於X地

編餘痕墨

四月，農民們都說是「薄月」。是呵，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老谷已吃完，新谷未登倉呀！

四月，在過去的雜誌攤上看來，也不是歡呼收穫的季節，援例的新年或春季特大號已出，夏季的尚未到時候，所以，許多刊物到了這一個月，多是出薄薄的一本，也好像正鬧着嚴重的飢荒。——尤其是在今年的四月，經過一場金融的狂風暴雨，沖毀了無數的文化田園以後，走到雜誌攤前，連薄薄的新刊也望不到幾種，更覺得荒涼滿目，生氣毫無。

本刊，像是一隻翅膀矯健，精神抖擻的海燕；向着劫後的河山瀟弔，向着理想的彼岸峯鼓拍，迎接真理的艷陽。

本刊，是劫後餘生的一種：本期是從死裡逃出的第二期。

許多人，經過了大難以後，勇氣耗散，壯志消沉，為珍惜餘生，便驚悸、懦怯、戰慄起來，以保守代替慶幸，以偷安私自祝福，而我却和普通凡例不同：我認為經過一次災劫的生命，是再經一次鋒冷、鍛鍊、磨洗過的鋼刀，更堅硬，更鋒快，更勇敢。——擱置便失却它的作用，珍藏也違背了它的真意；保守更是緩性的毀滅，偷安尤值得哀悼。

因此，我要使時代前進，更要使本刊引導時代精神前進。

「你在勞力不息的時候，你確在愛了生命

「凱羅·紀倫伯(Kahail Gidran)說：「

又說「工作是眼能看見的愛。」是以，我在這空荒的月份裡，為了愛我的生命，愛本刊的生命，謹以「小說專號」鄭重地獻給於親愛的讀者之前。

回憶去年七月，本刊曾出過「短篇小說特輯」刊出創作七篇，讀者歡迎不歡迎我不想誇口，只以事實來證明，以後裝訂合訂本時，因那一期缺少，不能合訂多些，這，就足見讀者對於洋溢時代感的小說，是有高度的喜愛了。

這一期是「小說專號」，選刊長短篇小說共十四篇，雖不敢說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至少可以說較去年的特輯質量都充實得多了。

——也可以誠摯地，向讀者推荐，你們買了它，它會在你讀後樂於接受一聲「值得」，或是默默地點頭。

現在編者特將專號中幾篇作品向讀者們介紹：——

「荒唐的筆墨」是去年雙十節前後作者託人交到本社，因收件人外出，便交由另一個機構的某先生代收，及隔月餘，原作者來信詢問時，才知道曾有過這回事。事後，一再查詢，但毫無結果；惟對作者的信，本社却張貼壁間，每有晤對，引為內疚。直到上月因類似之事件發生得到解答，這篇童話才輾轉交到，讀後覺得技巧極佳，不特兒童們要精讀，就是家

長教師們，亦不可不讀。它與本刊新八期黎黑白先生的「論言成了事實」前後互相輝映，堪稱為有血有肉的作品。四月四日為兒童節，兒童是承繼文藝的新世代，我們非常重視他們，本刊登出這篇，藉以補處兒童節，並表示提倡兒童文藝。

李金髮先生的作品，早享盛名，這次從遼遠的國度裏為本刊小說專號趕寫一篇「鬼屋人踪」。神怪處使人屏氣斂息，驚奇處令人毛髮豎然，故事曲折離奇如偵探小說，破案後使人隔噓太息：原來是一件嚴重的社會問題。

「瘋婦」是一篇為婦女界呼冤叫屈的作品。「靈魂的供狀」是一面靈魂之鏡的閃光。描寫小布爾喬亞意識形態；刻劃深刻，如從這類小姐的心靈宮殿中，搬出許多珍珠寶飾供諸眾覽的，是我讀了「小姐的尊嚴」以後的感覺。

如溫習着童年和小戀人拈花弄草，扮綠裝，作新郎，引起蜜味的回憶的，是「沒有寫完的故事」。

還有像讀神話，像在做夢時的迷茫，飄忽，「羅利寶城」和「冰期」兩篇，都會使讀者的心情高昇於天堂，神秘而高超的境界。

「老宋先生」是一篇有力的素描；「飢餓的一群」則像一幅多彩的速寫。

「遠親」淡泊而清逸，像一幅淡墨畫。「安娥的哀悲」自五卷二期開始刊載以來，頗博得讀者們的同情，本期刊完，希望讀者能再重讀，以領異金豹。

「一個未宣誓的同志」是寫從一個時代落

伍者到進步革命以身殉國的過程，是一篇有啟發性、激勵性的作品。

從去年新八期開始刊載的「雙燕箋」，它雖無壓力，却有很大的吸力，自連載以來，有許多讀者尾追著讀，而且期數愈多，讀者愈衆。間有中途開始的，爲窮源探本，便購買起台訂本來補讀。比如五卷三期因印刷工人罷工遲延出版，各書店的夥計代說理由口也答覆了，遂反詰爲什麼這樣心急的期待？有好些都答：「我要知道文化戰士韓聰和媚媚以後怎樣呢？……」這是事實，編者也曾親耳聽過多次。

更有因「雙燕箋」使本社引爲難過的，就是作者在稿中寫了一個電話號碼，有許多讀者以爲韓聰真有其人，真的住在那裏，打電話去勸勉他、安慰他，這是有心編者接到那家主人來電話向本社的報告，因此賠了許多歉意，這些我們並不引爲光榮，不過明白上乘的長篇創作，能抓緊無數讀者的心絃吧了。

現在尚有已預告的和新近收到幾篇小說，因爲篇幅所限，都不能全數刊出；今後當擇優刊布。

上期寫了篇「致讀者們」，這是我拋淚憤憤而寫的「心的宣言」，刊出以後，得到許多作者讀者關懷，編者極爲感奮！我雖然很孤寂，很痛苦，這是編者應該承受的。我沒有怨尤，沒有後悔。在今日孩子們無人去救，青年們一樣遭屠制度惡勢力操縱踐踏的時代，我們青年界的精神食糧的耕稼工作，又有誰會重視它？幸得我不希望見我臉派般的臉孔，聽著似

似的打官腔，看四大金剛般的眼睛，我們冀求的是你們熱誠真摯的關懷與慰勉，少至一點點，一滴滴……

這一次的發動，我覺得沒有失敗，——這或許是精神勝利。是的，辦刊物的人，除了最低限度生活以外，就是在精神的聖境裏過日子。什麼都可低折，精神的防軍是萬不能縮編或撤退的。所以，我們的精神上只有開拓，不容坐待，我們的事業，只有前進，沒有後退。實在說來：讀者們能夠踴躍加入自由定戶，作



本刊主編 王康

者們自願捐薪稿費，還想其他的義助嗎？義助少許，也是不中自誤用，現在，本刊不是小數目所能解決，即費動輒數百萬元。不過，極希望相識、未相識的作者讀者們，把本刊介紹到遙遠的都市及每個角落裡去！（雜誌的好壞，雖不是對數多寡來決定，但是雜誌能否存續，則須賴作者、定戶和讀者們來合力支持。——如湘、渝、滇、桂有幾位讀者來信報告，每期收到，輪迴回讀者百數十人，不久便以翻不盡；現在改刊報紙，每日出報幾千張，「文壇」一個「文壇」。）這這樣，我們

花費的苦心，總算得到貼心的安慰了。

下一期，爲紀念詩人節，本刊決定出「散文·詩特輯」來紀念一下；但紀念這節日，不想多刊登考據、研究以及弔屈原一類應時應景的詩文。我想：選刊最好的詩，和詩那樣美的帶文才是今天紀念詩人節最崇高的意義。因爲，幾千年後，好的詩不止於「離騷」，「天問」……就是「詩的散文美」的提出和風行，到現在也將有十年的歷史了。

現在，已有了幾篇下期特輯可用的稿子；但是，在質量上仍很感不夠，正期望各地的作者們，踴躍惠賜好的稿件。

這裏，有一點要向作者們說的：就是辦妥手續投出的稿子，不要太心急，你們寄一二篇是少數，收到許多一二篇就多了。草草瀏覽，又對不起作者；詳細閱讀，必然支付很多時間。是以，請作者們安心靜候，不要一再催促！至若一稿兩投，刊出後被讀者揭發，是彼此都很難過的事，發表慾不妨提高，可不要把「餓餓」送到本刊來，本刊雖不定是吃最名貴的珍饈，却要吃最新鮮，最衛生的東西的，萬不要過於「錯」愛，致損壞了它的肚子，影響它的健康！

以上的話，扯得太多了，真是浪費篇幅的筆墨！——王康，謹，此！……

盧 森四月十八日

許多作者，讀者函索照片；我是主張以文章和大家相親，不是以相貌與你們相見的，沒法可說，特將這版刊出，多不月的人啊！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二號

廣東實業公司貿易部

總批發

本公司各廠出品
五羊牌

啤酒	砂糖	棉紗
冰塊	橙露	汽水
白醋	土酒	酒精

推廣採辦經營調
各省各出口社
產物貿易會
品資易需

地址：

廣州長堤大馬路一三七號至一四一號

電話：

經理室：一六五〇四
營業處：一四〇八九

宣揚國策

中山日報

表達民意

印刷最精

嶺南日報

消息最多

介紹一部

最有價值的叢書

它是什麼？

請閱本期四三版的廣告吧！

本刊招請廣告員有志者請於每日下午一時至三時到本社洽商！

文壇月刊社

地址：漢民北路七五號三樓

言論最正確

消息最翔實

副刊最生動

印刷最精美

經理部電話：一五六六五

編輯部電話：一〇九〇九

電報掛號：一五七二

地址：漢民北路第六十號

華南輿論權威 廣東新大型報

華南日報

言論公正

消息靈通

記載翔實

印刷精美

報費低廉

遞送快捷

分銷普遍

歡迎訂閱

發行張 希哲

國民大會黨集業已出版

發售辦法一、每份每本二元

元原價三元

二、本報定戶原價六折優待以在本報營業部購買為限

社址：長堤大馬路一六六號 電話：一六六
營業部：漢民北路九十八號 電話：一八八
編輯部：漢民北路九十八號 電話：一八八

南京圖書館藏